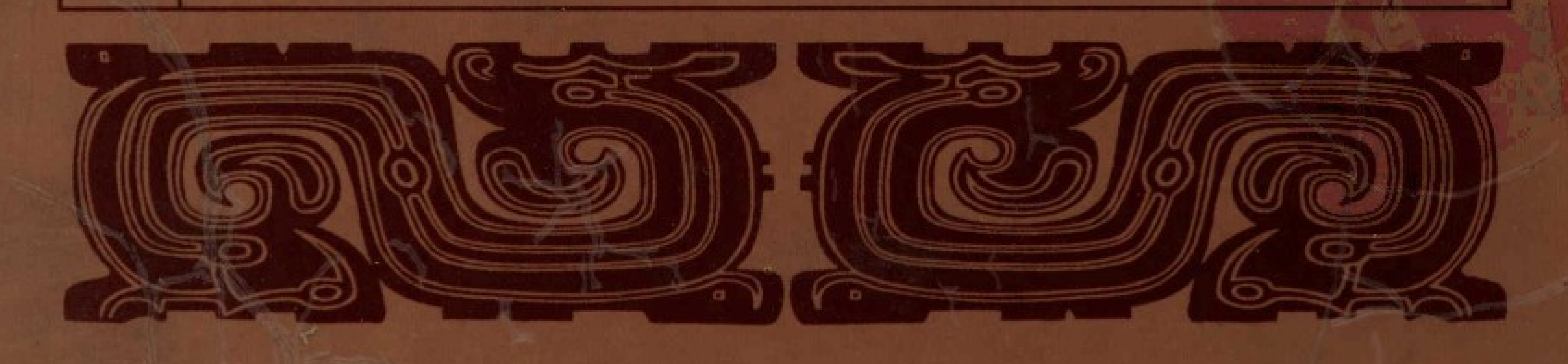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四

民族·博物

民族

論語八佾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又子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略)。

春秋穀梁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公至自夾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

新語辨惑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

孔子家語相魯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

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

吕氏春秋上德　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漢書韋賢傳　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略）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爲伯首。

後漢書東夷列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又　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

博物

中庸第十三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紀、故爲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

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孔子家語辯物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又定公十五年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孔子家語辯物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春秋穀梁傳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國語魯語下　季桓子穿井、如獲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孔子家語辯物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説苑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漢書五行志中下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

搜神記賁羊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中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

又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孔子家語辯物　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于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説苑辨物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水經注淮水　郡國志曰、平阿縣有塗山。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

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丘明親承聖旨、録爲實證矣。又按劉向説苑辨物、王肅之叙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

又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孔子家語辯物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栝。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

説苑辨物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漢書五行志下上　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察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風俗通義正失　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孔子家語致思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又辯政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説苑辨物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者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謡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

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又辯物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漢書五行志上　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又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中論曆數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又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説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虚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古微書禮緯禮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又春秋緯春秋説題辭　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孔子言曰、七變入臼、米出甲、謂磑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昁之則鑿米也。臿之則毇米也。又稾擇之、暘暛之、則爲晶米。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五

軼事一

孔子家語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内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禮記檀弓上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

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殁。

又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又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又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又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子家語終記解 孔子蚤[1]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2]。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3]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4]矣。哀公誄曰、昊[5]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

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没于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⑥。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也⑦、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⑧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棺牆⑨、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見吾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⑩。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于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白虎通喪服　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

漢書五行志中上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白虎通崩薨　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檀

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略)封樹者、可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古微書禮緯禮稽命徵　夫子墳、方一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之。

齊民要術卷十　皇覽冢記曰、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金樓子説蕃篇　劉義恭鎮彭城、伐魯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者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之、父老莫不嘆息。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没、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

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竪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晋怒。附於晋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説。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

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脱。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

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俎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

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

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吴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

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愼、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

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別録

春秋穀梁傳桓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又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又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庚辰朔。（略）庚子、孔子生。

世本孫本王侯大夫譜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世本陳本王侯大夫譜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世本秦本傳宋孔氏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仲尼圩頂、反首張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脅、腰大十圍、長九尺六寸、是爲長人。後數世皆一子。

世本張本王侯大夫譜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

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世本雷本卿大夫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梁紇生仲尼。孔子後數世皆一子。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甫生孔甫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絶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仲尼圩頂、反首、張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竅、參臂、駢脅、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爲長人。後數世皆一子。

世本張本王侯大夫譜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張面、大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白顔、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朱僂、耳後、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腰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人謂之長人。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腹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論衡本性　后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

世本雷本卿大夫　孔子圩頂、反首、張面。

世本秦本氏姓篇　并營氏、孔子娶宋并營氏、生伯魚。

世本張本王侯大夫譜　孔子後數世皆一子。

水經注溯水　溯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依巖岨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

校記

①蚤：四庫本《家語》作「蚤晨」。

②殷人也：四庫本作「即殷人」。

③逮：四庫本作「殆」。

④七十三：四庫本作「七十二」。

⑤昊：四庫本作「旻」。

⑥偲：「愢」俗字。

⑦也：原作「居」，據四庫本改。

⑧公西赤：原脱「赤」字，據四庫本補。

⑨棺牆：原作「廟」，據四庫本改。

⑩鬣：「鬣」俗字。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六

軼事二

荀子儒效　仲尼（略）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說苑政理　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妝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妝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呂氏春秋樂成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逾也。

孔子家語相魯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孔叢子陳士義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禄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産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産之謗、嘗

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水經注汶水　瀫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僞矣。

荀子儒效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

韓詩外傳卷八　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孔子家語相魯　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又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新序雜事一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又雜事五　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魏書李彪傳　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春秋公羊傳定公十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春秋穀梁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公至自夾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

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新語辨惑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鄰□振動、人懷向魯之意、强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内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强齊、(略)不亦惑乎。

孔子家語相魯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

祥、于德爲僭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宫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史記齊太公世家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水經注淄水　淄水（略）東北流、經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絶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説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

又汶水　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

文許、故以名焉。其水自谿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

春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孔子家語相魯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　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

新序雜事一　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風俗通義佚文二十二　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强齊侵地、内虧二桓之威。

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説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産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大道下　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

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

説苑指武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辯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産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之謂矣。

論衡講瑞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顔淵不去、顔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之佞、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抱朴子外篇用刑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

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

劉子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

論語微子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三　晏子曰、(略)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孔叢子詰墨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亦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稱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吾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勬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

墨子可疑、今則決不妄疑矣。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王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强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絶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韓非子内儲説下六微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絶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琴操卷上　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季氏

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正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何。

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顔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顔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顔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又卷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顔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顔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

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北游于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旍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説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顔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顔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

説苑指武　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顔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

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説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顔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顔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顔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顔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顔氏子也。

論語鄉黨　入太廟、每事問。

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扎①、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②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說苑敬慎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争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孔子家語觀周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

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説苑反質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説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論衡龍虚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校記

①扎：四庫本《孔子家語》作「札」。

②日：四庫本作「口」。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七

軼事三

論語先進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又子罕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吕氏春秋先己　孔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韓詩外傳卷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我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説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論衡超奇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

又物勢　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

又言毒　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

琴操卷下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又述而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宋微子世家　景公(略)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

又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説。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又憲問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高士傳卷上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

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于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悦。孔子乃逝。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悦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説苑至公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顔仇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説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

雍睢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論語微子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説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瞻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道民。今欲封之、以侈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

又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又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呂氏春秋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爲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

孔叢子嘉言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

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又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而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又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孔子家語 六本　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

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説苑權謀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見齊景公、公悦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于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説苑立節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説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墨子非儒下　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説、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

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

孔叢子詰墨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也、今問於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又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强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而上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

可也、不然則不然矣。

又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爲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毁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賢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絶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又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法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

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又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誥之曰、夫樹人爲其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往仕、其不然矣。記又曰、陳常殺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又衛靈公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又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漢書司馬遷傳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荀子宥坐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必用耶。吴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呂氏春秋過理　孔子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

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吴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説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

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終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孔叢子記問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孔子家語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

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之。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顔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又在厄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

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悦、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義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説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

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吴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説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志不衰也、先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堯也。

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又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

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于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説苑尊賢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也。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八

軼事四

論語憲問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孔子家語正論解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不敢不告也。

又述而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白虎通禮樂　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也。

論語述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又述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又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孟子滕文公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

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論語微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又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高士傳卷上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高士傳卷上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

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返見之至則行矣。

又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潛夫論志氏姓　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

水經注沂水　治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爲。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便近於費者也。治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率師襲魯弗克。後季氏爲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

又鄉黨　唯酒無量、不及亂。

孔叢子儒服　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

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

漢書食貨志下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論衡語增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略)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抱朴子外篇酒誡　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略)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

魏書高允傳酒訓　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

齊民要術卷二　孔子曰、黍可以爲酒。

孔子家語致思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說苑反質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呂氏春秋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

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說苑奉使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劉子薦賢　仲尼在衛、趙鞅折謀。

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於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

孔叢子儒服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

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在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在己、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

列女傳阿谷處女　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陽、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向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遇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嚮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又卷三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歲、年豐政平。

又卷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

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韋、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家語辯樂解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又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新序雜事五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又卷七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又卷九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廣一尺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席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白虎通壽命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論衡骨相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

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又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决。子夏辭氣甚隘、顔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孔叢子記問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竇鳴犢與舜華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趍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凰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

説苑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

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卷上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三國志魏書劉廙傳注引劉向新序①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皇不離其罻羅。其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

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水經注河水　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略）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孔子家語問禮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説苑貴德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又顔回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决。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説苑辨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爲何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

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孔叢子記問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

琴操卷上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羣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於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風俗通義佚文十二　一將歸、二猗蘭、三龜山、並孔子作。

韓非子外儲説左下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以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

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于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論衡自紀篇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

孔子家語賢君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尸子卷下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説苑敬慎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絶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淮南子人間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説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

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悦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説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

越絶書越絶外傳本事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

又記地傳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鋭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

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悦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説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

校記

①按：此事今本《新序》無，而見《説苑》卷一三。

孔子言行類纂卷十九

軼事五

孔叢子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孔叢子居衛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又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又執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又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

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兹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生承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并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禄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福、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又連叢子上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彦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

又與子琳書　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又連叢子下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遺嗣、世名學家。陛下誤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羣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

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

論語子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論衡感類　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孔叢子記問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

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摘衰聖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祅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孰爲來哉。兹日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漢書儒林傳　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戹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漢書楚元王傳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

孔安國尚書序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又漢書藝文志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又叙傳　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

又藝文志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文選左思三都賦序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禮記雜記下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又漢書司馬遷傳　仲尼戹而作春秋。

又藝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

又董仲舒傳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文選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越絶書越絶外傳本事　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

又漢書藝文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

又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古微書孝經緯孝經鉤命訣　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曾子撰斯、問曰、孝文乎、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復坐。子曰、居、吾語汝。順孫以避災禍、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越絶書越絶德序外傳記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兆、徵爲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鑒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屬、五經六藝爲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吴、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

又越絶吴内傳　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争、中國不絶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

尸子卷下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鹽鐵論晁錯　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

劉子鄙名　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顔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

水經注沂水　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入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

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

風俗通義佚文三　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爲瑞，故名鯉，字伯魚。

劉子知人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

琴操補遺　孔子游於騰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鵜，乃承而歌之。

又　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述異記卷下　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

傳奇

古微書春秋緯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顔氏徵在、游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名。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

又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又春秋緯春秋演孔圖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若斗。

又孝經緯孝經援神契　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又孝經鈎命訣　仲尼牛脣、舌理七重、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矩、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脊。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夫子駢齒、象鉤星也。

劉子命相　顔徵感黑帝而生孔子、(略)顔淵感中臺星、(略)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又　孔子返宇、顔回重瞳、皋陶烏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論衡骨相　傳言黄帝龍顔、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説在經傳者、較著可信。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黄帝師力牧、帝顓項師籙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吕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

古微書尚書緯尚書五行傳　孔子求書、得黄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者上也、書者如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一作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書務以天言之、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是爲尚書篇題號。

又春秋緯春秋演孔圖　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黄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

又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又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又　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

又春秋感精符　孔子按録書、含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蒼帝精。

又春秋説題辭　孔子曰、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太素、天地開闢、皆在孝也。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没、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爲赤鳥、化而爲書。

又　孔子曰、德合元者稱皇、皇象元逍遥術無文字德明。謚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

又春秋漢含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叙圖録。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黑龍生爲赤、必告爾象、使知命。有人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撃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

又易緯易坤靈圖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有天皇。

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地皇出於熊耳龍門之嶽、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而成七政。表計寘圖、其刻曰、蒼渠通靈。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

又禮緯禮含文嘉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俊強。成就周道、輔於幼王。孔子反宇、是謂甫丘。德澤所興、藏元通流。

又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

又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咸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黄姚視之、龍没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於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乃以禪舜。又、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相謂曰、河圖將浮。於是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黄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又論語摘輔象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子貢斗星繞口、南容井口。

又孝經緯孝經援神契　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又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虹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又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元、丘制命、帝卯金。

又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折左足、取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僑、特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獸如麕者、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援神契　麟、中央也、軒轅大角獸也。孔子、備春秋者、修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

又孝經鈎命訣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墨巧姦僞多。

又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又孝經中契　孔丘作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則玄雲涌北極、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曰、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烏、翔摩青雲。

又河圖緯河圖絳象　又、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吴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吴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烏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遊西海之上、聞童謡曰、吴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强取出喪國廬。丘按謡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吴王懼、乃復歸其書。

又洛書緯洛書摘六辟　又、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昌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曆曰、陽紀天心、别序聖人、題録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友符。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受命女正昌、效紀承餘以著當。次是民没六皇出、天地命易以第絶。辰放大頭四乳號曰皇、次屈出地勃、駕六飛麟從日月、治二百五十歲。

又洛書録運法　又、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末嬉觀帝、爲履癸妃。逢氏抱小女妹嬉、帝孔甲説之、以爲太子履癸妃。

又孔子河洛讖　又、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

又易緯是類謀　知命者、與神嬉、不知聖人姓在

鄒。觸耀世出師曠樞、推音筭律、如以度知且。集紀攸録、括要題訖備命者孔丘。玉演斗佁之世、卯金刀用治、謨修六史、宗術孔書。皇政毀道、散命名胡。秘之隱在文、未消於亂、藏設世表、待人味思。帝必有察握神嬉、世主永味、神以知來、命機之運由孔出。天心表際、悉如河洛、命紀通終命苞。乙録摘亡、去惡降災、變動七九斗衡謀。稅象斷命、六千三百天紀郵。八八錯效、考紀提昴。易姓代出、輔左應期、房心招拒、虚張合持。軒轅挺文昌理時、太微合誠、紫極合苞、鉤鈐持紐候。五紀災、能提無乖猥狐謀。緯縮合宿、毀日月、珥浮氣、悋出彗、第蚩尤。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運之以斗、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録圖、雒授變書。

又乾坤鑿度卷上　易起無從無入有、有理若形、形及於變而象、象而後數。易名有四義、本日月相御。又易者、又易易定。蒼牙靈、昌有成、孔演明經。聖人鑿開虚無、畎流大道、萬彙滋溢、陰陽成數。

又乾鑿度卷下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録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絶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

又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於赤芾。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禄也。朱芾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芾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於赤芾。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説、丘記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

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陽也、坤陰也、并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

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律曆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曆之數。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乙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録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元曆無名推先紀曰甲寅、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即積置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算即主歲之卦。即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一歲、以七十六乘之得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得積歲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此謂卦當歲者。得積月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月、其十萬七千五百二十月者閏也。即三百八十四爻除之、得九千四百日之二十周、此謂爻當月者。得積日萬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八萬一千五百二十析除之、得九千二百五十三周、此謂析當日者。而易一大周、律曆

相得焉。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録應河圖。

又　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録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蚍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謹其叐、生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静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亦叐所生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四日三公也、五日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善、凶則凶、一軌享國之法。陽得位以九七、九七者、四九四七者也。陰得位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陽失位三十六、陰失位二十四、子受父母之位、行父母之事、年而謂之數。然自勉於軌。即位不如爻數、即不勉於軌、中厄紀。

又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曆曰、陽紀天心、別序聖人、題録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叐符。亡殷者紂、黑期火代、倉精受命、女正昌、效紀承餘、以著當。

又　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

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狠。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掃。知命守録、其可防鉤鈐、解命圖輿。

又 孔子曰、丘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

又 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五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

又 孔子曰、姤一世消、無所據也。遯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剥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又 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衍。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又 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爲饑、丙子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卧算爲年、立算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又 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黄、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

又 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玄黄天地之静、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孔子曰、君子亦於静若龍而無

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黄。虵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虵皆然也。

又　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顔、泰表載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辰、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剥表重童明曆元、此皆律曆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録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予、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德數運不俗、守録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録第、以所變承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仵者霸、横者距命、歷掘執并、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咸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毁苴。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衙、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又　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至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

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又　孔子曰、丘按録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劍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失命秩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録握藉、成年劉衰、期凶勑候、修身練秩郵、專兑、兑德始剋、免延期。自然之讖、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又春秋緯春秋説題辭　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魯城北。

新論啓寤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韓非子説林上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又説林下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潔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又内儲説上七術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呂氏春秋必己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説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

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　孔子行游、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紀篇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圄諧說而懿。

又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淮南子說山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論衡明雩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

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卜筮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又實知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

又書虛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吴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吴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蚤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

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論衡佚文　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吴閶門。謂曰、爾何見。曰、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

水經注泗水　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廟屋三間、夫

子在西間、東向。顔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顔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户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顔母廟、廟像猶嚴、有修栝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拾遺記卷三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顔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

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之後、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又卷二　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又卷三　蕭綺録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鈎命之說、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秘、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真極。崑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寢缺、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難可稱算、故通人之言、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琴操補遺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

論衡書虛　傳書言、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

金樓子志怪篇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水經注泗水　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服虔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荆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爲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黄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顔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十里、有顔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

漢書藝文志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

是懼、乃止不壞。

又景十三王傳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論衡佚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弦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

金樓子說蕃篇　劉餘初封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白虎通聖人　（略）孔子反宇、是謂尼甫、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又姓名　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傍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略）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

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惲列傳　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鮑）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

東觀漢記鮑永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

宋書符瑞上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顔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燿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又　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晉氏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爲寄字。女子獨立又爲雙、奴字。

風俗通義正失　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潛夫論志氏姓　(晉)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

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越絶書越絶篇敘外傳記　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獘、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没而微言絶。

又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略)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一

寓言一

莊子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又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又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

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遥之虚、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游。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又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又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又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又田子方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嚮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

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子道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又知北游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説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又齊物論　瞿鵲子問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黄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又人間世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

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幾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又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栗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悦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又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高士傳卷上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又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肎以物爲事乎。

又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又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却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

已矣。

又大宗師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偟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又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

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又大宗師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

又天地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

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嚮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亡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又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須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

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静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争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又天運　孔子西游於衛。顔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又秋水　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又至樂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又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又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又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又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又山木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弃

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虖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又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天與人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田子方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於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氏春秋精諭　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又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又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又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説、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又知北游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又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

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又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又漁父　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

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凄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禄禄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晩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者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

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又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虚矣。

又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又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弗及耶。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

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又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又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又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又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

又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又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説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

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

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説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説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

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虚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又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别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又列禦寇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又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又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

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二

寓言二

列子天瑞篇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孔子家語六本　孔子遊于泰山、見榮聲期①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②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說苑雜言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高士傳卷上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

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水經注淄水　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縣北、（略）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昔孔子行於郕之野、遇榮啓期於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歡、夫子善其能寬矣。

又天瑞篇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高士傳卷上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

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又黄帝篇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略）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㧙挨抌、亡所不爲。（略）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又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又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又説符篇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

説苑雜言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水經注泗水　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略)懸濤漰渀、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

又黃帝篇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

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又周穆王篇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又仲尼篇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顔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顔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又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顔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又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

欺我哉。

又説符篇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争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精諭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略)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淮南子道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水經注淄水　澠水又西北入時水。(略)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風俗記曰、淄入濡。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

又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

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呂氏春秋愼大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色、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道應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略)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又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論衡福虛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改、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饗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

又湯問篇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新論離事　余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疏、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唯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

又楊泉史補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爲

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决、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金樓子立言篇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鬭。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凉凉、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者凉、近者熱耶。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而大。

呂氏春秋知分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予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　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説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宅無吉凶攝生論　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説。嵇康

搜神記鍾離意　漢永平中、會稽鍾離意字子阿、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户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

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頭出之。

又孔子夢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顔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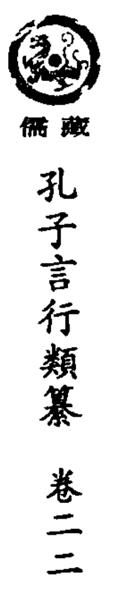
又赤虹化玉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又五酉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僕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乃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

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篇　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内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弘明集又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内、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



校記

①原注：「聲」宜爲「啓」，或曰榮益期也。

②原注：「得」宜爲「待」。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三

輯評一

中庸第三十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公孫丑上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又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新語本行　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又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襤袍、不足以禦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説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序終始、追法去事、以正來世、按紀圖録、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重儒術、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而不絶、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威耶。

又愼微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絶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韓詩外傳卷四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

又卷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仿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强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法言五百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

如之何矣。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上、聖人仲尼。

又律曆志上　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

又王貢兩龔鮑傳　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論衡本性　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

風俗通義佚文十五　論語云、君子上達。臧孫紇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

論語里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又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又八佾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又述而　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又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又子罕　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又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又子張　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

亦何常師之有。

又　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又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漢書賈鄒枚路傳　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比考讖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

又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滕文公上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孔叢子嘉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强記、博物

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又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智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殁之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事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故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世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説一隅、而吾子番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非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陳坦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豫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屈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

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說苑雜言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法言學行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

又吾子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又修身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又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又問神　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又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

又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

又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

又寡見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又五百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

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又淵騫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説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又君子　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又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新論啓寤　孔子匹夫耳、而晫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鷄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論衡自紀　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

古微書論語緯論語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子貢爲司空、又左丘明爲素臣。

中論貴驗　殷紂爲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

金樓子立言篇上　夫子實尊千乘、褰帷萬里、地得周旦、聲齊燕奭、豪匹四君、威同五伯。玳簪之客、雁行接踵、珠劍之賓、肩隨鱗次。下帷著書、其義何也。殊爲抵牾、良用於邑。

史記儒林列傳　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

漢書禮樂志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司馬遷傳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又五行志上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白虎通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强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以爲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謡怨誹也。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足法。

後漢書張衡傳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

論衡須頌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説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

漢書揚雄傳下　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

抱朴子外篇仁明　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

文心雕龍宗經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辭稱旨遠、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也。

正部論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論衡正説　或説尚書二十九篇者、曰法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絶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説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説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説、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申鑒俗嫌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

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

又離婁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

又　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史記三代世表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

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又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又伯夷列傳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吴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又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　孔子戹陳蔡、作春秋。

又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鹽鐵論相刺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説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説苑善説　夫子行説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説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法言問神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

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

又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

又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末如之何矣。

漢書司馬遷傳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司馬遷傳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又趙尹韓張兩王傳 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

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劉歆

又 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白虎通三正 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宋書禮志一 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

爲首。

又律曆志中　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

論衡謝短　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録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號春秋也。

又超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略)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

又感類　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逾其美、貶惡不溢其過。

又定賢　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

又正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説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説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

又　或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説爲赤制

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

又實知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

又藝增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雨。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隕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似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

又說日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不云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不定其位、著其文、謂霣爲星、與史同焉。

中論修本　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

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

又曆數　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

後漢書郎顗襄楷列傳　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

又崔駰列傳　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與楊德祖書　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曹植

顔氏家訓書證　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略)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文心雕龍原道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略)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

又徵聖　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册。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

又　顔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

又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緜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

又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略）歲歷緜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絶、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

又正緯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緑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擿、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略）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録而已。

又史傳　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静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又論説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兹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又麗辭　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婉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金樓子立言篇上　飽食高卧、立言何求焉。修德履道、身何憂焉。居安慮危、戚也。見險懷懼、憂也。紛紛然榮枯寵辱之動也、人其能不動乎。仲尼其人也。

呂氏春秋不二　孔子貴仁。

尸子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

金樓子著書篇　老聃貴弱、孔子貴仁、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爲令德。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又萬章上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又萬章下　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又盡心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韓詩外傳卷三　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略)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越絶書越絶篇叙外傳記　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

又萬章下　孟子曰、(略)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略)萬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

非事道與。曰、事道也。道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又告子下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又盡心上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弘明集明佛論　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

又盡心下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又　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

又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又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荀子儒效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又解蔽　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

荀子法行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説苑雜言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

尚書大傳略說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厲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新語思務　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

淮南子泰族　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又要略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答難養生論　聖人（略）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嵇康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濳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阮籍

淮南子主術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

列子說符篇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呂氏春秋愼大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論衡效力　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顏氏家訓誡兵　孔子力翘門關，不以力聞。

又主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又齊俗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又泰族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略）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孔叢子記義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禄，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彤，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春秋繁露隨本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

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史記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略）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鹽鐵論論儒　御史曰、（略）孔子修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略）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略）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略）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

又地廣　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

又褒賢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又相刺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略）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又國疾　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

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

又大論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而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進見而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仿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說苑建本　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

又貴德　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

又　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又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産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産之與夫子、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又善說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又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又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又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不通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又至公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

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又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新序雜事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

新論啓寤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

論衡自然　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又自紀　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悅豫之色。（略）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又　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

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略）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抱朴子外篇任能　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

劉子妄瑕　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

列子楊朱篇　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呂氏春秋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略）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絶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又博志　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

呂氏春秋愼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

内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又任數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論衡逢遇　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

風俗通義窮通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瑟於室。顏回釋菜於户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删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

郰讙龜陰之田焉。

論衡自紀　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

呂氏春秋義賞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略）。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又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韓詩外傳卷五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禄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又卷八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

鹽鐵論備胡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强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漢書五行志上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漢書楚元王傳　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略)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

論衡偶會　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又儒增　書説、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説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略)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絶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並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説、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

又別通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

劉子崇學　宣尼臨没、手不釋卷。

又指瑞　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説之、以爲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驎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絶心感、故

涕泣沾襟。（略）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絶不復行、將謂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

又書虚　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虚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絶。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何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略）不爲神怪也。

東觀漢記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梁竦

潛夫論交際　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惟謹也。

風俗通義過譽　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中論爵禄　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又（爵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

傅子　（劉）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吕。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三國志魏書劉曄傳注引

抱朴子外篇逸民　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

又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略)仲尼無攻伐之勳、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

又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悦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顔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又審舉　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殞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

又疾謬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

又刺驕　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

又尚博　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

又　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于當時、大玄見蚩薄于比肩也。

又吴失　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

又守埼　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禄、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于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

又博喻　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驊騮驌驦、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洽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又　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又　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又廣譬　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

又正郭　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

又自叙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

世説新語政事　（陳）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

出。周旋動静、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又　殷仲堪(略)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上邪篇　承平貴孔孟、政敝侯申商。宋書樂志四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四

輯評二

劉子誡盈　仲尼觀欹器而革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

又正賞　昔魯哀公遥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略）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减於管仲。（略）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毁實耶。

又惜時　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丟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略）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行、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

抱朴子外篇官理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

魏書房法壽傳附房景先　聖人禀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嘆、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又崔光傳　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矣。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

又李業興傳　（蕭）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夫、予之不託於音也。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

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弘明集正誣論　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

又明佛論　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又　今黄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絶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爲體。

又　夫孔聖豈妄説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顔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説、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

又　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内。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説、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絶、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己、豈須窮源於崑山哉。

又喻道論　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内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

共爲首尾、其致不殊。

又難袒服論　事有内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

又答何鎮南　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

又難張長史門論　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黄老實雄也。

又駁顧道士夷夏論　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浄童子、彼名仲尼。（略）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

又滅惑論　孔釋教殊而道契。

又釋三破論　孔子頽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

弘明集後序　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於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

論語憲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高士傳卷上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墨子非儒下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近以修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

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

又　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

又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

又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某不問肉之所從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某不問酒之所從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不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某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嬴飽則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又　孔某與其門弟子閑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此時天下岌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亓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貨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

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又耕柱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哉、是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又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又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景公出田、寒、誤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閑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韓非子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

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取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又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争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

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又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難二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

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又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恃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成邑、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爲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説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説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克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説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又安危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又忠孝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

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

又五蠹　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説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

又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

又顯學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

又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又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略)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論衡問孔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勑、大材略。樊遲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勑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結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

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之、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毁。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禀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並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並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並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説、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

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顔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未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

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故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説曰、不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以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

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説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絶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言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顔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顔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顔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顔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禄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顔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顔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脱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脱驂。脱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脱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顔淵死、子哭之

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脱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脱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副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曰、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

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口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乎、非其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非之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

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曰、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當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徒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言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又知實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

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决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顔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顔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顔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

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泊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己、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説非主、以犯絶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道極命絶、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絶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毉絶、攬筆定書。

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略)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略)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億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億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彊力不倦、超逾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絶。

又累害　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

中論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謡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五

輯評三

乙瑛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①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②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廱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鷄□□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犬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户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通經、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贊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

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下闕)。漢碑集釋

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嘆、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孔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驓思、嘆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並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並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相梪、籩柉禁喜、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士人、聞君風耀、敬詠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彎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二族、逴越絕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殷勤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四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牟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同前

史晨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

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燿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壁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餘(□)〔胙〕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欵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顔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周〕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響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摘雒、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同前

史晨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偯。仿佛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功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修壁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苻驗、

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並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大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並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饗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裏中道之周左墻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裏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史君念孔瀆顔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又勑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假夫子冢顔母開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同前

制命宗聖侯孔羡奉家祀碑

維黄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户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

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户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覩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絶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淵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游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宫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絶、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内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宫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黄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没、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於億載、如山之基。　曹植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孔廟頌　自五帝典絶、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曹植　曹子建集卷七

運命論　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李康　文選卷五十三

崇孔聖詔　元嘉十九年　冑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置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並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户、以掌洒掃。魯郡

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並種松柏六百株。宋書文帝紀

建仲尼廟詔孝建元年十月 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宋書孝武帝紀

請立學校表 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宋書禮志一引晉戴邈

請建國學疏 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宋書禮志一引袁瓌等

請修孔廟表 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絶、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滅、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弘猷、將何以光贊時雍、克隆盛化哉。(略)亡父先臣回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倫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略)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户、以供掃灑。並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李遼 宋書禮志一引

量給孔子祭秩詔永明七年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

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斅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南齊書武帝紀

復孔子祭秩詔　永泰元年　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南齊書明帝紀

贊　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南齊書禮志下

東魏魯孔子廟碑　粤若稽古睿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興和之元年、天□□[3]咨、寅賓出日、實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惟舊德、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克振斯文。□制□□册拜我君[4]公使持節、都督兖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兖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5]、柱史之蔭、左車之綿緒。瑶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木嘉祥、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兖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雝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太中大夫、營構都將、雝兖二州刺史。所在恩□、遺訓在民。夫松桂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懷直置[6]、妙與神

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7]。□□階資寵□之榮[8]、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絶人。學業□□[9]源並深、趣操□□[10]松俱秀。故其隸究部也、當夫[11]浹旬、言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慨然、有□功□□之意。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没□□侍[12]。故顔氏□□[13]□□[14]於易辭、起予者商、紛綸於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15]十子、□□[16]其側。今於□□□□、奉[17]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曖似還新。至如廟宇凝静、靈姿嚴麗、□□之□[18]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19]。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絶。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光□□□[20]□□□[21]微笑而□[22]言、左右若承顔而受業。是以觀[23]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24]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25]。□風□闕里、播□□洙泗[26]。至於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27]。□莫不遵□義以述作[28]、服其訓以成身。兹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宮觀荒毁、臺池□□[29]。然其廟庭也蔚□[30]林於九冬、罩修柯於百仞。類神梏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亦風開翠葉。既□□□觀□[31]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譓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飾宣質、經刱□□□□□□[32]。如虔修岱像、崇奉玄宗。敦素翦華、興存廢

絶。視民如傷□[33]之仁壽。體亡懷以幽□[34]、任萬物以爲心。□直靈津孤灑、虛光獨散者□。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横萬趣。爰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35]不鐫、珉瑶焉述。府州佐□□□□令[36]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

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玄王、誕兹聖緒[37]。祖習[38]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宇。祖習□□[39]、窮神盡妙。化覃伊何、□□存教。□同麗景、搏天孤照。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祕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予、文實在兹。彝倫禮樂、克叙書詩。□□[40]驚異、灰管流氣。良木其摧[41]、緬踰千祀。以存恕仁[42]、允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修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棲。禮罔不備、知□□□[43]。器冠後哲、風邁前修。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懃盡重元。仰聖儀之焕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絶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　闕名　隸釋、隸續



校記

①六：原作「□」，據四庫本《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補。

②删述：原作「□□」，據《山東通志》補。

③□□：《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作「官次」。

④君：《山東通志》作「郡」。

⑤□□：《山東通志》作「苗裔」。案：玩文意，上「□」當作「裔」，下「□」當作「周」。

⑥直置：《山東通志》作「真至」。

⑦□：《山東通志》作「懿」。

⑧《山東通志》此句作「崇階賁寵之榮」。

⑨□□：《山東通志》作「與淵」。

⑩□□：《山東通志》作「與寒」。

⑪夫：《山東通志》作「未」。

⑫□□侍：《山東通志》作「若之何」。

⑬□□：《山東通志》之七作「庶幾」。

⑭□□：《山東通志》作「著繫」。

⑮素：《山東通志》作「塑」。

⑯□□：《山東通志》作「侍於」。

⑰□□□□奉：《山東通志》作「設象聖容仍」。

⑱□□之□：《山東通志》作「世代之隔」。

⑲《山東通志》此句作「七百之遠」。

⑳《山東通志》此句作「清光輝映」。

㉑□□□：《山東通志》作「但覩其」。

㉒□：《山東通志》作「不」。

㉓觀：原作「覩」，據《山東通志》改。

㉔□□：《山東通志》作「行乎」。

㉕□：《山東通志》作「表」。

㉖上二句：《山東通志》作「故休風流闕里播洙泗」。

㉗《山東通志》此句作「載之册籍」。

㉘《山東通志》此句作「莫不得其道以述作」。

㉙□□：《山東通志》作「蕪没」。

㉚□：《山東通志》作「叢」。

㉛《山東通志》此句作「既足以丕顯觀瞻」。

㉜《山東通志》此句作「經栩賢容」。

㉝□：《山東通志》作「躋」。

㉞亡：《山東通志》作「古」。□：《山東通志》作「詢」。

㉟□□：《山東通志》作「文章」。

㊱令：《山東通志》作「合」。

㊲緒：《山東通志》作「嗣」。

㊳習：《山東通志》作「述」。

㊴□□：《山東通志》作「儒光」。

㊵□□：《山東通志》作「獲麟」。

㊶《山東通志》此句作「梁木其頹」。

㊷仁：原作「亡」，據《山東通志》改。

㊸□□□：《山東通志》作「無不周」。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六

輯評四

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詔 武德二年　大德必祀、義存①方册。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②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於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争、禮樂陵遲③。粤若宣父④、天姿睿哲。經綸齊魯之内、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⑤。四科之教⑥、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⑦。惟兹二聖、道著羣生⑧。守祀⑨不修、孰明褒尚。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⑩。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舊唐書儒學上

孔子贊 先天元年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删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唐睿宗李旦　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聚⑪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筒⑫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至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天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李翱　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〇

仲尼不歷聘解⑬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

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⑭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符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盛均　唐文粹卷四六

請尊孔子為先聖議 貞觀二年

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⑮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⑯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房玄齡　唐會要卷三五

孔子廟堂碑 武德十年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翦商之業、雖復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以施⑰威刑、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邑⑱、棲遑道路⑲、不預帝王之籙、遠跡圖⑳史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絶後。垂範於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也㉑。夫子膺五緯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陶鈞、包含造化、豈直㉒席卷八代、并吞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辨、談之而不及。於時天曆寢微、地維將

絶、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嘆時艱、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逐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而游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櫝。觸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羑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隤。尚使泗水却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於斯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絶、法被區中、道濟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㉓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黄初、式遵古訓、宗聖疏爵、允輯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有、筐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虚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飛猬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絶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弘至教、允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哉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迺聖寧夏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維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業。神謀不測、妙算無遺、弘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珪乘石之尊、朱户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三睠命、兆庶樂推、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圖而御六辨。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

衣昃食、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爲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彼獷鷔[24]、爲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才聞下策。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陵滋甚。皇威所被、犁顙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廷、充牣藁街、填委外府[25]。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奠河。楛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睠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琱反樸、抵璧藏金。革舄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邃古。克己思治、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爲栝羽成器、必在膠[26]、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乃入神妙義、析理微言。列[27]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裕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子德倫爲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址。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壯。鳳甍騫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圖真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猶臨咫尺。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襜襜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於茲日。合舞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竝鏡雲披、俱餐泉涌。素絲既染、白玉已彫。資覆簣以成山、導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

學之爲貴、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於聖世、闡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猶鐫歌頌。况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黄道之側。聿興壯觀、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虚、式揚茂實。敢陳蕪⊗詠。乃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實禀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羲易、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黻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膺兹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學廢、風頹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絶。隋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霈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絶、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重欒霧宿、洞户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鏘鋐鐘律、蠲潔齊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兟兟讓席。玁纓訪道、横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宣金石。 虞世南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先聖先師議 顯慶二年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亦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回俱配尼父於太學、竝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顔回、丘明竝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

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顔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説、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説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宫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軻稱生民已來、一人而已。自漢已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師。又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謹議。長孫無忌

册府元龜卷六〇四

校記

①存：《唐會要》卷三五及《山東通志》卷一三均作「在」。

②匡翊：《唐會要》作「翊贊」。

③《唐會要》及《山東通志》無以上八句。

④父：《唐會要》及《山東通志》均作「尼」。

⑤《唐會要》及《山東通志》無以上四句。

⑥教：《唐會要》作「敷」。

⑦歇：《山東通志》作「斁」。

⑧道著羣生：《唐會要》作「衛道生人」，《山東通志》作「道濟生人」。

⑨守祀：《唐會要》作「宗祀」，《山東通志》作「尊禮」。

⑩《唐會要》及《山東通志》無以上四句。

⑪聚：《全唐文》卷六三七作「鑄」。

⑫笥：《全唐文》作「備」。

⑬此文與上文頗同。姑兩存。

⑭一不聘：《全唐文》卷七六三作「不日聘」。

⑮子：《全唐文》卷一三七作「某」。

⑯今：原作「人」，據《文獻通考》卷四三改。

⑰施：《全唐文》作「立」。

⑱邑：《全唐文》卷一三八作「黨」。

⑲《全唐文》作「栖遲洙泗」。

⑳圖：《全唐文》作「胥」。

㉑原無「之也」二字，據《全唐文》補。

㉒直：原作「真」，據《全唐文》改。

㉓之：原作「至」，據《全唐文》改。

㉔龘：《全唐文》作「戎」。

㉕府：《全唐文》作「厥」。

㉖膠：原作「穆」，據《全唐文》改。

㉗列：《全唐文》作「厲」。

㉘蕪：《全唐文》作「舞」。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七

輯評五

益州夫子廟碑　述夫帝車南指、遯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不足多也、握瑶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故知功有所服、黿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而萬物覩。粤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没、大夏殷周氏作、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度律、隨鼎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禋而大備。洎乎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鐘鼓衰而頌聲寢。召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河陽之召。三徽制度、乘戰道而横流。千載英華、與王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終喪、彝倫不可以遂絶。繇是山河朕兆、素王開受命之符、天地氤氲、玄聖舉乘時之策、興九圍之廢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諱丘、字仲尼、魯國鄹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玄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繇其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搆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摠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贙據①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宫、八柱②衝霄、羣嶺辨中黄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

西周捧袂③、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鄭子叙青雲之秩④。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録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黄於下邑。湛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争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栖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温良、授手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旨⑤。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宫。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法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一千二百五十策、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脱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勿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

四教遠而微言絶、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争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輻。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户牖而同歸。萬匹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6]揚十聖、光被六虚、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黄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繇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絶。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國家襲宇宙之淳精、據明靈之寶位。高祖武皇帝以黄旗問罪、杖金策以勞華夷。太宗文皇帝以朱翟承天、穆玉衡而正區宇。皇上宣祖宗之累洽、奉文武之重光、稽曆數而坐明堂、陳禮容而謁太廟。八神齊饗、停旒太史之宫。六辨同和、駐蹕華胥之野。文物隱地、聲名動天、樂繁九俗、禮盛三古。冠帶混并之所、書軌八紘。閭閻兼匝之鄉、烟火四極。竭河追日、夸父力盡於楹間。越海陵山、竪亥塗窮於廡下。薰腴廣被、景貺潜周。乾象著而常文清、坤靈滋而衆寶用。溢金膏於紫洞、雨露均華。栖玉燭於玄都、風雷順軌。丹蓂翠菌、藻繪軒庭。鳳彩龍姿、激揚池籞。殊徵肸蠁、不召而自至。茂祉昭彰、無幽而不洽。雖復帝臣南面、降衢室而無爲、岱畎東臨、陟名山而有事。靈命不可以辭也、大典不可以推也。繇是六戎宵警、横紫殿而摐金、五校晨驅、蹴玄雲而噴玉。星羅海運、嶽鎮川渟。登碧墠而會神祇、御玄壇而禮天地。金箱玉册、益睿算於無疆。玳檢銀繩[7]、著靈機於不竭。功既成矣、道既貞[8]矣。歷先王之舊國、懷列聖之遺塵、翔赤驥而下雲亭、吟翠虯而望鄒魯。泗濱休駕、杳疑汾水之陽。

尼岫凝鑾、暫似峒⑨山之典。乃下詔曰、可追贈太師。託鹽梅於異代、鼎路生光。寄舟楫於同時、泉塗改照。咸亨元年、又下詔曰、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唯寢廟、義在欽崇。如聞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向來未造、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零、深非敬本。宜令諸州縣官司速加營葺。九隴⑩縣學廟堂者、大唐龍朔三年鄉人之所建也。爾其州分化鳥、境屬⑪蹲鴟。縈⑫錦室於中區、託銅梁於古地。玉輪斜界、神龍蟠沮澤之雲。石鏡遥臨、寶馬⑬蹀禺山之影。天帝會昌之國、上照乾維。英靈秀出之鄉、傍清地絡。庠序繇其糾合、纓弁所以會同。文翁之景化不渝、智士之風猷自遠。於是雙川舊老、攀帝獎而翹心、三蜀名儒、想⑭成均而變色。探周規於舊宅、詢漢制於新⑮都。開基於四會之廛、授矩於三農之隙。土階無級、就擊壤於新歡。茅茨不翦、易層巢於故事。莊壇文杏、即架椽欒。樊⑯谷幽蘭、爰疏户牖。儀形莞爾、似聞沂水之歌。列侍誾如、若奉農山之對。緇帷曉闢、横紺⑰帶於西河。絳帳宵懸、聚青衿於北海。雖秋禮冬詩之化、已洽於齊人、而宣風觀俗之規、實歸於上宰。銀青光禄大夫譙國公諱崇義、大武皇帝之支孫、河間大王之長子。高秋九月、振玉贙於唐丘。寶算千齡、躍璇蚪於大渚。我國家靈命、東朝抗袞冕之尊、宗子維城、南面襲軒裳之重。析元元之胤緒、擁朱虚之禄位、拜玉節於秦京、輝金璋於蜀郡。玄機應物、潛銷水怪之災。丹筆申冤、俯絶山精之訟。魏文侯之擁篲、道在而謙尊。董相國之垂帷、風行而俗易。司馬宇文公諱純、河南洛陽人也。皇根帝緒、列五鼎於三朝。青瑣丹梯、跨千尋於十紀。仲舉澄清之轡、未極夷塗。士元卿相之材、先登上佐。冰壺精鑒、遥清玉壘之郊。霜鏡懸明、下映金城之域。縣令柳公諱明、字太易、河東人

也。梁岳之英、長河之靈、沐雲漢之精粹、荷天衢之元亨。旌旗赫奕於中古、珪組陸離於下葉。鳳巖抽律、擢層秀於龍門。驪穴騰姿、吐榮光於貝闕。自朱絲就列、光膺令宰之榮、墨綬馳芬、高踐郎官之右。仙鳧旦舉、影入銅章、乳翟朝飛、聲含玉軫。臨邛客位、自高文雅之庭。彭澤賓門、猶主壺觴之境。曠懷足以御物、長策足以服人。重泉之惠訓大行、單父之謳謠遂遠。猶爲夏絃春誦、俗化之樞機、西序東膠、政刑之根本。上祇朝憲、下奉藩維。爰搜複廟之儀、載闡重欄之制。三門四表、煥矣惟新。上哲師宗、肅焉如在。將使圓冠方領、再行鄒魯之風、鋭氣英聲、一變賨渝之俗。於是侍郎幽思、摛鳳藻於瓌林、丞相高材、排龍姿於璧沼。遺榮處士、開簾詮孝悌之機。頌德賢臣、持節聽中和之樂。其爲政也可久、其爲志也可大。方當變化台極、儀刑萬宇、豈徒偃仰聽事、風教一同而已哉。勃幼乏逸才、少有奇志。虛舟獨泛、乘學海之波瀾。直轡高驅、踐詞場之閫閾。觀質文之否泰衆矣、考聖賢之去就多矣、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嗟乎、今古代絶、江湖路遠。恨不親承妙旨、攝齊於游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聲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敢爲銘曰、

五帝既没、三王不歸。天地震動、陰陽亂飛。山崩海竭、月缺星圍。禮樂無主、宗禋遂微。　其一

大哉神聖、與時迴薄。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龍躍浩蕩、鵬飛寥廓。奄有人宗、遂荒天爵。　其二

尼山降彩、泗濱騰氣。志匡六合、神經萬類。夾谷登庸、中都歷試。睿情貫一、玄猷絶四。　其三

栖遑教跡、寂寞[18]河圖。違齊出宋、歷楚辭吴。風衰俗壞、禮去朝無[19]。麟書已卷、鳳德終孤。　其四

杳杳靈命、茫茫天秩。吾道難行、斯文易失。式宣六藝、裁成四術。虛往實歸、外堂内室。　其五

邈矣能仁、悠哉化主。力制羣辟、權傾終古。陸離彩燦、蟬聯茅土。涉海輕河、登山小魯。　其六

皇家載造、神風四極。檢玉題祥、繩金署德。聿懷聖跡、同亨⑳天則。迺眷㉑台庭、爰昇衮職。　其七

玉津同派、金堤茂版。智士高風、文翁澤遠。旰淳壤沃、聲和俗愿。載啓仁祠、遂光儒苑。　其八

沈沈壺奥、肅肅扃除。靈儀若在、列配如初。槐新市密、杏古壇疎。楹疑置奠、壁似藏書。　其九

泛泛寰中、悠悠天下。徇名則衆、知音蓋寡。毁石參瓊、迷㉒風亂雅。仲尼既没、天㉓何爲者。　其十　王勃

王子安集卷十三

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夫子諱丘、字仲尼、魯國鄹人也。龜龍負讖、帝鴻驅八翼之軒。魚鳥呈文、天乙降三分之壁。五十二戰、權輿縣帝之基。二十七征、草昧馳王之業。平域中之禍亂、掃天下之虔劉。以盛德大業之尊、當開階立隧之重。及其山崩海竭、日薄星迴、曆數不還、謳謡遂遠。元子賓周而建國、二王之車服可尋。上卿翼宋而承家、三命之衣冠再襲。是故陰陽混合、洩符瑞於平鄉、宇宙氤氲、灑休徵於闕里。龍準而龜背、月角而雷聲。有軒帝之殊姿、有殷王之異表。山開遁甲、尼丘落於紫垣。星掌巫咸、鈎鈐墜於蒼陸。凈光童子、來遊姬旦之郊。乾象明靈、下俯庖犧之國。十五而志學、三十而有成。申下問於伯陽、屈帝師於郯子。天爲木鐸、九州知發號之期。吾豈匏瓜、一國有來蘇之望。嘗登委吏、稍踐中都、天下可臨、諸侯取則。以之禮而國定、司空之官以成禮。以之義而國平、司寇之官以成義。掌山林於夏典、物得其生。聽獄訟於秋官、人忘其死。大夫亂法、仍行兩觀之誅。陪臣執權、即問三雍之罪。强公室、弱私家、叙君臣、明長幼。用能使犧牲秬

邕不登闉闠之庭、羽戟旌旆不列壇場之位。當是時也、三光薄蝕、九土分崩、夷狄有君、中華無禮。周京赫赫、成康之至教蔑聞。魯國巖巖、賢聖之餘風可[24]墜。河圖未出、吾道不行。周流八方、經營四海。治亂運也、窮通命也。荷天下之至聖、仍逢盜跖之軍。仗天下之至和、猶有匡人之逼。德生於我、樂天命而何憂。文不在兹、臨大難而無懼。使仁者必信、安有伯夷。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豈三千擊水、牛蹄不能鼓橫海之鱗。九萬摶風、鷄羽不能扇垂天之翼。然後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或屈伸於季孟之間、或動靜於魚龍之際。下學而上達、將聖而多能。博而無名、信而好古。祭殷周之禮樂、損益可知。觀杞宋之文章、賢才不足。數年學易、伏羲龍馬之圖。三月聞韶、嬀帝鳳凰之典。信存乎德、術數貫於神明。意見乎時、制作侔於造化。己所不欲、則一言可以終身。人之莫違、則一言可以亡國。惡鄭衛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榮辱定於樞機、褒貶存乎簡牘。精誠密召、北辰[25]開紫掖之星。福應全來、中極敷玄雲之氣。乃若知幽明之故、見天地之心、有感而遂通、不行而克至。年當甲子、潛知啓漢之萌。音[26]協宮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天司。月入純陽[27]、無勞兩備。季桓子鑚羊之井、推木石之禎祥。陳惠公集隼之庭、驗蠻夷之貢賦。然後歷三辰而玉步、照四極而金聲。坐於緇帷之林、浮於亶州之海。門生七十、仰天路以無階。弟子三千、望宮墻而不入。哲人之能事畢矣、先王之至德行矣。配乎二象、不能遷必至之期。參乎兩曜、不能稽非[28]常之動。南遊楚國、遂聞衰鳳之歌。西狩魯郊、獨下傷麟之泣。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至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享年七十二、於今一千餘歲。泰山頹而梁木壞、微言絶而大義乖。傳饗祀於百家、奉琴書於十

代。秦始皇見登床之讖、始亂衣裳。魯恭王看壞壁之書、猶聞絲竹。漢圖起於六千日、賜金之禮載優。魏德行於五十年、刻石之風未泯。述文武者、皆憲章於聖人。修學校者、僉折衷於夫子。自革[29]鞲玉曆、毳幕瑶圖、皇天無阜白之徵、戎狄起豺狼之釁[30]。摧六律、絶笙竽、塞師曠之耳、天下之人廢其聽矣。散五彩、滅文章、膠離朱之目、天下之人黜其明矣。我高祖神堯皇帝因三靈之寶曆、藉萬國之歡心。風起北方、月行中道。削平宇宙、戢干戈於羊馬之年。彈壓華夷、照文物於龍蛇之代。太宗文武聖皇帝昇瑶壇於曲洛、受玉版於平河。經天緯地、蕩海夷嶽。坐玄宫而密轉、紫微光帝宅之尊。戴黄屋以深居、赤縣列神州之貴。今上天無私覆、道不虚行、馭六氣而平太階、乘八風而制羣動。星連月合、層臺有觀羽[31]之勞。海晏河移、直筆有書祥之倦。封泰山而禪梁甫、千載同歸。敞衢室而築明堂、百靈咸秩。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若乃虞夏商周之禮、考正朔而三遷。東西南北之人、混風聲而一變。環林拂日、映高柳而對扶桑。圓海澄天、走鯤池而涵象浦。粤以乾封元年、有詔追贈夫子爲太師。咸亨元年、又詔州縣官司營葺學廟。憑風雲於異代、照日月於殊塗。逝者有知、歿而無朽。如綸如綍、大君施號令之嚴。匪朴匪雕、上宰極司存之敬。長江令楊公、弘農華陰人也、即華山公之孫、大將軍之子。朱宫帶地、明河一葦之西。黄闕中天、神嶽千花之北。山川壯麗於區宇、人物繁多於海内。齊九龍而闊步、一門鍾豹變之榮。襲五公而長驅、四代赫蟬聯之祉。出忠入孝、誕秀興賢、冠蓋城邑、池臺鍾鼓。英靈輻輳、鏘鏘萬玉之門。嘉瑞駢羅、濟濟千金之子。是故北方多士、太一壯其魁梧。南國仙人、中書偉其端雅。椅桐可仰、丹漆兼施。照明月於胸懷、吐清風於襟袖。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

勇、可以爲大臣矣。韓尚書之臨八座、發跡下邳。卓太尉之踐三階、來從密縣。自操刀入仕、聞魯邑之絃聲。解劍分司、察豐城之寶氣。汝陰徐令、人號無雙。河内王君、時稱未有。飛雪千里、不能改松栢之心。名都十城、不能動夷齊之行。先是殊方暴客、常嚴鉅野之兵、絶磴奸豪、每縱潢池之虣。數州常以爲弊、歷政所不能移。行人爲之聚衆、耕父由其釋耒。公英謀獨斷、鋭氣無前、奮一劍以戮元凶、馳單車而躡遺噍。道旁牛馬、並屬羅衡。縣内神明、皆稱傅琰。若乃山林猛獸、動星象而垂文、江漢貙甿、鼓風飈而作氣。城門六閉、未防虞吏之災。都市三言、終有三君之暴。公雄心裂眥、壯髮衝冠。按東海之金刀、飛北斗之石箭。岡巒不擾、有符劉孟之城。坑穽無虞、更似童君之邑。自非愛人猶子、視物如傷、豈能躬斬兇渠、親除災害。與夫青[32]繩不用、道被於瑕丘、桴鼓希聞、化移於京洛、可同年語哉。然後示之以禮義、陳之以庠序。興役鳩工、憑三時之閑暇。薄賦輕徭、[33]視四野之川原。依城負郭、青泥險磴、斜連白馬之關。赤岸長波、遠注黄牛之峽。懸四方而開益部、照參伐於天光。賦上[34]錯而闢梁州、絶岷嶓於地德。背山臨水、掩全蜀之膏腴。望日占星、採公宫之法度。丹墻數仞、吐納雲霞。椽柱三間、蔽虧風雨。琉璃曉闢、東宫雀目之窗。玳瑁朝懸、西漢蛇鱗之桷。圖光芒於北斗、聖質猶生。赫符彩於連珠、宏姿可想。至於月衡月準、山額山庭、偘偘星文、堂堂日角。莫不向之如在、疑遊北上之山、望之儼然、似矚東流之水。博士助教某等、西州聞望、南國英靈。駭飛兔於文場、躍雕龍於筆海。揚雄博識、神遊象繫之端。李郃幽通、思入璣衡之表。每至韶光令月、朱鳥乘春、爽氣高天、玄龜送曆。瓊籩玉豆、中堂奉先聖之儀。石磬金鐘、南面習諸侯之禮。華陽曾子、鼓篋來遊。蜀國顔生、摳衣請學。絃歌在側、還昇武

騎之臺。禮樂居前、重覩文翁之室。祁祁茂德、濟濟時英。聖人千載之風、儒者一都之會。丞主簿尉某等、青田戒露、望華蓋而長鳴、緑地生風、下仙閣而直轡。大夫貞節、還居内史之丞。文學明經、猶歷南昌之尉。鄉望姓名[35]等、王孫獵騎、騁原隰之盤遊、公子文鋒、叙江山之體勢。符偉明以都官謝職、逢有道而相推。趙元淑以郡吏從班、見司徒而不拜。僉以鄉閭少事、風月多懷。命童子於雲臺、就門人於相圃。冬禮春詩之化、再造雙川。淹中稷下之風、一匡三蜀。若夫平南壯烈、沈流水於栽碑、逐北勳庸、登燕山而刻頌。庾太尉新亭之墓、尚有黄金。鄭康成通德之門、猶存白瓦。况乎功苞大象、績被蒼生、豈使銘典闕如、音塵不嗣。是則雕牆峻宇、列冠蓋於宜城、塞陌填街、考春秋於太學。小人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子文章、今可得而言也。詞曰、

西崑玉闕、南海金堂。惟惚惟恍、一陰一陽。三辰赫赫、九土茫茫。太極天帝、神州地皇。驪連上古、混沌中央。降及軒項、終於夏商。四時玉斗、五緯珠囊。聖德千載、淳風八荒。天開赤籙、日照青光。讖協金匱、兵符玉潢。化隆文武、澤盛成康。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春秋代謝、宗社危亡。帝典垂[36]象、人倫不綱。山河命德、天地興祥。禮樂三變、文明一匡。原承少典、祚啓成湯。吹律丹鳳、鉤[37]符白狼。三仁去國、再命循牆。不有積善、其何以昌。降靈鄒邑、誕哲平鄉。月角擒彩、星鈐吐芒。文行忠信、恭儉温良。或默或語、能柔能剛。學而不厭、師亦何常。通禮明德、尊賢毀方。古之君子、昔者明王。道協公旦、神交帝唐。攝官從事、服冕端章。示之以德、臨之以莊。澤如春雨、威若秋霜。男女斯別、尊卑克彰。時逢板蕩、運屬悽遑。入齊損味、居陳絶糧。登山極目、臨水徜徉。無道斯隱、舍之則藏。季孫大賚、敬叔揄揚。問官郯子、受樂師襄。神明協贊、雅頌鏗鏘。紫麟遥集、丹烏遠翔。生靈水

火、家國舟航。功符日用、德協天長。倏嗟崩嶽、奄歎摧梁。昧昧神道、悠悠彼蒼。書開壞宅、讖識登床。與代輕重、因時弛張。氈裘黼黻、沙漠壇場。璣衡慘黷、載籍膏肓。汾河水白、晉野星黃。軒電臨斗、殷雷入房。九圍臣妾、八極城隍。東序西序、上庠下庠。粵惟銅墨、實號金箱。靈山地輔、德水天潢。芝蘭秀出、羔鴈成行。玉匣孤劒、瑤臺驌驦。徽奸搖㊳右、濟猛移蝗。風傳積石、道被滄浪。絲言渙汗、經葺相望。夏井蓮植、秋窗桂芳。綉楹文琰、綺綴明瑠。四注飛閣、三休步廊。禮行釋菜、敬盡明薌。圖非有若、地異空桑。伏羲書契、女媧笙簧。匏土金石、珪琮璧璋。高門程鄭、碩學王楊。威儀秩秩、宮徵瑲瑲。山棲烏鳥、水宿鴛鴦。蜀門荷戟、江津濫觴。落星高堰、明月回塘。丹碑不朽、清廟無疆。　楊炯　盈川集卷四

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并序

敘曰、銀衡用九、天門壓西北之荒。銅蓋虛三、地户坼㊴東南之野。迴七星於上列、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環四海於中州、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行其典㊵禮。靈圖廣運、百姓日用而不知。神理潛行、萬方樂推而不厭。古者熊山南眺、金崇横上帝之居。鳳穴西臨、玉室考爰㊶皇之宅。五龍乘正、按天讖以希微。六羽提衡、驗星謠而汗漫。洎乎尊盧赫胥之代、驪連栗陸之君、皇名邁于上元、帝圖始于中葉。莫不憑三靈之寶位、鼓舞陰陽、藉六合之尊名、財成宇宙。未有貴而無位、博而無名、大禮由其再造、大樂出其一變。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若夫司徒立勳於天地、還承帝嚳之家。微子開國於商周、仍纂成湯之業。雖玄禽曆數、推移於景亳之都。而白馬旗常、赫奕於風丘之國。由是千年有屬、萬物知歸。乾坤合而至德生、日月會而明靈降。奎婁胃昴、風驅白虎之精。角亢房

心、雲鬱青龍之祉。君王異表、儀石紐而法丹陵。輔相宏資、狀皐陶而圖子産。豈止鑿執玄象、擒光芒於北斗之宫、括成地形、騰瑞氣於東山之曲。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神冥造化、德合陶鈞。獲沖用於生知、運幽機於性道。窮庶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覩者不識其靈、仰者不知其德。步三光於太極、照曜三門。含萬象於中區、聲明萬國。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道尊德貴、挫鋭同塵、始於中都宰、終於大司寇。能使長幼異節、男女别途、路無拾遺㊷、器不雕僞。奸雄獨立、初明兩觀之誅。政教未行、仍赦同狴之罪。盟齊侯而歸四邑、夷不亂華。黜季氏而覆三都、家無藏甲。非天下之至剛、其孰能與於此。青光歇滅、赤籙衰微。一匡爲海岱之尊、一戰有河防之霸。故得三王不相襲、禮亡於寇戎、五帝不相沿、樂入於河海。是以哀生靈之板蕩、痛寓縣之分崩、歷聘諸侯、栖遑異國。其爲大也、法象莫之能容。其爲高也、黎元莫之能覩。時非我與、遂厄宋而圍陳。道不吾行、終樂天而知命。非天下之至柔、其孰能與於此。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季孫之賜我也、交益親矣。自敬叔之乘我也、道彌尊矣。於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金人右對，仍觀太祖之階。斧扆前臨、還訪周公之位。然後删詩書而續易象、動天地而感鬼神、運百代之舟車、開千齡之户牖。是故雷精日角、聞道德而摳衣。月頰山庭、奉琴書而撰杖。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智以藏往、有感而必通。神以知來、無微而不照。論五行於帝輔、潛覩大皡之先、揆七廟於天災。預察鼇王之過。星流十月、徵曆象於衰周。日汎三江、採謳謡於霸楚。神無方而易無體、聖人通變化之津。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悟興亡之兆。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

此。極天蟠地之禮，周旋揖讓之規，百神於是會昌，二儀以之同節。非禮無以別父子兄弟親疎之序，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本之於元氣，徵之於太古。德足以法於九圍，道足以周於八極。服先王之制度，黜紅紫而無施。歛上帝之明威，感風雷而有變。非天下之至恭，其孰能與於此。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至音將簡易同和，廣樂與神明合契。盛於中國，還陳武象之容。奄有四方，自得文王之操。南風奏雅，知大舜之温。北里宣淫，體殷辛之暴。非天下之至和，其孰能與於此。悲夫，日中則昃，動静之常也，月滿則虧，盈虚之數也。自太平王佐，委龍翰於芳年，禮樂霸臣，摧獸㊸文於華月。則知天之將喪也，則知道之將廢也。雖頹山壞木，兆悲歌於兩楹，夏楝周墻，陳盛則於用㊹。禮猶使文明炤爛，百王知察變之機。鍾石鏗鏘，萬代挹希聲之樂。信可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也。既而三河失統，九州之寶幣不歸，四塞提衡，萬里之長城繼作。星祅日祲，乾象暗而恒文乖。禮壞樂崩，彝倫斁而舊章缺。洎夫碭山休氣，潛膺赤帝之圖，沛國真人，密召黄星之録。尊褒成之厚級，殷崇聖之榮班。學校於是大興，文武由其不墜。年當晉宋，運距周隋，太山覆而崑崙倒，天柱傾而地維絶。三重赤暈，還開争戰之端。千里黄埃荐㊺有干戈之務。亂羅瘼矣，黔首何依，王室蠢然，蒼生無主。閭閻匝地，今來爲講武之場。荆棘參天，昔日作談經之市。皇家撥亂返正，應天順人，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馳擒槍而掃穢，上廓鵬雲。决河海以澄奸，下清鼇極。今天子握大象，運洪鑪，星重輝，海重潤。乾迴北列，垂衣裳於太紫之宫。日出東方，備法駕於中黄之道。混沌之無天無地，盡入提封。伯陽之有物有象，咸乘禮節。太階三襲，明瑞氣於朱符。中極四遊，法祥

光於玉燭。東膠西序、雲閣蓬丘。國號陶唐、家成鄒魯。遂使西山童子、陳歌謡於璧水之前、南國老人、受几杖於環林之下。乾坤之大德行矣、皇王之盛節明矣。江茆鄗黍、晨昏薦帝之祥。鳳穴麟洲、晷刻因天之瑞。乘輿乃選吉日、協靈辰、詔風伯以行觀、促雷師而出豫。房爲天駟、仍施列缺之鞭。斗爲帝車、即動招摇之柄。奠玉帛、奏金絲、登介丘、下梁甫。擁神休而尊明號、莫之與京。按玉册而考銀繩、於斯爲盛。於是迴輿轉旆、臨曲阜之郊畿、駐蹕停鑾、訪雲壇之軌跡。若使九原可作、大君得廊廟之才、千載有知、夫子記㊻風雲之會。即以乾封元年追贈太師、禮也。咸亨元年又詔、宣尼有縱自天、體膺上哲、合兩儀之簡易、爲億載之師表。顧惟寢廟、義在欽崇。諸州縣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敬本。宜令州縣、速加營葺。新都學廟堂者、奉詔之所立也。因三農之暇、陳複道之規、考幃帳於西京、訪埃塵於東魯。梅梁桂柱、深沈風雨之津。鏤檻文軒、曠望江山之表。納流雲於上棟、白日非遥。披濁霧於中階、青天在矚。雕鐫暐曄、窮妙飾於重欄。山海高深、盡靈姿於反宇。門生偘偘、如培文杏之壇。胄子鏘鏘、若預崇蘭之室。每至南方二月、草樹華滋、北陸三秋、風烟摇落、莫不列蘋蘩於上席、行禮敬於質明、奠椒桂於中罇、敬神明於如在。爾其邑居重複、原野平蕪、出江干之萬里、入參星之七度。龜城藹藹、煥繁霞於百尺之樓。蛟浦澄澄、洗明月於千秋之水。文翁舊學、日往年歸。劉禪平堂、烟荒霧慘。武侯龍伏、猶觀八陣之圖。壯士蛇崩、仍辨五丁之石。左巴右獠之勝域、陸海三江之奥壤。大都督周王、天皇第八子也。元元繼天而作、降仙才於玉斗之庭。武昭應運而生、開霸業於金城之域。五潢高映、流滋液於咸池。十日旁羅，散光華

於若木。星懸帝子、遥澄井絡之郊。岳列天孫、遠控彭門之野。姬公以明德之重、行寶化於周南。曹植以懿親之賢、發金聲於魯北。通議大夫行長史南陽來恒、隋十二衛大將軍滎國公之元子。申侯太岳、鎮其靈襟、傅説長河、昭其神彩。龐士元聚西申之逸羽、始踐題輿。管公明絆東道之雄姿、初臨别乘。朝議大夫守司馬宇文紀、左衛將軍靈州都督之次子。臺門鼎族、傳呼棨戟之榮。玉質金相、海若河宗之寶。庚冰清識、得嚴令而非常。桓温貴遊、無君[47]公而不樂。縣令鄭玄嘉、滎陽人也。東周玉裔、北海金宗。列矛戟之森森、吐風流而蒨蒨。尺兵不用、瑕丘有上德之君。枹鼓希聞、洛陽有神明之宰。丞京兆韋德工、主簿扶風馬仁礪、尉清河張嗣明、北地傅懷愛等、荆藍灼爍、鄧杞扶疎。許玄度入風月之清閑、郭林宗獲神仙之妙境。南昌晦跡、共梅福而齊衡。左部韜真、與喬玄而等列。博士張元鑒、助教費仁敬等、碧鷄雄辯、則滄海沸騰、白鳳宏辭、則烟霞噴薄。一州聞道、親居典學之官。四子乘風、來聽中和之曲。圓冠列侍、執巾舄於西階。大帶諸生、受詩書於北面。泮宮之上、更開通德之門。小學之前、復見華陰之市。鄉望等魚文驥子、震耀於平原、漢女巴姬、駢羅於甲第。杜陵亭長、終成輔相之才。桐鄉嗇夫、且著廉平之號。莫不公私務隙、即聽絃歌、陰雨時閑、仍觀俎豆。逍遥城郭、拜夫子之靈祠。髣髴風塵、見夫子之遺像。璣衡莫測、下問書生。遠近未知、來求小子。[48]當仁不讓、思齊於上古之名。遊聖難言、有愧於中郎之石。其辭曰、

太虚寥廓、洪鑪噴薄。上綴三宫、旁清八絡。玄津[49]獨化、聖人攸作。鼇柱爲居、龍門是託。爰清爰净、惟寂惟寞。　其一

龜讖韜名、魚圖表靈。火紀雲紀、天正地正。君臣禮制、宇宙輝明。文武既没、成康遂行。羣飛海水、若羽

天星。

其二

玉筐曾裔、金符遠系。鐘石雖遷、山河不替。乾坤降德、陰陽合契。虎嘯風清、龍騰雲逝。三元載仁、萬方攸濟。

其三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禄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彌尊。聽之也厲、即之也温。義責齊國、刑徵季孫。

其四

多能惟聖、道廢惟命。天下莫容、諸侯走聘。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仁義立身、温恭成性。不圖爲樂、終悲擊磬。

其五

九野八方、栖栖遑遑，從周返魯、考夏觀商。先王道術、夫子文章。可久可大、爲龍爲光。星衡入室、月準昇堂。

其六

智周通塞、神兼語默。幾[50]然而長、黯然而息。漢承周運、胡亡秦國。察往知來、研精茂德。無必無我、自南自北。

其七

萬象皆尊、千靈共同。惟變所適、居常待終。樂天知命、匪我求蒙。北辰之北、東海之東。百王遺訓、萬世餘風。

其八

時亡玉斗、運鍾陽九。周井龍沈、秦原鹿走。生人卷舌、道路鉗口。禮樂崩頽、典[51]章殘朽。萬邦請命、三靈授手。

其九

日角昇圖、星精應符。載揚風教、重闡規模。數遷三國、年當五胡。星芒夜指、日暈朝枯。環林摧折、璧沼荒蕪。

其十

赫矣高皇、粤若稽古。丕哉文皇、照靈下土。地維旁綴、乾紘上補。鯤化三千、龍飛九五。爰有列聖、重規襲矩。

其十一

我君文思、念玆在玆。金鏡八海、珠囊四時。三雍九室、秋禮冬詩。絳帳語道、青衿質疑。載垂仙渙、廣創靈祠。

其十二

披圖按籍、遠求陳跡。玉檻烟開、金窗雨闢。晬儀佋

侶、雲居寂寂。弟子摳衣、門人避席。階列篚篋、庭羅絲石。　其十三

地接臨邛、山横劍峰。滇池躍馬、沮澤蟠龍。中望擊節、高門叩鍾。陰靈肸蠁、文雅雍容。書池必變，坐席常重。　其十四

今還古往、寂寥無尚。太山既頽、吾將安仰。梁木斯壞、吾將安倣。異代風行、殊塗影響。敢立言而徵聖、冀得意而忘象。　其十五　同前

校記

①贊據：四庫本《全蜀藝文志》卷三五作「贊象」，《全唐文》卷一八三作「虎踞」。

②柱：《全蜀藝文志》作「桂」。

③袂：《全蜀藝文志》作「裌」。

④秩：原作「袂」，《全蜀藝文志》同，據《全唐文》改。

⑤旨：《全蜀藝文志》作「首」。

⑥遵：《全蜀藝文志》作「道」，《全唐文》作「導」。

⑦緪：《全蜀藝文志》作「函」。

⑧貞：《全蜀藝文志》作「真」。

⑨峒：《全蜀藝文志》作「銅」。

⑩九隴：《全唐文》作「成都」。

⑪屬：《全蜀藝文志》作「徇」。

⑫縈：《全蜀藝文志》作「嬴」。

⑬馬蹀：《全蜀藝文志》作「牒秘」。

⑭想：《全蜀藝文志》作「相」。

⑮新：原作「成」，據《全蜀藝文志》改。

⑯樊：《全蜀藝文志》作「夾」。

⑰紺：《全蜀藝文志》作「組」。

⑱寂寞：《全蜀藝文志》作「莫覩」。

⑲無：《全唐文》作「蕪」。

⑳亨：《全唐文》作「享」。

㉑眷：《全蜀藝文志》作「睿」。

㉒迷：《全蜀藝文志》作「遂」。

㉓天：原作「夫」，據《全蜀藝文志》改。

㉔可：《全唐文》卷一九二作「已」。

㉕辰：四部叢刊本《盈川集》卷二作「門」。

㉖音：《文苑英華》卷八四五作「運」。協：《全唐文》作「葉」。

㉗純陽：《文苑英華》及《全唐文》作「陽術」。

㉘非：四部叢刊本《盈川集》作「有」。

㉙革：《全唐文》作「韋」。

㉚「自革耩玉曆」四句：原作「自永嘉既渡，建業不匡，天帝既醉而剪鶉，中原則競惟逐鹿」，是乃館臣改竄，今據《文苑英華》還其舊。

㉛羽：《全唐文》作「朔」。

㉜青：《文苑英華》及《全唐文》作「赤」。

㉝以上三句，《全唐文》作「憑三時之閑暇，興役鳩工」，無「薄賦輕徭」一句。

㉞上：《文苑英華》及《全唐文》作「三」。

㉟姓名：《全唐文》作「某」。

㊱垂：《文苑英華》及《全唐文》作「無」。

㊲鉤：《全唐文》作「銜」。

㊳摇：《全唐文》作「挫」。

㊴坼：《全蜀藝文志》卷三五作「拆」。

㊵典：四部叢刊本《盈川集》卷二作「曲」。

㊶爰：《全唐文》卷一九二作「元」。

㊷拾遺：原作「遺亡」，據四部叢刊本《盈川集》及《全

唐文》改。

㊸歡：《全唐文》作「虎」。

㊹則：《全唐文》作「制」。用：《全唐文》作「三」。

㊺荐：《全唐文》作「洊」。

㊻記：《全唐文》作「託」。

㊼君：《全唐文》作「郡」。

㊽「璣衡莫測」四句：《全唐文》作「天道之璣衡莫測，下問書生，陽精之遠近未知，來求小子」。

㊾玄津：《全唐文》作「元精」。

㊿幾：《全唐文》作「頎」。

(51)典：四部叢刊本《盈川集》作「曲」。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八

輯評六

贈孔子為太師詔 乾封元年　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①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燕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人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哲嗣②、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主者施行。　唐高宗李治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祭告孔子廟文　維乾封元年、歲次景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皇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③致祭於先聖孔宣父④曰、

惟神玉鈞陳貺、靈開四肘之源。金鼎⑤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夫。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闔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

造。褒聖子孫、合門與復⑥。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聿陳菲奠、用旌不朽。梅曙霞粱、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饗。同前

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墓詔 開元十七年

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增封岱岳、迴鑾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邈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頲以太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户、長供掃除。　唐玄宗李隆基　册府元龜卷五

○

追謚孔子十哲并升曾子四科詔 開元二十七年

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戲⑦。楚王⑧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⑨、固可嘆⑩知矣。年祀寖⑪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祗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册命。其文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爲文宣公⑫。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⑬、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⑭。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并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

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同前

請樹孔子廟碑疏 乾封元年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遥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哉。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絶、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回鑾駐蹕、式鑒堯禹之姿。關纘凝旒、載想温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跡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覿前聞。又昔歲承恩、齒[16]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列門徒。想仁孝於顔曾、彌深景慕。採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兹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模，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琰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勳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于無慚、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且遼海清夷、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逾恒歲。況鄒魯舊

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⑰規、言慚通理、塵瀆聽覽、追增竦戰。

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乾封元年

李弘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争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繫。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縶起噪、箕服傳訞、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粤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⑱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册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罕説、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太師乎。

太師諱某、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筬⑲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説巫咸、嵩華降神、則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蹟、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反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産皋繇、微詳於具體。

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關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⑳、已訓魯卿。年未衮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準萇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流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寢微、起哀怨於王風、絶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俎豆嘗説、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閲舊文。雎鳩在篇、徧詳雅什。河漢軼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勵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則嘆微於征伐。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涉㉑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侔易簡。是知縫掖乃兼濟之途、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㉒傷其溘慮。崇山化谷、

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愸遺之誄。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間初闃、已舛微言、入室且分、耑乖大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闕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舂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泉鵜北飛、鴞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寧集。刳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逮[23]。戎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鯤海、金丘展賮、瓊田薦賝。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黿吐綠文之籙。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寖微、流風[24]遂往。嬴讖紫色、謬踐云阿。劉諷[25]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顒[26]、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國、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鶼共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沈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燕居莫辨、祠堂巋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槐檀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命杍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貞歲、勾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閑薙遠。接泮林之舊壝、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畎泗濱、

採怪石而喧浮磬。頳紫施絢、黝黛飛文。沓拱重櫨、春窗秋幌。陰櫚積霧、複閣懷烟。几仍度室、席遵函丈㉗。壽宮澹然㉘、晬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軏。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㉙、如興浮海之説。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舍瑟睠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睹奧。歲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昭㉚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勤㉛西弇、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宸、言由國本理會沖㉜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兮神靈僾、揚教思兮兩儀配。煽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于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

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宰㉝無聲臭、驚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艷紕雅、嬴苛㉞淪隤。散亂紀言、支離方册。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偏於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聃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跡㉟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遥泣、山隤負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軏、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遥集鄒魯。翹勤真蹟、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櫳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烏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

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沈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缺[36]。　崔行功　山東通志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37]并序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黄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鮮食不粒、則堯禹並迹、扶振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鄶、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38]。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39]、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説、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毁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40]、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41]、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曷成名而可稱、取興爲大者

已。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42]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悦施於方[43]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44]藏暉、泊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學[45]罔墜於緒、或餘波明哲、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頌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玄[46]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政[47]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開祥[48]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録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户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49]東海于光彦、士曹滎陽鄭璋、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南陽樊利貞[50]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51]、主簿吴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奥、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辭曰、

玄天陰騭、大明虚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薦虐[52]軒皇[53]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54]聘。删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教皆[55]作。元功濟右、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匝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於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李邕　李北海集卷三

先聖廟堂碑 并序　大矣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粤若玄不代乎蒼，故時不階其用、業方騖乎霸，則政莫繇於理。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也。英華久彫、附枝將墜，會聾而鼓、不陳則行。殷夫子負道遑遑、無所鈎用者、曷足病已。夫子孔氏、其先黑帝子。本殷人、遷於魯、弋尼丘山、取丘諱字焉、以誕彌也。握文履度、連珠含則、衡相月角、河口斗唇、首法紫宫、貌齋黄帝。年十有五而、志於學、貧無束脩。謁伯陽、訪道德之原、考廟朝之則。金人未毁、覽緘口之銘。宥坐斯存、識誨盈之器。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之謂也。三十而立、其道彌尊。蓋有不擴山不直地、摳衣而至者三千餘人矣。求也退而是進、由也兼人而抑。伯魚問學、喻觀葦於污池。端木求知、恐妨生而送死。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斯之謂也。若乃觀易兩卦、喟然不恰、論詩六章、惕焉知懼。隨黄口而羅者得、勉以慎從。亡蓍簪而哭者哀、旌其念舊。欲給則豫、偃之行也得之。獨居思仁、紹之行也由此。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斯之謂也。四十而不惑、必聞其政。故其參委吏、會計平、掌乘田、牧畜息。中都制法、則諸侯畢師。攝相登庸、則敵國咸懼。七日而誅兩觀、一言而毁三都。遂返龜陰之田、克殄倡優之樂。易曰、君子以明罰敕法、斯之謂也。若乃麛裘韠帶、化未洽而謗流、章甫袞衣、政既行而頌作。弱陪臣而强公室、登泰山而小天下。雖復齊人來遺、仍察政以少留。及夫魯不致膰、遂拂衣而高逝。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斯之謂也。五十而知天命、遂能原物之情。嗚呼、道之得行也命也、曷吾道之不行。道之將廢也命也、固斯文之未喪。乃自衛返魯、删詩定書、制禮作樂、述易修史。故其温柔敦厚、以極操指之情也。疏通知遠、以□馳驟之迹也。恭儉莊敬、備周旋揖讓之容也。廣博易良、明綴兆疾舒之節也。屬辭比事、褒貶天人之功也。潔静精微、範圍乾坤

之化也。用能極乎天而蟠乎地、窮乎性命而通乎鬼神。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斯之謂也。六十而耳順、遂知來物。詳夫天殃所及、先陳魯廟之災、土恠攸興、宜識季卿之問。辯防風之巨節、吴使嗟稱。稽肅慎之遺砮、陳人悦服。顔回不貳、吾亦食而無疑。商瞿必昌、爾詎勞乎更娶。齊禽大舞、聞備水之謡。趙犢其誅、起回輿之操。月離于畢、既應之猶響。萍觸於舟、其食之如蜜。石函金簡、豈謂赤雀之符。縹筆單衣、方陳紫麟之典。易曰、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斯之謂也。至於懷胥附之友、感萎蘭以滂沲□禦侮之交、聞震雷而惻怛。重五教而垂範、含萬物而化光。人到於今、訓其成式、故能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滿。苟非聰明睿哲達天德者、其孰其與於此。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斯之謂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故虚以受物、貴而下人。惜其腐餘、享以仁人之饋。嘉其美味、喜當甂中之食。請長生之訣、引咎於□童。聞官志之名、訪學於郯子。易曰、君子以虚受人、斯之謂也。若乃言而不用、莫顧廩丘之封、命則未通、詎免匡人之厄。諱窮久矣、而不免者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者時也。易曰、君子以理曆明時、又曰、不可榮以禄、斯之謂也。雖復春居籠兮夏居密、秋不風兮冬不煬、閲逝川兮若斯、歌頽山兮何及。越哀公六年夏四月己丑、尼父卒、凡享年七十有三。嗚呼哀哉。門人追在三之義、盡喪之禮、封爲馬鬣、葬於泗濱。公西掌其凶事、子貢廬於墓側。若乃平鄉聖跡、金石乃聞、北里神塋、草萊自闢。噫。夫夫子殁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周曰陵遲、漢未暇給、是使籩豆簠簋、將涸源而不流、玉戚朱干、若顛木之微栟。迨乎恭王壞宅、得其藏書、於是乎夫子之道粲然、永錫罔墜者矣。於戲、棐迪有位、示人昭範、典墳之迹、厥濟生人。由後之君子、或配其宗名、或崇以寵秩。故孟

堅頌漢、述孔相之休、丘明志魯、傳素王之業。又孰知夫是非哉。劉氏以褒成恤胤、曹王以宗聖開家。自時厥後、享祀罔絶。陝州孔子廟堂者、後魏恒農太守劉斌之所建也。劉君在郡有政理、故其柏樹數株、尚青青焉。我皇唐御曆一百餘年、神武開元、兹惟四載。創則而聿修王度、厲精而恢復帝業。修文闕職、咸秩廢典、敷德以柔遠、宣慈以和親。故其神功滂洋、蒙茸陸梁、魚頡而鳥鳧、靈化翕絶、旁魄四塞、刑清而訟息矣。銀青光禄大夫使持節陝州諸軍陝州刺史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姜師度、惟兑之精、乃臺之耀。門傳義窟、家有孝聲。文章包六氣之和、仁言總五行之秀。才優武庫、當朝服元凱之名、時號智囊、百代識文强之價。一臺歸妙、始含香而握蘭。獨坐生風、更避車而住楫。法河歷拜、充牣國泉。咨岳累遷、滿瀛人望。由左緜而轉扇、惑蜀吏之追攀。指分陝以褰帷、見虞童之迎拜。昔河内取給、司徒受委於東京、關中是資、相國轉饋於西漢。非夫寄深邦本、功濟人天、疇能比庸、允光僉屬。且夫陝者、陰晉之鄙、寧秦之郊、泛舟而來、控引淮海、漕粟攸務、糇糧軍國。又聞□者近臨之邑、鹺人廢常、賓祭之用、仍歲靡給。自公戾止、允釐庶務、用能美利紛積、羣綱備舉、上資京師、旁達鄰國。矧封略之内、而有不富教者乎。爰初下車、顧謂儒林郎守博士甯修本曰、夫化人成俗者、其必由學乎。若函丈之義不崇、則子衿之詠攸作。彼楹宇之圮毁、當修葺之。修本乃詢事考言、庀徒涓日、而梅梁初構、丹雘塈茨、藻貢壇亭、周列槐杏。雙童夾侍、宛然叔仲之容。十哲旁羅、莞爾言游之對。中散大夫守司馬黄履順、通議大夫行長史盧季珣、□大夫行司馬趙慶逸、并鸞鶴羽儀、珪璧符彩、比影迭耀、□□别乘。朝議郎行録事參軍李瑱、司功參軍楊淑、司倉參軍楊寧、司兵參軍李和仲、司□參軍扈

德思、司士參軍甄茂成、參軍事李直蕭誼楊絳崔某等、并因陪祭上丁、肅稽洪烈。乃言曰、周則甘棠蔽芾、召伯之所存也、魏則茂柏森沈、劉君之所藝也、今則崇廟設象、姜公之所訓也。而三賢異日、萬古同風。使躅空存、芳名永缺。式瞻真範、猥及庸愚、游夏難言、愓焉兢懼。徒以服勤訓迹、二紀於兹、願備所聞，敢爲頌曰、

昔在黑帝、感摇光兮。白蜺貫月、誕幽房兮。惟我皇祖、玄禽翔兮。授命天人、降生商兮。猗歟父嘉、五族昌兮。君子萬年、必有光兮。固天將聖、不代彰兮。爲漢制法、闡文章兮。帝道喪矣、霸道項强兮。乾坤不交、小人長兮。其誰宗予、遂遑遑兮。鳳鳥不至、麟亦傷兮。述明六藝、爲紀綱兮。身殁道存、名益亨彰兮。永垂代式、謂素王兮。泗濱既葬、水泱泱兮。何壹男子、上吾床兮。我璧有七、張伯藏兮。萬代禮樂、惟薦香兮。昔邵分陜、坐甘棠兮。惟劉典郡、建廟堂兮。歲不我與、日毁荒兮。載修載葺、我公姜兮。威儀象設、則平鄉兮。髹彤藻繪、既煒煌兮。乃刊貞石、頌芬芳兮。今來古往、永無疆兮。　田義晊　全唐文卷三二九

巴州化成縣新移文宣王廟頌并序

或曰、天生德於聖人、是爲文宣。蒙以文宣之爲聖人、蓋其自生、非天生耳。夫道有精、德有純、禮有意、樂有神。四物幽贊、百靈淳感、特與天地位而成三。故夫子之前、未曾生夫子、夫子之後、不復有夫子。宇宙古今、倬惟一人。謂天能生、曷不能數生也。故曰非天生耳。河圖鳳鳥言其德、梁木泰山言其用。謙以況物、物由我成。且孔聖之道、恢張而天下理、汙殺而天下亂。觀其可以卜理亂也、領徒三千、博徒三萬、桓文不足侔其衆。夾谷之戮齊優、兩觀之誅少正、氣盪河岳、精迴日月。然而俯僂魯卿、循循鄉黨、行道救世、不有其躬。且唐堯五臣、不無四凶、周文十亂、不無三叔。孔徒萬數之内、唯宰我怠於晝寢、卜商短

於假蓋。未聞庶其之奔、佛肸之叛。遺墟舊宅、刺草不生、則教之所入者深、化之所弘者遠。鏡懸象緯、掌著興亡、籌萬代於一筭爾。我國家敷教訓俗[56]、以王者之禮加徽號焉、示明王果有宗也。德位交敘、以奉天時。然三皇五帝迄於今、春秋釋菜、廟食千祀、特惟夫子耳。則冕旒衮服、聖人之餘事、封建褒崇、有國之盛典。化成縣令范陽盧沔、純深貞特、廉孝絜矩。夏大旱、偶有事於文宣。公焚香至誠、雷出自廟、指覲倏忽、霈然滂沱。自下車數月、有感輒應。無方之神、豈情於造物者乎。可由而不知也、以此。頃因祠宇荒僻、垣墉頹圮、憩聚樵牧、褻瀆威靈。公以必葺而未言、頻假寢以夢聖、隙地兼勝、此爲新宮。曰、衣冠禮樂、不下庶人、宣風布教、職先令長。出家財以資匠費、督門吏以勤役工。青襟黃髮、更唱迭和。椽欒雖舊、而華魄惟新。自甲至癸、不及旬而功已集。郡官畢賀、百姓未知、足見役不及人也。君子曰、盧侯以心感神、以身律人、可謂善政也已矣。郡守楊公中和大雅、聞善若驚、悦而美之。曰、盧方辭滿、不以家爲、出鍾離俸錢、脩孔聖遺廟、善政之餘地也。僉曰、都、允哉。梁國喬琳臺之作爲新廟頌。

頌曰、

殷之系聖、周之斯文。生我夫子、世教之君。六藝折中、三才更分。視不可見、聽不可聞。登降既定、天人大觀。禮樂神鬼、幽明協贊。由之則理、匪由則亂。百王同流、萬古彌煥。夢奠既兆、哲人其萎。自家刑國、廟貌思之。周微唐興、千祀於茲。春秋祭菜、俎豆其時。維巴之南、亦揭其宇。盧公宰邑、人之父母。假我升堂、陋彼環堵。爰就爽塏、長岡之下。相協厥居、作爲新宇。不日不月、既葺且崇。頌徒知歸、發篋來同。斯之未信、此也求蒙。時維龍見、人懼魃虐[57]。寧丁我躬、虞[58]鞏是託。户牖之際、雷霆震薄。雨公及私、是刈是穫。廟既更矣、歲既盈矣。公之志思、人亦勤止。變

此夷俗、參乎孔里。學者行之、造次於是。喬琳 文苑英華卷七七九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并序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改文宣王宮、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公彦冲所以崇德樹風、敬教勸學也。初、公以三務之隙、分命有司、修廢功、舉墜禮。而此堂也、舊規偪[59]陋、下宇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宮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洽、爲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也。浚儀令河東裴勝、叶恭大猷、祗奉成績、乃立石於廟[60]廷、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横目蚩蚩、天不能節。黄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拯溺。其流及乎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首也。逮周德下衰、王室卑而五霸起、彝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没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既作、天下化成。故夫子修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興、而亂臣賊子懼。嗚呼。不有大壞、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粤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匡頹風、防不爲曲。兩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姦宄、政不爲苛。夾谷之會、誅無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爲僭。三預是邦之政、而魯至於道。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王未興、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兮何衰。蓋弘其教以救物、處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其世衰也、揭仁義於天下。其世平也、啓土宇於身後。出入百代、波流萬方、孰不日用聖猷、欽若祀典。然後知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夫子栖栖於魯衛陳蔡之間、或者其未智歟。君子曰、是智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之難、麟鳳之感、何以戒苟合、安蒙求、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跡、其可究乎。奕奕新廟、庶人成之、有

以建誕敷之德、勿亟之化。蓋黝堊其楹、玄端其服、加爵器之等、正當宁之位、王命所以寵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兖公東序西向、費侯鄂侯薛侯徐侯衛侯齊侯黎侯吴侯魏侯西序東向、其餘未入室者、畫衣冠于四墉配祭、所以辨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規而播新命、修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功、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六者禮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後嗣。遂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　陳兼　文苑英華卷八四六

袁州文宣王廟記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大賚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者、則禮樂墜于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于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君[61]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于羣物、而況于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人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未窮、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觀乎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燦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上下。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没、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

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62]、尊爲人君、惟開元御曆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曆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祗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半落、俎豆斯在。榱桷全崩[63]、靈像頹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匠、祗敬蒇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六[64]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圬。廊廡庭除、罔不畢葺[65]、籩豆簠簋、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袁江之上、將弘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比屋、中庸化而爲俗矣。非恒[66]能之也、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者可爾[67]。時大曆二年協洽[68]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蕭定 文苑英華卷八一

四

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69]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韙[70]哉夫子、生後於天地而知始、亡先於天地而知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71]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於無[72]、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者、我先師夫子見之矣[73]。夫子[74]、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彰[75]、遠而彌光、用之而[76]昌、捨之而亡。昔否於宗周、今泰於皇唐。不然者、何耀[77]衮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而北、望

標闕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稽漢室、名振伊鼎、跡泯味道、力餘功[78]文。其爲政也剛而能斷、柔而能吐。其理身也、静爾深谷、澹然澄江。紆大君之明命、注賢相之清選。寅奉聖旨、廓新祠堂、殿宇岑立、宫墻島峙[79]。睟尊儀於兩楹，羅禮貌於十哲[80]。砌蘭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知敬。陳牲牢而在旅、間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時弊而没禮。域中小康之前、俗婾而迷歸。懿文[81]以戢兵、尚德以[82]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政事[83]練達、德音[84]和理、風聲樹而丕變、吒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玕[85]王幾、黍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鬌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客自帝輦[86]、聿來[87]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歸歟而食味尤績。前尉許摯[88]、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程浩　文苑英華卷八一四

子擊磬賦 以敬明爾志人將辨之為韻

大哉將聖、樂天知命。憲章文武、昭宣孝敬。遊道藝之門、觀魯衛之政。知禮文之述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託於知音，故先擊其浮磬。翕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宫商。律中乃節而信、清引而越以長。何一氣之立則、若五色而成章。羽可以振振、獸可以蹌蹌。神人以和、捨此奚取、樂懸之位、斯焉是將。諧協於國風、本一於心始。將此易俗、非爲悦己。作於朝而君臣同和、聽於家而少長咸喜。不達情者、莫究其理。不賞音者、莫知其旨。非有爲而作焉、豈苟樂而爲爾。噫、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於制度、發以清英。應小大以隨擊、拊原始終不可將迎。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謂爲藝以吾不試、語之道而知吾志。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垂之如墜。曾見訪於蕢弘、反受嗤於荷蕢。彼往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義有味於反舌、耳無間於日新。何

没没於隱者、亦硜硜於小人。必也審音、居然大辨。動應而溥暢、虛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我心可轉。初末明乎弛張、庸詎議乎深淺。一雅一變、正聲久遺。子擊此者、亦屢歎之、唯聖有作、闡教命夔。乃知樂正雅頌、復在於明時。

文宣王廟新門記

吕牧　文苑英華卷七二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應曆以宰物、酌時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徜徉於古今。無爲無事、其大和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頹波於幽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亂賊懼、風興刪而廉耻生。美韶濩而浤瀯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勸。夫子聖者歟。名與日月同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而彰、命服衮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霞蔽、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邃其臺門。巍若化造、嶷如□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概、闕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代、□□□言。夜火非官曹之燭、春桑無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瞳、以文發身、以清檢物、博通□□、□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户半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閫奥、造次可游。如在之□□、□□易覩。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裴公新其南門、書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貞。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於舒、舒人□□□□□等。吏於兖、兖人悦有。蓄可大之用、爲致遠之資。由是庀乃程、具乃役。不斬仲□□□□□□山之石、儥以石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横亘、雙扉洞開。丹栱繡楣而，膠葛固□、□□□□□□景、飛檐駢逼而棲霧。扃鐍既固、享獻聿修。官吏惟清肅之謹、邑人無褻瀆□□□□□□席、及階而升。數仞之墻、由户而入。君

子以爲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不成。三事叶同、□底於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挹春秋舍菜之禮。□□□□□□□□□□誌不腆之文、俾刊永貞之石。時大曆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裴孝智　全唐文卷四五八

校記

①備：《全唐文》卷二二作「盛」。

②哲嗣：四庫本《五禮通考》卷一二一作「允嗣」，四庫本《幸魯盛典》卷二作「胤嗣」，《全唐文》作「允緒」。「允」即「胤」，避雍正諱也。

③《全唐文》卷十五「少牢」下有「之奠」二字。

④《全唐文》作「致祭先聖孔宣父之靈」，下無「曰」字。

⑤《全唐文》作「鼐」。

⑥與復：《全唐文》作「勿事」。

⑦嗚戲：四庫本《唐會要》卷三五作「嗚呼」，《全唐文》卷三一作「於戲」。

⑧王：原作「田」，據《唐會要》及《全唐文》改。

⑨人：《唐會要》作「泊」。

⑩嘆：原作「知」，據《唐會要》改。

⑪寖：原作「浸」，據《唐會要》改。

⑫「宜改」句，《唐會要》作「改封嗣文宣王」。

⑬及天下諸州：《全唐文》無此五字。
⑭《全唐文》「列侍」下有「天下諸州亦準此」六字。
⑮《唐會要》及《全唐文》無「則今」二字。
⑯齒：《全唐文》卷九九作「歲」。
⑰恒：《全唐文》作「常」。
⑱琰：《全唐文》卷一七五作「琬」。
⑲篋：原作「筐」，《幸魯盛典》卷八同，據《全唐文》改。
⑳履：全唐文作「屨」。
㉑涉：全唐文作陟。
㉒萎：《全唐文》作「切」。
㉓逮：《全唐文》作「遠」。
㉔流風：《全唐文》作「小康」。
㉕諷：《全唐文》作「風」。
㉖顒：《全唐文》作「容」。
㉗丈：原作「文」，據《全唐文》及《幸魯盛典》改。
㉘澹然：《全唐文》作「煥然」。
㉙聞：《全唐文》作「間」。
㉚昭：《幸魯盛典》作「照」，《全唐文》作「幽」。
㉛勒：《全唐文》及《幸魯盛典》作「勤」。
㉜沖：原作「冲」，據《幸魯盛典》改。
㉝宰：《全唐文》作「縡」，《幸魯盛典》作「繹」。
㉞苛：《全唐文》及《幸魯盛典》作「荷」。
㉟跡：《全唐文》及《幸魯盛典》作「亦」。
㊱缺：《幸魯盛典》作「跌」。
㊲四庫本《唐文粹》卷五一「碑」下有「銘」字。
㊳者乎：《全唐文》卷二六二「作也」。
㊴德：原作「道」，據《唐文粹》及《全唐文》改。
㊵澤：《唐文粹》及《全唐文》並作「韣」。
㊶乘：《文苑英華》卷八四六作「葉」。
㊷啓：《全唐文》作「戾」。
㊸方：《文苑英華》作「萬」。

㊹芝字：《文苑英華》作「之子」。芝：《全唐文》作「之」。

㊺學：《文苑英華》作「儒」。

㊻玄：《全唐文》作「元」，下注曰「缺二字」。

㊼政：《文苑英華》作「名」。

㊽開祥：《全唐文》作「克開」。

㊾佺：《全唐文》作「恮」。

㊿以上十九字原無，據《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補。

51以上六字原無，據《山東通志》補。

52虐：《山東通志》作「雪」。

53皇：《文苑英華》同，《唐文粹》及《山東通志》作「黄」。

54應：《山東通志》作「歷」。

55教皆：《唐文粹》同。《文苑英華》作「維皆」，《山東通志》作「維偕」。

56俗：原作「格」，據《全唐文》卷三五六改。

57魃虐：原作「虎魃」，據《全唐文》改。

58虞：《全唐文》作「虔」。

59偪：原作「偪」。據《全唐文》卷三七三改。

60廟：原作「朝」。據《全唐文》改。

61「君」字原脱，據《全唐文》卷四三四補。

62「夢」下「之」字原脱，據《全唐文》補。

63崩：《全唐文》作「朽」。

64六：《全唐文》作「七」。

65罔不畢葺：《全唐文》作「四顧交葺」。

66恒：《全唐文》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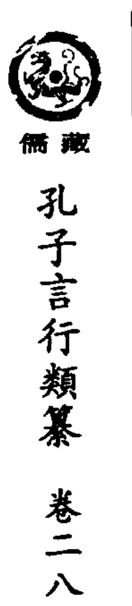
67識者可爾：《全唐文》作「識之可已」。

68協洽：《全唐文》作「彊圉協洽」。

69明：《唐文粹》卷五一及《全唐文》卷四四三作「景」。

70韙：《唐文粹》及《全唐文》作「偉」。

71吾其：《唐文粹》及《全唐文》作「吾知其」。下「吾其消息」句同。



⑫於無：《唐文粹》作「其有」。

⑬見之矣：《唐文粹》無此三字。

⑭夫子：二字原無，據《唐文粹》補。

⑮彰：《唐文粹》作「芳」。

⑯而：《唐文粹》作「者」，下句之「而」亦作「者」。

⑰耀：《唐文粹》作「被」。

⑱功：《全唐文》作「攻」。

⑲自「學稽漢室」以下十六句，《全唐文》同。《唐文粹》作「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僉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閭岑立，宮墻鳥趾」。

⑳「睟尊儀」二句：《全唐文》同。《唐文粹》作「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

㉑懿文：《唐文粹》作「尚儒」。

㉒尚德以：《唐文粹》作「設義而」。

㉓政事：《唐文粹》作「才思」。

㉔德音：《唐文粹》作「政心」。

㉕琅玕：《唐文粹》作「琅皁」。

㉖《全唐文》同。《唐文粹》作「浩自帝鄉」。

㉗聿來：《唐文粹》作「薄遊」。

㉘摯：《唐文粹》作「贄」。

孔子言行類纂卷二十九

輯評七

涿州新置文宣王廟碑　天下郡縣悉有文宣王廟、而范陽郡無者何。范陽本幽①之屬、右碣石、左督亢、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至于闤闠井肆之大、關梁襟帶之固、自河達燕、其北不過一二。先朝次列縣之級第爲望、領户萬、流庸附占者如之。兵興人折②、兹又獨阜、且倍幽之南百里而遥、居鄚之陰二百里而近、磅礴周廣、隱然名區。大曆初、詔剖幽之范陽歸義固安爲州、因涿郡之地、題爲涿、第爲上、以范陽爲治所、縣遂爲州治矣。然此爲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春秋釋奠、蓋伺州之已事、假籩豆寄升降於故階。迨今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彭城劉公、建中初假道州縣、操長是邑、覩兹遺闕、喟然嘆息。顧其寮曰、學、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義者。昔在三代、皆鄉里有教。兩漢以降、罔不述用三德。矧今朝廷頒宗祀之詔、郡縣畢置清廟、溥崇明祠。今州廷大張、縣署悉陳、而至聖先師、時享無所、豈導人重道之意乎。彼劉琨創祭器爲禮、范甯養生徒興化、皆所以達萬類而朝宗至禮也。吾宰三百里、作人父母、必權輿斯廟、以爲人紀。乃視縣前近里之爽塏、心規其制、口劃其地、度③廣狹之量、平廬舍之區、發其居人、直以官俸給于瓦木丹鐵之費、匠人作徒之要、又以家財散之。人不知役、廟倏云構。聖賢之像備、饋尊之器具、庭除肅然、黎元翕如、皆不待施而悦、不待教而變。於是置食錢二百萬、徒三千員、洙泗之風、集於期月。時公年始弱冠、方剛之日、克明古訓、君子是以知公。奉若典謨、其將來者大矣。令廣平宋晙方、介直之士也。倚法不削、憂公如私、以能名自薊縣而來遷。政率由舊、履公之躅、守而弗失、覩公之爲政而不及。學舍異文翁之後、罔或繕修。琴堂

挹子賤之風、怚④餘跼蹐。歌咏不足、願言發揚、見求微詞、以載貞石。其所書者、止於創州置廟之實、即夫子懋⑤緒隆德、蓋存諸史册、且溢於古人之口、豈余頑童敢記頌焉。銘曰、

振頹周室、警寐殷楹。曠千百年、炯作世程。大唐御極、治致昇平。六五函三、是孰與同⑥。聖王既興、夫子乃貴。苴茅列爵、建廟崇位。蘋蘩截海、聾聵革思。春誦夏絃、於焉辨志。惟范之陽、巍巍建邑。朝命有作、州庭乃立。廟革新題、堂升故級。縣寀寄奠、生徒罷習。崇崇大賢、昔歲臨兹。匪頒勞役、克就嚴祠。美矣像設、森然具儀。風化之源、一至雍熙。斷斷伊人、恪居所職。食蘖苦志、戴星任力。瞻我宏規、闡我明德。爰琢琬琰、阼階之側。　韋稔　日下舊聞考卷一二七附引涿州志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莢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

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刑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於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於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麏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諠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於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釁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於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居⑦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没、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澒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絃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常仲孺　唐文粹卷五一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⑧、正詞爲潔、執潔爲奠、恪以上薦。桓⑨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

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⑩、與日月合⑪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蒸蒸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飖湮淪。絃歌之音、憮⑫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⑬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也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畎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歿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栗栗、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李覯　文苑英華卷五一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⑭。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16]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于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17]禮、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于學。鄴侯尚文、其于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愈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一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18]荀卿祖夫子、李斯師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時[19]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

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强、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寤。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笱脯麵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鬭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⑳。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㉑、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杜牧　文苑英華卷八四六

新修曲阜縣文宣王廟記㉒咸通十年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㉓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襦袴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怊㉔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

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丘隴已平、子孫縱存、而烝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歿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覩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賈防　全唐文卷七八八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愓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樽俎旌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

幼、化用興行、人無争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于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宫、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兹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兹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宫。庭燎伊煌、有焕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欷、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兹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宫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歡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柳宗元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五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25]、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餞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

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去代千有餘歲、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同前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26]、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兑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揚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黄髪。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盗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捽[27]、率無寧歲。耳説鉦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爾[28]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澳[29]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塈載塗[30]、黕[31]焉陵虚。寢廟宏敞、齋宮嚴閟。軒墀廂

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觚棱、中設黼幄。嚮明當宁、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覩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尊彝籩豆、青黄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重檐、斂器於皮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灑埽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葅旨蓄之類備。捨己俸爲子錢、榷㉜其孳羸、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户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麏勇爵戴鶡冠者、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之、形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閲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銘曰、

許分㉝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鬭嚬嚬。亦有儒宮、軋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向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坰。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訢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斆、民説其教。鐫於圭石、以志新廟。　劉禹錫　劉賓客文集卷三

請修孔廟狀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宏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

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牆、才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賷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　孔温裕　全唐文卷七九一

襄州孔子廟學記㉞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忘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衮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皮日休　全唐文卷七九七

請助修孔子廟奏　文宣王祠廟經兵火焚毁、有司釋奠無所。請内外文臣各於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修國學。　孔緯　全唐文卷八〇四

移文宣王廟記　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廟之際、再拜宣聖、久立荒祠。後臨街而地位窮、前逼

城而日光少。羊觸藩而來者衆、豕負途而去者多。雨信納汙、風知逐臭。顧以濫爲子弟、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輕俎豆。何以爲漢相、何以見魯人。遂申如在之誠、別卜維新之所。乃移於通衢之北、在馮翊縣之西。龜筮相從、官吏相合。不煩隧正、不擾里胥、不妨農、不害物。畚鍤者楨幹者斧斤者藻繪者一無闕。垣墉棟宇榱桷階序門屏一無闕。自山龍已降至絺繡一無闕。河目海口堯頭舜項之像亦依然。其文也布在四方、其教也傳於萬代。依其教者順而正、違其教者逆而邪。德與天地齊、明與日月等。昔賢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此心此口而可稱讚。時以拙於爲政、昧於立功。民未蘇而責躬、廟纔成而赴闕。別離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手持龍節、顯奉新恩。目覩象環、虔瞻舊制。於漆沮之地、有洙泗之風。念伯魚之學詩、可知家法。想祖龍之焚處、自墜皇圖。今逢下武之時、無失上丁之節。公卿沕穆、侯伯皆忠。將戢干戈、永安宗社。文武之道、邦家之基。共分宵旰之憂、同保車書之運。老夫之幸、明神所知。謹以崇儒移廟之懇、紀於公門南之左。時開運三年正月十五日記。

宣州涇縣文宣王新廟記　馮道　全唐文卷八三七

昔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扶東周於已絶、拯蒼生於既墜。其迹屈而道愈大、其人亡而教愈遠。則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在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矧褒聖之祀其可忽乎。然則中人不足以語上、下士聞道而大笑。故斯教也、衰於戰國、廢於嬴秦。漢魏以降、續而復絶。夫仲尼日月、重昏千祀、非聖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興於武德、盛於貞觀、極於開元、理自然也。兵興以來、大化湮替。先王禮器、委頓[35]於勝廣之門。闕里諸生、栖惶於絳灌之下。矧厥祠宇之存廢乎[36]。天之愛民、不當墜絶。皇統再造、六藝始修。太歲丙午、重熙

在運。宣城雄鎮、帝之叔父在焉、故幕府之選殊重。尚書郎吴君光輔奉詔佐廉部、兼理於涇。既涖事、乃被儒服、謁先師。闢荆榛、歷垝垣、以造於茅茨之間。仰瞻俯觀、喟然而嘆。於是奉開元之成制、采頖宫之舊章、經之營之、是卜是度、惟新祏殿㊲、嚴飭晬容。入室升堂、森然如在、籩豆有位、賓主有序、表著咸列、門衛肅然。於是青衿儒服之子、有從師觀藝之場、鯢齒鮐背之徒、識養老慈幼之節。欣欣然其化之大者歟。越明年秋、君奏計如京師、因得其實。嗚呼、聖人在上、羣賢畢舉、使三代之風達於邑里、不其偉哉。余承君之歡、美君之志、刊石紀事、寘於祠庭。後之君子、無忘企及。其餘理畝籍、察庶獄、闢汙萊、遏陂塘、則有考功之吏在、故不書。於時太歲丁未、冬十月九日、尚書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徐鉉　騎省集卷一三

舒州新建文宣王廟碑文

鉉嘗讀文中子所著書、竊觀其建言設教憲章周孔、有道無位、故德澤不被於生民。然而門人弟子如房魏李杜輩、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元功盛烈、亦云至矣、猶以爲禮樂不興、未能行文中子之道。嗟乎、使顏閔之徒遇貞觀之世、舉聖人之業、成天下之務、豈不益大乎。時運不並亨、聖賢不世出、可爲長嘆息已矣。夫太羹玄酒、足以通神明、而不能競適口之味。大咸雲門、足以和風俗、而不能高娛耳之聲。五常六藝、足以興國家,而不能勝捷給之數。釋菜合樂、足以祈永貞、而不能掩福田之説。李斯、荀卿弟子也、而爲焚書之酷。德彝、文皇上宰也、而沮王道之議。況其餘哉。故用兵已來、郊庠鄉塾委而不修者有年矣。皇唐中興之一紀、天子乃崇學校、養庶老、舉六德、教冑子。旁達郡國、靡然向風。舒州、古諸侯之封也、其地廣、其任重。太博周公、舊勳碩望、來頒詔條。武以貞師、仁以行政、動必資於前訓、舉必順於人心。

前吏部郎鍾君、頃登銓管之司、實參侍從之列、論思典治、必以名教爲先。洎從左官、來爲佐職、神交主諾、人無間然。始一年而旱暵作，二年而百穀登、三年而上下和。既富而教、爰修廢典。乃嚴社稷、則播殖之功報。乃祀箕畢、則風雨之候時。乃即黌堂、謁先聖、寢廟卑而將圮、衮冕陋而不度、政之大者、烏得已焉。於是庀工庸、示儀制。堂奥户牖、巍乎大壯。山龍藻火、煥乎有章。重門以深之、周垣以繚之。俎豆升乎筵、干戚由乎序。侁侁衆賢、是配是侑。肅肅燕毛、以衎以樂。閭伍之屬、耆幼之倫、惠澤漸乎肌膚、風教移乎情性。惜其所治者百城耳、推是而往、何所不至哉。鉉也不才、放逐至此。蒙地主之惠、接故人之懽、博我以文、宜無所讓。屬役既具、冠篇將畢、會鍾君召還京師、祖行之夕、視草以送。且曰、敬教勸學、非大君子不能行。計功稱伐、非大手筆不能任。吾友紫微郎韓君、即其人也。託之銘頌、以永清風。

先聖廟記　前人　騎省集卷一二

昔夫子禀天地之靈、膺期運之數、體山岳之成形、合堯禹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豈惟民哉、泰山之於丘垤、鳳凰之於飛鳥也。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逝、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没、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也、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禄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苴茅、布子姓於九州、班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意者、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遑遑列國。一車二豎、訪萇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此則夫

子所受老子之玄言、老子所以釋負而去之之義也。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璵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諭醯鷄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餔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煖、炊突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己也至約。是以子貢有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不謂然乎。夫近道者道亦近之、遠道者道亦遠之。是以七國冰解、嬴秦灰滅。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袒哭、望魯國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祠祀也、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實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焉。夫子非求祀於人、而人皆祀之。非衒書於人、而人爭售之。自非大庇生民、其孰能至於此。聖曆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樂、不絶如綫。聖皇紹祚、文思累洽。掃大學之煨燼、編羽陵之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慎彼觀風、敬兹有土。保大壬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尚書吏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幃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事、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而孔廟頹替、誦堂風雨。顧禮器而絶恧、振儒衣而凄泫。於是考圖牒、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琯始立廟於州城北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奠陔次、大興力役。糞墻俱墁、非宰我之難圬。壞屋可炊、知顔生之不惑。迴廊月照、接武雲征。洞户静深、重檐奄靄。徵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綷以藻泳。靈衣兮披披、華蘂兮蘘蘘。黍稷令芳、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石

爲嗚、父老嘆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爲崆峒、夕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貌、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心、是猶依猨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冢也。是以李君炳筠川之靈、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起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敕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税、增閭里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聳善黴惡、託予叙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遏寇虐、浚溝湟、則有底績之司、書動之府焉。唐保大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徐鍇　全唐文卷八八八

留官俸修文宣王廟奏開平三年十二月　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政見了任官俸錢、每貫尅留一十五文。闕名　五代會要卷一六

太師中書公北平王再修文宣王廟院記　若夫厥初生人、人不能自治、必維天降聖而治之。則太始太素之古、將□興起而莫之知。泊乎容成大庭羲皇□□之世(缺六字)之、上以虚静恬淡治其下、下以抱質悦天奉其祀。及歷唐虞、時更三代、當淳離朴散、□□樂刑罰而治之。至周道中微、乾綱不振、皇靈屢□、論侵伐爲横流、懷譎詭爲常道。君臣父子之禮僊(缺一字)人五霸之政缺。暴亂無象、羣雄力争、萬□分(缺一字)、王□□□。由是天降宣聖、拯斯墜典(缺二字)時艱、難揮至教。體合造化、道均覆載。弘用不極、仰之彌高、與天地合其德。照洞無際、智周萬物、有(缺一字)必鑒。無得而逾、與日月合其明。抱春生夏長之仁、定陽開陰閉之紀。正五氣、分三統、與四時合其序。索隱洞冥、知微知章。變化

無方、玄覽無始。與鬼神合其吉凶。有德無位、志在垂訓。立百王之□軌、爲千載之士師。遇此周衰、載揚魯道、宏敷典禮、顯正國風。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行詩教則温柔敦厚、行書教則疏通知遠、行樂教則廣博易良、行易教則絜静精微、行禮教則恭儉莊敬、行春秋教則屬辭比事。是知(缺一字)上(缺二字)聖德、實爲教父。所以和君臣、順父子、定人倫、莫上于儒。且歷代王者、唯蒸嘗之禮則絶之。獨以素王區宇之内、聲教□在、莫不備俎豆、腥熟氣臭、而不絶享薦焉。則天地□長久、則知至德、三子之言明矣。是時也、復遇守文不篤、中原蕩析、鍾皇運之百六、值四海之尋(缺二字)。□道紛紜、□武(缺一字)熾、禮樂由是道污、儒宫又滋枳棘。屬今遇太師令公太原公、應辰緯之純精、禀□□之秀氣。天骨特異、研道知機、太史羣書、罔有不(缺二字)宜愷悌、教行禮樂。寬惠足以愛人、貞正足以威暴、遜讓足以協比、德操足以垂範。人洽其(缺二字)降大和、德教充塞、功敷動植。固出□歧洽穎之秀、即德及□福也。馳素翼霜毛之産、即德及飛走也。八風不姦、十雨順晷、即德合覆燾也。其將必忠、士必鋭、即德及軍旅也。耕者擊壤(缺一字)者行歌、即德及黎獻也。況仁被昆蟲、澤覃幽顯、不可備得而稱焉。蓋少明其大略也。值此四郊多壘、荼毒元元、天未悔禍、人崩厥角。余以隄封不聳、邑里底尋、非我公獨以詩書禮樂化人成俗、則何以見興儒導訓、變風變雅、當俶擾之運、行鄒魯之道、俾鄉黨之間、復(缺二字)之風焉。且以先師廟、昔日大中歲范陽盧公仗鉞東山、因命再葺。以今之去范陽公又六十載。顧時雖未久、而摧朽攸深。今所餘者、唯列序舊基、修廊遺堵矣。公曰、昔者夫子救亂世、拯頹綱、垂五典、顯七教、敦忠孝、博文行、爲人靈之大訓。于今治國之道、昭昭乎爲化之本(缺二字)。使夫子之寢廟不

能庇于燥濕，即何以行其道。忘其本，能無愧乎。于是乃命步軍都虞侯王超，經營僝土，揆時度費，集剞劂，積梗楠，匠石□□□役畢萃。乃于天祐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始修正殿。取規大壯，綺棟交聳，繡桷橫飛，藻梲沉沉，璇題灼灼，煥乎華構，肅然清廟。所以火藻龍章，備若魯堂之貌。桓珪穀璧，禬如沂水之賢。棟宇輪奐，象設咸備，誾誾列侍，翼翼有容。次葺三禮堂，覽之見歷代禮備矣。次創齋院，以爲釋菜三獻修齋之所。次修學院，及特建講書堂，以俟近思切問之士。次列長廊廣室，以止青衿橫經之子。然猶于范陽公前所製置之外，復添建堂室至多。則夫子之廟宇大備矣。時未周星，百工咸畢。夫如是，其聖人受命，賢人濟時，□立儒之教唯聖人，行儒之教惟賢人。即魏之文侯，漢之文翁，豫章之學臺，南郡之（缺二字），皆于治平之代，師儒行教，豈比我公當茫茫九服，幅裂豆分，屬兹多難，光揚丕訓，啓迪文教，而行夫子之道化人，修夫子之宫勸學者哉。校斯盛美，復冠前史。顧惟鴻□，允昭永代。諷幸參幕吏，實愧謏聞。奉命紀石，以旌不朽。時天祐十五年，歲次戊寅，四月癸卯朔，廿一日癸亥建⑧。高諷 唐文續拾

校記

①幽：《全唐文》卷四八〇作「幽州」。

②折：《全唐文》作「析」。

③度：原無，據《全唐文》補。

④怛：疑爲「但」之訛。

⑤懋：原作「懲」，據《全唐文》改。

⑥「六五」二句，《全唐文》作「咸五登三，是孰與京」。

⑦居：《全唐文》作「學」。

⑧「觀」下原有「曰」字，或涉下文而衍。據四庫本《唐文粹》卷五一及《全唐文》卷五三四刪。

⑨桓：原作「相」。據四庫本《唐文粹》改。

⑩周旋：《唐文粹》作「同施」。

⑪合：《全唐文》作「並」。

⑫橅：《唐文粹》作「拊」。

⑬而：原無，據《唐文粹》補。

⑭焉：《文苑英華》卷八四六作「爲」，下「然」字屬上讀。

⑮事：《唐文粹》卷五一作「禮」。

⑯禮：《文苑英華》卷八四六作「視」。

⑰奠：《唐文粹》作「菜」。

⑱「天不生夫子」四句，《唐文粹》卷五一及《全唐文》卷七五四同。四本《樊川文集》卷三則作「天不生夫子，於春秋後世當何如？曰不春秋如也」，是乃館臣改竄。

⑲時：《唐文粹》及《全唐文》作「特」。

⑳「彼夷狄者」五句，《樊川文集》作「處後世者弒父弒君，奚啻倍於春秋！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春秋，何也」。

㉑門：《唐文粹》及《全唐文》作「座」。

㉒《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題作《唐修文宣王廟記》。

㉓三：《山東通志》題作「二」。

㉔怊：《山東通志》作「惆」。

㉕國：《全唐文》卷五八七作「唐」。

㉖曰：《文苑英華》卷八四六及《全唐文》卷六〇八均作「日」，誤。
㉗捽：《文苑英華》作「椊」。
㉘爾：《文苑英華》作「邇」。
㉙漢：《文苑英華》作「漠」。
㉚載塈載塗：《文苑英華》作「載塗載奐」。
㉛默：《文苑英華》作「黝」。
㉜權：《文苑英華》作「權」。
㉝分：《文苑英華》作「介」。
㉞此文與上程浩文前半部分相同，楊慎云非皮日休所作（參《升庵集》卷四七）。今姑存之。
㉟委頓：《全唐文》卷八八二作「傾頹」。
㊱之存廢乎：《全唐文》作「其存幾何」。
㊲《全唐文》作「維新秘殿」。
㊳原註：石刻。

參考文獻

一、《論語》

參閲《論語譯注》（楊伯峻著）、四庫本《論語注疏》。

二、《左傳》

摘自《春秋左傳注》，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二版。

三、《國語》

摘自《國語集解》，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一版。

四、《墨子》

摘自《墨子閒詁》（《新編諸子集成》本），（清）孫詒讓撰，孫以楷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

五、《孟子》

摘自《孟子譯注》，楊伯峻譯注，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版。

六、《孝經》

參閲四庫本《孝經》。

七、《莊子》

摘自《莊子集釋》（《新編諸子集成》本），（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七月第一版。

八、《戰國策》

摘自《戰國策校注》（《四部叢刊》初編本），商務印書館（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五年刊本影印）一九三六年。

九、《公孫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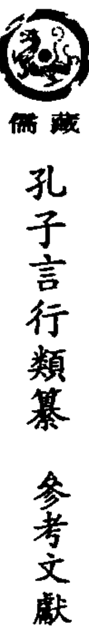
摘自《公孫龍子懸解》，王琯撰，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一版。

一〇、《荀子》

摘自《荀子簡釋》，梁啓雄著，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一月新一版。

一一、《韓非子》

摘自《韓子淺解》，梁啓雄著，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八月



第一版。

一二、《呂氏春秋》

摘自《呂氏春秋校釋》，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版。

一三、《世本》

摘自《世本八種》，（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四、《晏子春秋》

摘自《晏子春秋集釋》（《新編諸子集成》本），吳則虞撰，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一月第一版。

一五、《易·系辭》

摘自《周易大傳今注》，高亨著，齊魯書社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六、帛書《易·系辭》

參閱《帛書〈繫辭〉淺説》，韓仲民撰，《孔子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帛書〈繫辭〉略論》，李學勤撰，《齊魯學刊》，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曉菡撰，《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一七、竹書《儒家者言》

摘自《儒家者言》釋文，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一八、《新語》

摘自《新語校注》（《新編諸子集成》本），王利器撰，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八月一版。

一九、《新書》

摘自《賈誼集》，上海圖書館校點，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一版。

二〇、《禮記》

摘自《禮記訓纂》，（清）朱彬撰，饒欽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九月第一版。

二一、《大學》

摘自《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本），（宋）朱熹

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

二二、《中庸》

摘自《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本），（宋）朱熹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

二三、《大戴禮記》

摘自《大戴禮記解詁》（《十三經清人注疏》本），（清）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

二四、《韓詩外傳》

摘自《韓詩外傳集釋》，（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六月第一版。

二五、《春秋公羊傳》

摘自《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一九三六年。

二六、《春秋穀梁傳》

摘自《春秋穀梁傳》（《四部叢刊初編》縮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一九三六年。

二七、《尚書大傳》

摘自《尚書大傳》（《叢書集成》本），（漢）伏勝撰，鄭玄注，陳壽祺輯校，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二八、《淮南子》

摘自《淮南子集釋》，何寧撰，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二九、《春秋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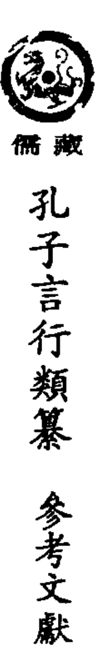
摘自《春秋繁露義證》，（清）蘇輿撰，鍾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三〇、《史記》

摘自《史記》，（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三一、《鹽鐵論》

摘自《鹽鐵論校注》，（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中華書



局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一版。

三二、《新序》

摘自《新序校釋》，（漢）劉向編著，石光英校釋，陳新整理，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第一版。

三三、《説苑》

摘自《説苑校證》，（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

三四、《列女傳》

摘自《列女傳校注》（《四部備要》本），（漢）劉向編撰，錢塘梁端無非校注，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三五、《法言》

摘自《法言義疏》（《新編諸子集成》本），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三月一版。

三六、《新論》

摘自《新論》，（漢）桓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六月一版。

三七、《文子》

摘自《文子要詮》，李定生 徐慧君校注，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一版。

三八、《尹文子》

摘自《尹文子》（《百子全書》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三九、《列子》

摘自《列子集釋》，楊伯峻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十月一版。

四〇、《尸子》

摘自《尸子》（《百子全書》本），（清）孫星衍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四一、《易林》

摘自《焦氏易林》（《百子全書》本），（漢）焦贛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四二、《論衡》

摘自《論衡校釋》，黄暉撰，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二月第一版。

四三、《牟子》

摘自《牟子》（《理惑論》）（《百子全書》本），（漢）牟融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四四、《漢書》

摘自《漢書》，（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二月第一版。

四五、《白虎通》

摘自《白虎通疏證》，（清）陳立撰，吴則虞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版。

四六、《東觀漢記》

摘自《東觀漢記校注》，（東漢）劉珍等撰，吴樹平校釋，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一版。

四七、《潛夫論》

摘自《潛夫論箋校正》（《新編諸子集成》本），（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中華書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版。

四八、《孟孝琚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四九、《富春丞張君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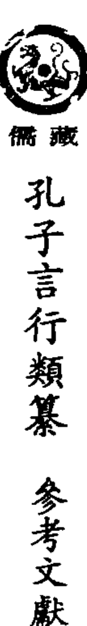
五〇、《魯相謁孔廟殘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五一、《國三老袁良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五二、《獨斷》



摘自《獨斷》（《百子全書》本），（漢）蔡邕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五三、《琴操》

摘自《琴操》（《叢書集成》初編本），（漢）蔡邕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五四、《越絶書》

摘自《越絶書》（《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明雙柏堂本）一九三六年縮印本。

五五、《吴越春秋》

摘自《吴越春秋》（《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弘治刻本）一九三六年。

五六、《古微書》

摘自《古微書》（《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本），（明）孫瑴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五七、《易緯是類謀》

摘自《易緯是類謀》（《叢書集成》初編影印《聚珍版叢書》本），（漢）鄭玄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五八、《易緯乾鑿度》

摘自《易緯乾鑿度》（《叢書集成》初編影印《聚珍版叢書》本），（漢）鄭玄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五九、《易緯乾坤鑿度》

摘自《易緯乾坤鑿度》（《叢書集成》初編影印《范氏二十一種奇書》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六〇、《易緯坤靈圖》

摘自《易緯坤靈圖》（《叢書集成》初編影印《聚珍版叢書》本），（漢）鄭玄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六一、《武斑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八月第一版。

六二、《武梁祠堂畫像題字》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六三、《乙瑛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六四、《孔謙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六五、《孔君墓碣》

摘自《金石萃編》，王昶輯，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

六六、《益州太守無名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版。

六七、《禮器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六八、《孔宙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六九、《老子銘》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七〇、《山陽太守祝睦後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七一、《衡方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二、《史晨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三、《史晨後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四、《孔彪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五、《魯峻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六、《魯峻石壁殘畫像》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七七、《相府小史夏堪碑》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七八、《孔褒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七九、《張遷碑》

摘自《漢碑集釋》，高文著，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

八〇、《禮殿聖賢圖》

摘自《古今書刻》，（明）高儒著，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版。

八一、《風俗通義》

摘自《風俗通義校釋》，（漢）應劭撰，吴樹平校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

八二、《正部論》

摘自《正部論》（《玉函山房輯佚書》本），（漢）王逸撰，光緒壬辰（一八九二年）湖南思賢書局印行。

八三、《昌言》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八四、《政論》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八五、《申鑒》

摘自《申鑒》（《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文始堂刊本影印）一九三六年。

八六、《典論》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八七、《中論》

摘自《中論》（《百子全書》本），（漢）徐幹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八八、《政要論》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八九、《心書》

摘自《心書》（《百子全書》本），（三國）諸葛亮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九〇、《孔子家語》

參閱湖北叢書本《孔子家語疏證》（陳士珂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孔子家語》。

九一、《孔叢子》

摘自《孔叢子》（《四部叢刊》初編本），孔鮒撰，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明翻宋本）一九三六年。

九二、《魏魯孔子廟碑》

摘自《隸釋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九三、《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廟詔》

摘自《隸釋 隸續》，（宋）洪适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十



一月第一版。

九四、《曹植集》

摘自《曹植集校注》，（魏）曹植著，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

九五、《阮籍集》

摘自《阮籍集》，（魏）阮籍撰，范欽、陳德文校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五月第一版。

九六、《嵇康集》

摘自《嵇康集校注》，戴明楊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

九七、《體論》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九八、《典語》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九九、《三國志》

摘自《三國志》，（晋）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二版。

一〇〇、《搜神記》

摘自《搜神記》，（晋）干寶撰，汪紹楹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〇一、《物理論》

摘自《物理論》（《叢書集成》初編本），（晋）楊泉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一〇二、《博物志》

摘自《博物志》（《百子全書》本），（晋）張華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〇三、《高士傳》

摘自《高士傳》（《四部備要》本），（晋）皇甫謐著，南城張斯涵校，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一〇四、《傅子》

摘自《傅子》（《百子全書》本），（晉）傅玄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〇五、《袁子正書》

摘自《群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一九三六年。

一〇六、《華陽國志》

摘自《華陽國志校注》，（晉）常璩撰，劉琳校注，巴蜀書社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

一〇七、《抱朴子内篇》

摘自《抱朴子内篇校釋》（《新編諸子集成》本），王明著，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二版。

一〇八、《抱朴子外篇》

摘自《抱朴子外篇校釋》，楊明照撰，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〇九、《陶淵明集》

摘自《陶淵明集》，逯欽立校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五月第一版。

一一〇、《後漢書》

摘自《後漢書》，（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一一、《世説新語》

摘自《世説新語箋疏》，余嘉錫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

一一二、《宋書》

摘自《宋書》，（梁）沈約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十月第一版。

一一三、《拾遺記》

摘自《拾遺記》，（晉）王嘉撰，（梁）蕭綺録，齊治平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

一一四、《弘明集》

摘自《弘明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九三六年縮印本。

一一五、《金樓子》

摘自《金樓子》（《百子全書》本），（梁）孝元皇帝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一六、《述异記》

摘自《述异記》（《百子全書》本），（梁）任昉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一版。

一一七、《文心雕龍》

摘自《文心雕龍今譯》，周振甫著，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一八、《水經注》

摘自《水經注》，（後魏）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一九、《詩品》

摘自《鍾嶸詩品校釋》，呂德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二〇、《齊民要術》

摘自《齊民要術今釋》，石聲漢校釋，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二一、《南齊書》

摘自《南齊書》，（梁）蕭子顯撰，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一月第一版。

一二二、《高僧傳》

摘自《高僧傳》，（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海山仙館叢書道光丁未鐫。

一二三、《文選》

摘自《文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二四、《北魏張猛龍碑》

摘自《金石萃編》，王昶輯，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二五、《北魏元昭墓志》

摘自《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趙萬里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二六、《東魏魯孔子廟碑》

摘自《金石萃編》，王昶輯，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二七、《北齊夫子廟碑》

參閱《金石萃編》，王昶輯，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闕里文獻考》，乾隆二十七年序本卷三十三。

一二八、《魏書》

摘自《魏書》，（北齊）魏收撰，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六月第一版。

一二九、《顏氏家訓》

摘自《顏氏家訓集解》，（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

一三〇、《劉子》

摘自《劉子》（《百子全書》本），（北齊）劉晝撰，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

一三一、《山東通志》

參閱四庫本《山東通志》。

一三二、《幸魯盛典》

參閱四庫本《幸魯盛典》。

一三三、《唐會要》

參閱四庫本《唐會要》。

一三四、《唐文粹》

參閱四庫本《唐文粹》。

一三五、《全蜀藝文志》

參閱四庫本《全蜀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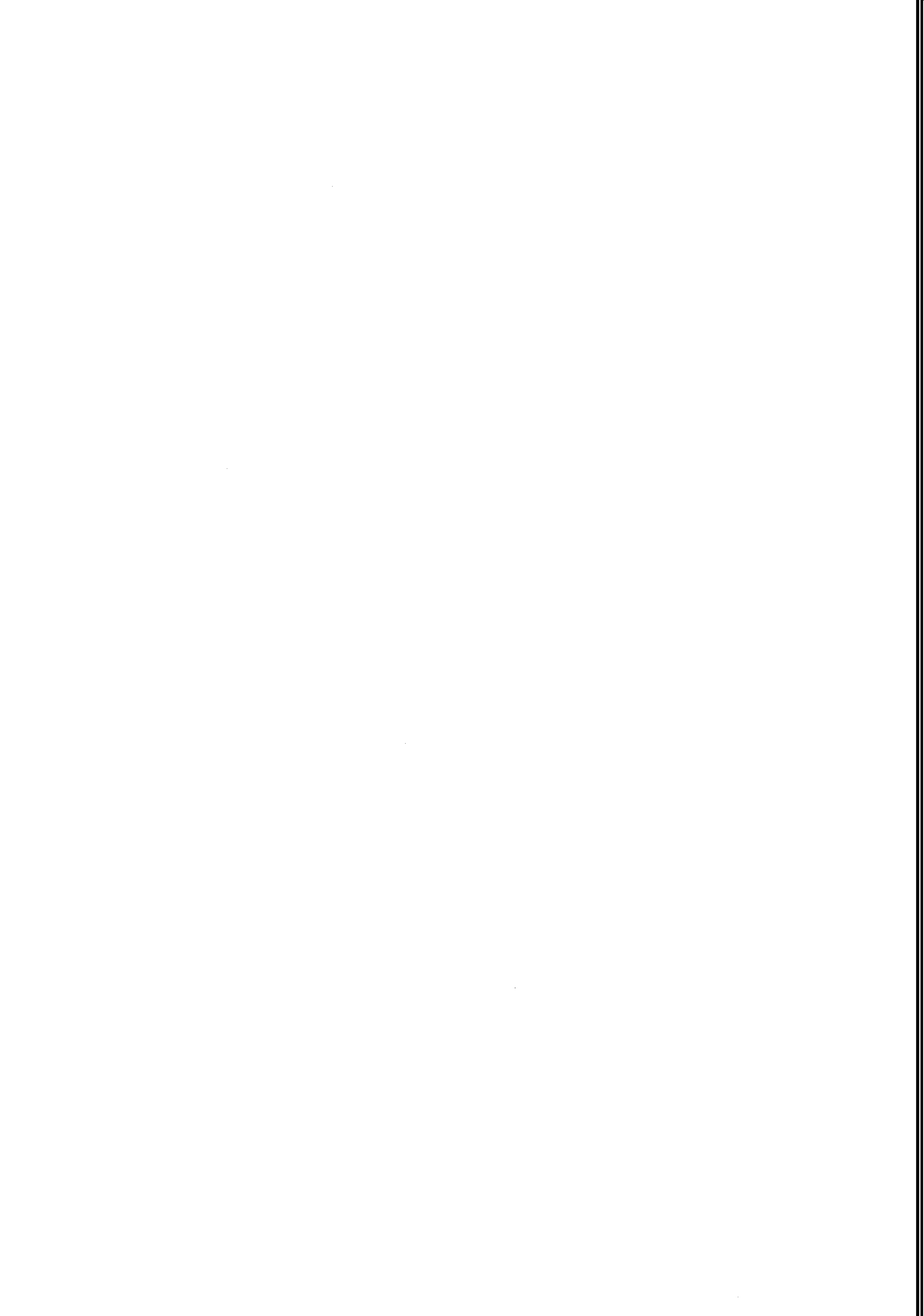
一三六、《王子安集》

參閱四庫本《王子安集》。

一三七、《楊炯集》

參閱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楊炯集》、四庫本《盈川集》、四部叢刊本《盈川集》。

一三八、《昌黎文集》
參閱四庫本《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一三九、《柳先生集》
參閱四庫本《五百家注柳先生集》。
一四〇、《李北海集》
參閱四庫本《李北海集》。
一四一、《劉賓客文集》
參閱四庫本《劉賓客文集》。
一四二、《樊川文集》
參閱四庫本《樊川文集》。
一四三、《五禮通考》
參閱四庫本《五禮通考》。
一四四、《騎省集》
參閱四庫本《騎省集》。
一四五、《日下舊聞考》
參閱四庫本《日下舊聞考》。
一四六、《文苑英華》
參閱四庫本《文苑英華》。
一四七、《册府元龜》
參閱四庫本《册府元龜》。
一四八、《舊唐書》
參閱《舊唐書》，(後晋) 劉煦等撰，中華書局。
一四九、《全唐文》
參閱《全唐文新編》，周紹良編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八月。
一五〇、《五代會要》
參閱《五代會要》，(宋) 王溥，中華書局本。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

李冬梅 輯録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六十五卷，李冬梅輯錄並校點

孔子首創私人講學之風，其門人弟子號稱三千。弟子承其遺風，蔚爲學派，名曰「儒家」。《孟子》屢稱「七十子」，似孔子高弟凡七十人。《呂氏春秋・遇合》也稱「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然《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則孔門高弟爲七十二人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檢傳中所錄，確爲七十七人，其中見於《論語》者二十七人。但今本篇名則曰《七十二弟子解》，篇末又曰「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是《史記》及《家語》均各自相矛盾，不知何故？漢代文翁《禮殿圖》刻畫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中林放、蘧伯玉、申根、申黨四人，爲《史記》、《家語》所無。蘇子由《古史》著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而兼錄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博採諸書，增多十有四人。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又增賓牟賈、左丘明二人。孔門弟子，人數究竟爲何，具體名氏又爲何，可謂衆說紛紜。然孔門記錄，終以《論語》爲較可信。故今遂以《論語》爲主，參以《史記》、《家語》及其他史料記載，考辨確實可靠者、或雖有異議卻尚有所據者，合計爲百人。

據司馬遷所考證的孔門弟子國籍來看，孔門弟子來自于當時的各個諸侯國，有魯、齊、衛、陳、晉、宋、蔡、秦、燕、楚、吳等國，其中以魯國爲最多。孔子教育弟子有其特有的要求和方法。他提出教育的總條目是「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遊於藝」。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始終貫穿着啓發式和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正是因爲這種注重個人主動性和優勢性的教育方法，使孔門出現了各式德才兼備的人才。《論語・先進》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些都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此外還有曾子、子張、公西華、原憲等人，可謂人才濟濟，盛極一時。司馬遷說：「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從先生者七十人。」（《孟子・離婁下》）說明曾子的弟子也有七十人之多，更不用說子游、子夏之弟子了。《韓非子・顯學》亦云自孔子死後，儒分爲八，其中就有「子張之儒」、「顏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等，這些都表明了孔學傳授的盛況。

關於七十子的記載，除散記於歷代史料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保存了比較可信的材料。《孔子家語》中也有關於孔門弟子的記載，但今本《家語》已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原書，恐不可完全信據。此外，清人馬驌《繹史・孔門諸子言行》、李鍇《尚史・孔子弟子傳》及《孔子門人》輯錄了歷代史料中的一些孔門弟子資料，可備參考。對於孔門弟子，歷代學者都曾作過一些考證，如蘇轍《古史・孔子弟子列傳》、戴表元《剡源文集・孔子弟子傳總論》等，其中以清人考述爲重。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及《孔子門人考》、秦瀛《小峴山人文集・仲尼七十子考》、金鶚《求古錄禮說・孔子弟子考》、張澍《養素堂文集・孔門弟子名字釋》、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四配十哲考》、俞樾《賓萌集・釋孔子弟子三千人》、崔述《洙泗考信餘錄》、梁玉繩《史記志疑》及《人表考》等。近人劉汝霖《周秦諸子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蔣伯潛《諸子通考》等也都對孔門弟子有所考辨。近又有李啓謙《孔門弟子研究》、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以及李啓謙、王式倫編的《孔子弟子資料彙編》。這些考述和研究孔門弟子的專門論著，對於研究孔門思想以及儒學的發展和演變等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此外，九十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更是爲我們研究孔門弟子提供了更爲原始的材料。然目前卻還缺乏一種將上述資料和研究成果滙總並將其加以分類編纂的著述。這即爲我們要編著這部《類編》的原因所在。

凡例

一、本書旨在搜集有關孔子弟子的一切資料，並加以分類編録。

二、本書所收資料之時限，原則上分爲兩段。第一段爲從先秦至南北朝，資料來源包括經、史、子、集各部的古籍以及出土文獻。第二段爲從隋至清末，資料來源主要集中于正史和文集，而文集中則以單篇論述爲重，其餘從略。

三、資料的編排以人物爲中心，先後順序依照李啓謙所著《孔門弟子研究》的次序編排。在分編弟子資料之前，有一通錄。將總論或不易剪裁的資料按其所述內容分爲四類，分別爲傳記類、輯評類、紀念類、博攷類。分編資料按其資料的多寡、內容則分爲八類，依次順序爲傳記類、紀事類、佚言類、輯評類、傳奇類、寓言類、紀念類和博攷類。

四、所引資料，大體按照其問世的時間先後進行編排。文獻稱引採用作者、書名、篇名的方式。對於二十四史等人人皆知的文獻，則省略作者名。以作者名命名的文獻，不再出作者名。而對於同一文獻中每段資料的先後順序，則按照該段資料在該書中的前後位置進行編排。

五、本書資料採用的是圈點的標點方式，除依據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已出版的標點本外，對尚無標點的其他原文也進行了圈點。在古文獻中遇到有缺文和衍文時，爲保持原狀，一律按原文照錄。缺字以□爲記，衍文、脱字、訛字隨編者校注的文字於卷末標出，並採用完全標點式。

引文資料中需要省略的文字以小一號「略」字標記。

六、引文資料係從古文獻中剪裁而來，爲避免因剪裁而使事件要素不清楚，則補以紀年、年月或人物，並置於〈〉中。

七、本書所引文獻，共計二百餘種。按照經、史、子、集、出土文獻的分類方式，附録於書末，以作參考。

八、本書所引出土文獻，字體均採用現代通行字。不可辨識的字用□代替；疑字加□；字數不詳用……；釋文外所補字置於〔〕內；異體字、通假字一般隨文注出，寫入（）內；訛字寫入〈〉內；原文獻所存墨釘，合字符等一律保留。

九、本書參考了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李啓謙、王式倫二先生所編《孔子弟子資料彙編》一書，在此表示谢意。与李王二先生的书相比，本《類編》所録资料，无论在时限还是范围上，都有所突破，編排體例也有一定創新。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目録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一

總傳類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

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

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

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顔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

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

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恤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顔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顔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恆。
顔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顔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

毁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爲篇、疑者闕焉。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

總傳類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户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並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行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

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1]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强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

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丕茲、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亥、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亥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耕、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

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揩、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

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罕父黑、字子索。

公西蒧、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子里。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伉、字子籍。
公賓、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石作蜀、字子明。
邽巽、字子斂。

施之常、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
樂欬、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忠、字子蔑。
漆雕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横。
顏相、字子襄。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校記

①者：原作「曰」，據《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玉海》卷四六、《記纂淵海》卷六二改。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三

總傳類三

蘇轍古史孔子弟子列傳　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弟七十七人。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凡十人而已。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父曰顏路。少孔子三十歲。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之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蓋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爲不可得而回之嘆夫子亦以爲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嘗使言志，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蚤死，孔子哭之曰：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門人欲厚葬顏子，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後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贊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貳過也。

蘇子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季氏欲使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魯人也。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父不賢、人或疑之、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蘇子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

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

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嘗問於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蘇子曰、太史公言、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氏惜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賜嘗從孔子、求爲己目。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弟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聞之、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世之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屢黜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之君臣爲多。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鄖之會、吴以衛人殺其行人、且姚、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今吴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太宰嚭説、乃舍衛侯。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及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于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子貢終老於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貲、家累千金。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此其病也。

蘇子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焉、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①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在陳、冉求歸魯、爲季氏家臣。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冉求帥左。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求既有功於魯、季氏乃使人以幣召孔子而復之。然求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

也。故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路以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然其爲人、厚於孝友、篤於信義。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孔子誨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後除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言人

之信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於人也無宿諾。孔子稱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嘗使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子之爲魯司寇也、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成圍之、弗克。既而孔子去魯、子路從之、周旋陳蔡之間、與孔子皆歸魯、復與冉有爲季氏家臣。季氏之伐顓臾、亦莫能止也。然魯人甚賢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莫而不成禮。它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之未學也、鄉黨之勇夫也。

及其既學、則賢於人者遠矣。然而闇於大道、卒以此死於難。孔氏之門人、顔子最賢、其得於師也深、與之言不違如愚、雖門人亦莫能盡知也。子貢之辯、子路之勇、皆卓然有立於衆、衆所謂賢於顔子者也。然子貢之明、自以爲不如。至子路、則嘗不服矣。子謂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子路亦未必信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欲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予將欺天乎。子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鼓瑟、爲北鄙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其仕季氏也、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故

誨之以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孔子之所以戒之者至矣。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爲好鬬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之中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蘇子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

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烏乎、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

言偃、字子游、吴人也、少孔子四十五歲。其學於禮爲詳。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矣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它日、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衛司寇惠子之喪、其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習詩、能通其義。或曰、今毛詩叙、子夏之遺説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孔子行、遇雨、無蓋。弟子欲假蓋於子夏氏。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與人交、即其所長、辟其所短。乃止。孔子没、子夏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吊之、子夏曰、予何罪。曾子譏之。

蘇子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埽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貢所謂誣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爲人、外矜莊而寡誠信、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子爲之作孝經。其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瓜而傷其根、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爲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爲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吊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與子貢亦吊、閽弗内也。二子入其廐而修容、子貢先入、閽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閽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烝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烝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少孔子三十九歲。子

游爲武城宰、稱之於孔子、然子羽狀皃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原憲字子思、魯人也。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憲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迎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也。孔子謂長可妻。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仲子也。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适嘗問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次鄙之、未嘗屈節於人。孔子嘆之。

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

華侍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晳之爲人、狂而直。季武子死、晳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也。

蘇子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己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與其子回各異時事孔子。回死、貧無以葬、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

齊人田子莊何何、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子路爲季氏宰、以子羔爲費宰。及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有刖者爲衛守門、及其出也追者至、門者匿之其室。子羔曰此子報怨之日也。而反逃我何也。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君子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子羔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羔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少孔子十一歲。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僚、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本宋桓氏。其兄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吴。吴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已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嘆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未達。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蘇子曰、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皋陶爲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三歲。其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既没、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

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它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

蘇子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没、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於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説、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屢稱之。嘗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施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梁鱣、字叔魚、齊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居二年而有子。

顔幸、字子柳、魯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也。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也。賢而有勇、以其私車五乘從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

秦商字丕兹、魯人也。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少孔子四歲。

顏刻、字子驕、魯人也。孔子將適陳、過匡、刻爲僕、以其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爲陽虎、遂止孔子。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孟子所謂狂者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齊豹將殺公孟、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陳亢、字子禽、陳人也。少孔子四十歲。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與宓子賤皆仕者也。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斂、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蒧、字皙。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祈、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邦、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齊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皙。

邽巽、字子歛、魯人。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録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並録之、凡七十九人。

戴表元剡源文集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録其所嘗從遊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黨里、有不諭其爲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略、紛紛去來、尚不能以一槩。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説、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葢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畧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校記

①足：原作「力」，據《論語・雍也》改。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四

總傳類四

李鍇尚史卷八十三孔子弟子傳　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新論、顏淵感中台星。又曰、顏回重瞳。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史記史記多采魯論以爲傳、今童稺皆習知之、故謹載精要而畧其餘。家語、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敢問其次。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人勉之。又曰、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又曰、顏淵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又曰、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又曰、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也、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又曰、顏淵將西遊、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必免于患矣。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韓詩外傳、顏淵問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亦且可乎。孔子曰、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

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不能匿之。說苑、顏淵問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

子路入見孔子。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又曰、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于天、下槩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寸兵斗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又有複出文、作景山。語畧同。家語亦同。按諸說並非是。

仲孫何忌問于顔淵曰、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淵曰、智莫如豫、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叔孫州仇即武叔。見未仕于顔淵、淵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顔淵謂子貢曰、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家語

家語又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子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乎。子曰、何以知之。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回竊以音類知之。使人問哭者、曰、父死、賣子以塟、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識音矣。又曰、魯定公問于顔子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馬將佚。定公不説、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也。後三日、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促駕召顔子。曰、東野畢之馬將佚、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①、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説。衡波傳、孔子使子貢往、久而不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顔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

賜至清朝也。子貢果朝至。按家語說非是、衝
波尤謬妄。
淵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列子、顏
子壽十八。後漢書、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諸說
並誤、顏子卒于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
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
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史
不書卒年、而云年二十九、髮盡白、亦誤。當是
三十九也。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
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
四隣。懿子問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
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
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
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
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晏子、仲尼居處
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
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
回、騫、雍侍。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
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
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
以六子自勵也。聖人齋莊中正、以立身、惡得
有此二說。非是。
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禮記檀弓
家語、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
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
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按
淵死當在哀公時、作定公誤。韓詩外傳、顏淵
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論衡、顏淵與
孔子上魯泰山。孔子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

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又曰、顏淵困于學、以才自殺。韓說差近、論衡太謬。新論、顏淵命短、蓋慕孔子、傷其年也。又曰、顏淵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曾子孝于父母、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嘗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恐虧其禮、非孝子之道也。孟子

說苑、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起、進曰、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父也、索之未嘗不在側、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孝、孰大乎。莊子注、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絶糧而後蘇。抱朴子、曾子耡瓜、三足烏萃其冠。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曾皙使曾子、過期而不至。人見曾皙曰、無乃畏邪。曾皙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而欲去、母曰、願留、參方到。即搤其臂。曾子臂立痛、即馳至、問母、母曰、今者客來、吾搤臂以呼汝耳。論衡

孝子傳作樂正來侯參。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琴操、曾子事孔子十餘年、眷然念二親、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

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又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淮南子、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又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詩疏、曾子見益母而感。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記內則

又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記祭義

仲憲即原憲。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記檀弓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

爲可見、所以説近也。近者説則親、遠者説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行也。吕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宫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顔色、説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後用之、可謂善養矣。大戴禮、曾子曰、忠者、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于口、煩言不及于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微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2]、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又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又曰、單離居[3]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愛而敬。父母之行中道則從、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由己爲无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之行中道、則兄事之。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内、不養于外、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于内、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養之也。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中道、則正以使之。不正④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節録。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然而喜樂、其逮親也。既歿後、南遊于楚、得尊官、猶北鄉而泣、悲不逮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淮南子、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爲之止。孝子傳、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曰、母在、不知生魚味、遂終身不食。

曾子去妻、藜烝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絶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藜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家語、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曰、藜烝小物耳、欲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韓詩外傳、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人也。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妻曰、與兒

戲耳。曾子曰、兒非與戲也。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與孟母買豚同。説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記檀弓

大戴禮、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之有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説、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説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

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又曰、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官殆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⑤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餘同戴說。

曾子嘗曰、入其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鄉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可謂善安身矣。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于人。曾子侍、曰、參昔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家語

荀子、曾子曰、無内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又曰、同遊而不見愛、吾必不仁。交而不見敬、吾必不長。臨財而不見信、吾必不信。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淮南子、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各得所便。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又曰、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内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

必内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争、知慮微達而能不愚。博物志、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我惡矣。中論、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又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大戴禮有主言、制言、立事、天圓記、有檀弓、曾子問、雜記、並文繁不載。

子夏嘗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三樂也。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又曰、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曾子曰、夫子瑟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夫參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以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孔叢子作閔子。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説苑、魯人攻鄪、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攻鄪、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按春秋無鄪國、且謂魯爲寇、曾子不爾也。晏子、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

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所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擇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荀子、説苑並同。韓非子、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正身于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説頗謬。

閔損、字子騫、康成注、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家語作五十歲、非。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史記、家語、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孔子、語多涉大戴禮、非是、閔子未嘗宰費也。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家語説苑、閔子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謂婦曰、汝欺吾、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孝子傳畧同。琴操、崔子渡河操、閔子騫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嘗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繫石自沈而死。

冉耕、字伯牛、康成注、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並以爲少孔子七歲。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矣夫。史記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淮南子、顏回、季路、子夏、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季路葅于衛、子夏失明、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

冉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康成注、魯人。家語、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史記

論衡、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按此伯牛、仲弓似父子、殊謬。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不刑⑥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家語。餘文繁不載。

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刑省、今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繁。又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鰥寡、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冉求、字子有、康成注、魯人。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老友朱庸若曰、冉有與季路並驅、不當少長二十年、說似近。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性多謙讓、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不可以加刑、庶人不可以治于禮乎。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無別者、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

不忠者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正以呼之、爲之諱以媿恥之。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冉有又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爲竊盜靡法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有度則民知所止、則不犯。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殺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既明、則民不犯。鬬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幼無序。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源生于嗜欲不節、禮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欲而明好惡。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或未化、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三皇五帝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家語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不成君子。昔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于孔子、遂爲顯士。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使之、遂絶其謀、秦王立爲上卿。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于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繆公立爲相。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文王用之、封于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爲相。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于後世、非

學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然後成君子。

按姚賈監門子、見國策、當始皇時、韓說誤。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尸子、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又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又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奏中聲以爲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小人之音、亢麗微末。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匹夫之徒、曾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又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論衡、子路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耳。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猛氣消損、卒能政事。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貧賤不能屈節以求伸、不足以論乎人之域

矣。子曰、君子之行己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是以雖屈而不毁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又問曰、有人于此被褐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家語

荀子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說苑子路問曰、請釋古之學而行古之意、可乎。子曰、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夫死、爲之納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又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子曰、幼敏而好學、壯有勇而不屈、老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夫有道、又誰下哉。子曰、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又曰、子路問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立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是無媿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襄公不知說也。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自裁也。事所射之君、知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死之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由汝不知也。論衡子路問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子曰、蓋取其名也。蓍之爲⑦言耆、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中壘說多附

會東夷蒼梧之論尤荒謬。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記檀弓

家語、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致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于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禮、死事盡思者也。韓詩外傳、子路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手足胼胝、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子曰、意者身未敬耶。色不順耶。辭不遜耶。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勞以事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孔叢子、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不忍、況二三子于由之所親乎。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記禮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去魯、蓋將適衛。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記檀弓

說苑、子路將行、辭于仲尼。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又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爲蒲大夫、衛邑。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家語同。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茂、此其忠信以寬、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政不擾也。韓詩外傳同。荀子、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說苑、子路爲蒲令、春修溝瀆、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與人修溝瀆而民多匱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止之、何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

而以私饋之、是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罪矣。韓非子以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時事。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⑧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于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于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壓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史記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焉、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記檀弓

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子路赴衛亂、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韓詩外傳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哭、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糲食未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

易、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新書、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又卷八十四孔子弟子傳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衡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朽者既枯、于斯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其能改三年之喪哉。父母天地也、天崩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

宰我問五帝之德。孔子曰、予非其人也。史記。五帝問見大戴禮、說文、離、不具録。

宰我曰、予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

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記祭義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宰⑨于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雲禜、所以祭水旱也。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于予、取其言之近類也。于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

孔叢子又曰、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衆賓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乎。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非也。夫三折股爲良醫、梁丘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家語、宰予仕齊、爲臨淄大夫、與田常爲亂、夷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攻田成子、令于軍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鹽鐵論、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

于檀臺。按左傳鬭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田常所殺。家語誤爲宰我、史記因之、諸説亂之並疎、謬可笑、今删正。

端木賜、衞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有子貢游説而存魯、弊齊、破吳、霸越事、荒謬不載。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記聘義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者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禮、似義。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又問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相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有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家語、韓詩、說苑略同。

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夫子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有所不知乎、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于太廟之北堂、

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説邪。匠過絶邪。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上⑩、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

荀子又曰、子貢問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于妻。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韓詩外傳畧同。

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子產、晏子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又問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儉、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家語

説苑、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

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子產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于是季孫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

新序、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絶矣。故曰、罰得則姦止、賞得則下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後漢書注引。今本無。尚書大傳子貢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呂氏春秋、詩云、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爲重。仲尼曰、知治之道也。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道者斷其手。子貢曰、罪輕罰重、古人何大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說苑、魯國之法、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移風易俗、而教導

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贖而受金爲不廉、則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又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子何言吾師之名。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不成其任。琴瑟不絞、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家語、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⑪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

卒終于齊。史記

論衡、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爲行而折足兇。孔子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吉。魯伐越果克之。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魯無克越事、二說並謬。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家語作三十五歲。許慎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字子游。特習于禮、以文學著名。家語

曾子弔于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謂主人已祖奠、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賓至而爲之暫反至明日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謂勝予出祖之言。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蘭。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變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文子悟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即彌牟。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叔孫武叔之母死、魯叔孫州仇也。既小斂、舉者出户、出户袒、且拔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公叔木衛公叔文子發之子。

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小斂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記檀弓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記曾子問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禮始死廢牀而置尸于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子游曰、諾。縣子名瑣、知禮者。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襲于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于地。司士知禮而請、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如禮自己出、故縣子譏之。衛司徒敬子死、名未詳。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慮賢者過于情、故立哭踊之節、所以殺之。有以故興物者。慮不肖者不及情、故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句疑誤。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莫。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葬、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記檀弓。記禮運有仲尼與蜡、言偃問禮事、文繁不録。

子游仕爲武城宰。家語

説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仁⑫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産死、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産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史記

衛人、習于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

家語、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

家語、又曰、子夏問于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人莫知其情、惟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魚鳥生陰而屬于陽、故皆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

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牡、至陽主牝。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大戴禮同、而以爲孔子之言。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

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聞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記孔子閒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

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及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記檀弓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聖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于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子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乎。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無人亦樂、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

尚書大傳、孔叢子並同。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

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韓詩外傳

說苑、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矣。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家語

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曰、賜之辯賢于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

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淮南子無子張。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于饑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尸子

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中論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黄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新序同。詩外傳又有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而子夏往與悁論勇于靈公前、説支離不載。

孔子既沒、子夏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史記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記檀弓

又卷八十五孔子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

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家語、孟子注、琴張子

張也。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甚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按琴張、琴牢也、說誤。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記仲尼燕居。家語同。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有[13]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14]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内、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

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争、争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説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説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説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于治事。勞於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右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絶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不知民之性、達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⑯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

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其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孔叢子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孔叢子、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又曰、書曰、若保赤子。子張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又曰、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

以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之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又曰、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繢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又曰、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曰、夫山者、巋然高。曰、高則何樂爾。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記檀弓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

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搤腕、疾言噴噴、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說苑、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意不平。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外傳抑子夏太甚、新序好龍之說、有似戰國辨士語、附著之、以廣所聞。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作四十九歲。狀貌甚惡。

水經注、澹臺子羽齎千里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攘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索引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

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史云貌惡、而家語以爲君子之容、語正相反。博物志、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讎。遂使勿葬。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家語作三十歲。

仕於魯、爲單父宰。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寡人不肖、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矣。至單父、

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熟矣、今齊冦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冦。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冦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然曰、今玆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冦。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巫馬期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家語

呂氏春秋同。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說苑、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朋友益疏、所亡者三也。孔子復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

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與趙策馮忌說同、見說客傳。韓非子、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於田常。宋書、畢萬保軀、宓賤殘領、按闕止事誤宰我、已見前。宓賤死事、當亦誤。

儒家宓子十六篇、又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漢書

高柴、字子皋、又作羔。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家語作四十歲。齊人。鄭康成注衛人。高氏之族、長不過六尺、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家語

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仕魯爲成宰、家語作武城宰、誤。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魯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記檀弓

後與子路俱仕衛。衛蒯聵與孔悝作亂、子路聞之馳往、遇子皋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皋卒去、子路死之。史記

說苑、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人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行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韓非子同、而以孔子爲衛相、人惡孔子於衛君、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誣甚。文選注、衛蒯聵亂、子皋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乎。

原憲、檀弓作仲憲。字子思、宋人。康成注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家語

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作隱於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藋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史記。韓詩外傳語繁而同。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蔡人。康成注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家語

孔叢子、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⑰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按說苑、馬人嘗事臧氏三世、與開不仕者正相反、非開明矣。而弟子中又無所謂漆雕馬人者。家語作漆雕憑、亦無之。

有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三十三歲。史記作四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家語

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

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孤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即歸、不留賓客有事也。國君七個⑱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史記、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夫子時。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師事有若、史不知何所本。謬悠之言、不足徵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記檀弓

公西赤、字子華。康成注、魯人。家語同。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

束帶立朝、閒賓立⑲之儀。家語

孔叢子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南宮縚、一名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爾毋從從爾、從從、高也。爾毋扈扈爾。扈扈、廣也。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

寸。記檀弓

索隱、即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康成注亦同、並誤、說見後。

巫馬施、字子旗。康成注、魯人。家語、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史記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而嘆曰、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也、使汝願者。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家語

曾蒧、字晳、曾參父、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

司馬耕、家語、司馬黎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性躁、好言語。兄桓魋行惡、嘗憂之。家語

樊須、字子遲。康成注、齊人。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家語。史記、少三十六歲。按哀十一年清之戰、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蓋少孔子四十六歲、至此裁二十三歲、故云弱。

公晳哀、字季次。家語作公晳克。魯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潛夫論、顏原、公晳困餓於郊野。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名芝。孔子以其子妻之。史記

海録、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嗜嗜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張華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史記作宏、誤。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作橋疵、魯人。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漢書作周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史記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

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顔幸、字子柳。康成注、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記檀弓。註、子柳、魯叔皮之子、子碩之兄。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家語、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伯寮、史記作繚、或云卽申繚。字子周。史記。馬融注、魯人、弟子也。文翁禮殿圖有、家語無。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伯虔、字子析。家語作伯處、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孫龍、字子石。孟子、趙人。康成注、楚人。家語作公孫寵、衛人。詳趙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

說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說苑、子石登吳山、四望而歎曰、嗚

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志而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抉耳、崇侯虎順紂之欲、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不逢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史記、自公孫龍已右、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

冉季、字子產。史記。康成注、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史記。家語作公祖茲。

秦商、字子丕。史記。康成注、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厪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蘇轍古史、少四歲、說似近。

申黨、字周。史記。正義、魯人。或作棠、即申棖。家語、申續、字子周。或作續。按鄭康成云、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是申續即申棖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申棠亦即申棖也。

顏之僕、字叔。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字子叔。

榮旂、字子祺。史記。家語、榮祈、字子顏。

縣成、字子祺。康成注、魯人。家語、縣成、字子橫。

左人郢、字行。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左郢、字子行。

燕伋、字思。史記。家語、燕級、字子思。

薛邦、字子從。家語。史記、鄭國、字子徒、蓋誤薛爲鄭、避漢諱、邦作國。

秦非、字子之。史記。康成注、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史記。家語、字子常。

顏噲、字子聲。史記。康成注、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史記。康成注、齊人。廣韻作少叔乘。

原亢籍。史記。家語、原亢、字籍。正義亢作冗。

樂欬、字子聲。史記。正義、魯人。家語作樂欣。

廉絜、字庸。史記。康成注、衛人。家語、字子曹。

叔仲會、字子期。史記。康成注、晉人。

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顏何、字冉。史記。康成注、晉人。家語、字稱。史記索隱引。

秦祖、字子南。史記。康成注、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史記。康成注、魯人。

顏高、字子驕。史記。家語、名産。

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使孔子爲次、游過市。孔子恥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漆雕徒父。史記。康成注、字子有。家語作從父、字子文。

壤駟赤、字子徒。史記。康成注、秦人。家語、字子從。

商澤。史記。康成注、字子季。家語、字子秀。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康成注、成紀人。家語作石子蜀。

任不齊、字選。史記。康成注、楚人。家語、字子選。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家語、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后處、字子里。史記。康成注、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之。

秦冉、字開。史記。家語無。

公夏首、字乘。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公夏守、字子乘。

奚容蒧、字子皙。史記正義、衛人。家語、奚蒧、字子偕。

公堅定、字子中。史記。康成注、魯人、或云衛人。家語、公肩、字子仲。

顏祖、字襄。史記正義、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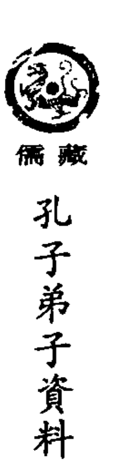
鄡單、字子家。史記。家語、縣亶、字子象。按鄡古作□、鄡□單、亶家象、並以音形之近而譌。以爲家語無者、誤。

句井疆。史記。康成注、衛人。家語、字子疆。

罕父黑、字子索。史記。家語、字子黑、一作字索。

狄黑、字皙。史記。家語、字皙之。

邽選、字子斂。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



諱改之。劉氏作邽巽。

孔忠。史記。注云字子蔑。

家語、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若弗知。親而弗信、莫若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家語作公西與。

公西葴、字子上。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字子尚。史記自冉季已後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四十二人。按公良孺、顏高、秦商、叔仲會、孔忠、家語並有事迹、是不見書傳者三十七人。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記檀弓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家語

莊子、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而歌。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舊說、家語無秦冉、顏何、鄡單、公伯寮、而有陳亢、琴牢、縣亶。按古本家語顏何字稱、縣亶即鄡單、公伯僚實愬子路、家語黜之、是所無者、唯秦冉一人而已。陳亢見經、琴牢見莊子。今增之。

孺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小戴禮雜記。孺悲欲見孔子、辭以疾、悲遂不得厠弟子之列。然如戴聖所紀、士喪禮由悲而傳、闕之非是。今增之。

公罔之裘。記射義

序點。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

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記射義

仲孫何忌孟僖子之子、懿子也。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

仲孫說、一作閱。懿子之弟、居南宮、曰南宮敬叔。禮康成注。敬叔、孟懿子之子仲孫閱。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南宮閱、一名縚。史記索隱南宮适、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則諸說並以南宮适與括、與縚、與仲孫閱俱爲一人。按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孔子弟子。初不言括、縚、則南宮括別是一人明甚。

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樂。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家語。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按敬叔無奔衛事、說由檀弓而誤。

孔璇。家語。事見前叔仲會。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爲衛司寇。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孔子。家語。檀弓記子蘭之喪、詳子游傳。

左丘明、魯太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嚴彭祖注漢書、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論衡、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杜預注、邱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荀崧曰、孔

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史通、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啖助曰、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此餘傳功最高者。按諸家並以丘明受業孔子。至宋趙匡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王安石疑左氏在孔子之後、並誤。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矣。按此則左丘明實爲國語、而作春秋傳者、又别有左氏、説又獨異。

廉瑀。文翁禮殿圖

林放。文翁禮殿圖

牧皮、事孔子學者。趙岐孟子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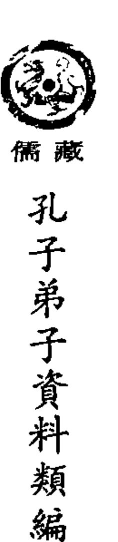
子服何、是爲子服景伯。魯峻石壁畫像

賓牟賈。注不言孔子弟子、然問樂、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汝。是亦弟子之禮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已久、何也。夫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王伐紂、病不得衆心、故先鳴鼓戒衆、久乃出戰。今舞象此。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望慕之情。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象及時伐紂、不可緩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有時而跪、以右足致地、而左足仰、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樂有貪商之聲。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言武王實有心取商、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20]賈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言久立于綴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將舞、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鷹揚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樂卒章、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爲一成。再成而滅商、自第二位至第三位而象滅商。三成而南、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反南、象克殷南還。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象伐紂後疆理南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自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自第三位而復於南頭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舞振鐸以爲節、舞者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之兵盛威于中國。夾而進、事蚤濟也。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於武王之事爲蚤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久立于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當作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于陳。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左東學在東郊、射歌貍首以爲節。右射騶虞、右西學在西郊、射歌騶虞以爲節。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記樂記

鞠語。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春秋。孔叢子同。

顏涿聚、史作濁鄒、左傳作顏庚。齊大夫。初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呂覽。史記孔子世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而于弟子列傳內



無顔涿聚。左傳黎邱之役、涿聚爲晉禽、見齊傳。史記七十七人外、增陳亢以下十七人、合九十四人。此外申棖、申續即申黨、鄭國即薛邦、不並編入。又莊子德充符篇有常季、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按莊子多寓言、不見他本、亦不敢以假託編入也。

又卷八十五孔子門人 歐陽子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

馯臂子弓。弓一作弘。楚人、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子弓。史記。應劭曰、子弓、子夏門人。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

橋疵子庸、疵一作庇。字子肩、魯莊公族。世子

商瞿受易、以授橋疵子庸。漢書。史記謂子弓授子庸。漢書謂子庸授子弓。

魏文侯名都、世本。名斯。受子夏經藝。史記

段干木、晉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呂覽。路史、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風俗通以爲姓段名干木、誤。

高行子、齊人。趙岐注

子夏授詩於高行子。徐整注

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陸德明注

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劉向別錄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記檀弓。又曰、曾子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大戴記作曾華。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而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誤。

公羊高、齊人、子夏傳春秋與公羊高。戴宏春秋論。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

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穀梁赤、魯人、子夏弟子。風俗通。糜信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曰名俶、字元始。顔師古注名喜、受經於子夏。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康成注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記檀弓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記祭義。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作樂正子春。事與柳下惠同。

檀弓、魯人、善於禮。陸德明言義。胡寅曰、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公儀仲子、魯同姓。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禮、適子死、立適孫。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即子服何景伯。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記檀弓。孔穎達疏、檀弓在六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故知也。非孔門門徒、而于仲梁子㉑之下、康成注曰、魯人。孔疏云、魯有仲梁懷、仲梁、魯姓、故知是魯人。其說自相舛戾。按記檀弓與孔子同時、而云六國時人、誤。

沈猶行、曾子弟子。趙岐注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陽膚、曾子弟子。包咸論語章句

公明高、曾子弟子。趙岐注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犬馬、宣說之。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公明儀、子張弟子。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又爲曾子弟子。孔穎達疏

子襄、曾子弟子。趙岐注

公孫尼子、七十子之弟子。顔師古注

沈約曰、樂記取公孫尼子。劉巘曰、緇衣、公孫尼子作。

孺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漢書

世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顔師古注

世碩以爲人情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王充論衡

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漢書

景子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顔師古注

景子三篇。漢書

王史氏、七十子後學者。顔師古注

王史氏二十一篇。漢書

六國時人。劉向別録

李克、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顔師古注

李克七篇。漢書

芊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注

芊子十八篇。漢書

公孫段傳易於孔門者。公孫氏別有三人焉、一公孫龍、字子石。一趙人名龍、字子秉、爲堅白同異之辯者。一鄭大夫公孫段、字伯石。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縣亶父、子象、孔子門人。廣韻注。索隱亶作豊。家語無父字。記檀弓有縣子瑣、附著于下。

陳莊子齊陳恒名㉒、名伯。死、使人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于是與哭諸縣氏。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言喪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滕伯文殷時滕君。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又曰、絺衰總裳、非古也。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記檀弓。縣子瑣、或即是縣亶父、或別是一人、姑附見之。

公休哀、孔子門人。廣韻注

公析哀、孔子門人。廣韻注。疑即孔子弟子公皙哀。

盆成适、孔子門人。齊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

子禹、恐力不能合袝、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兇門而迎适。晏子春秋。孫奭曰、嘗欲學于孟子。誤。按孟子時、盆成括想别有一人、孫奭所注、蓋指彼耳。

校記

①攫：原作「玃」，據《荀子·哀公篇》、《孔子家語》卷五改。

②「行」下當脱「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一段文字，見《大戴禮記》卷四、《釋史》卷九五之一、《曾子全書》。

③離居：當倒，見《大戴禮記》卷四、《五禮通考》卷一八一、《孝經集傳》卷四、《曾子全書》。

④正：當作「中」，見《大戴禮記》卷四、《孝經集傳》卷四、《曾子全書》。

⑤哀：當作「衰」，見《説苑》卷一〇、《曾子全書》、《孔子集語》卷下。

⑥不刑：當作「以刑禁之」，見《孔子家語》卷七。

⑦「爲」下當脱「言」字。

⑧贖：當作「賁」，見《史記》卷六七。下同。

⑨宰：當作「牢」，見《孔叢子》卷上。

⑩上：當作「工」，見《孔子家語》卷二、《先聖大訓》卷五。

⑪子：當衍，見《太平御覽》卷四九九、《先聖大訓》卷五。

⑫仁：當作「人」，見《說苑》卷五。

⑬有：當作「由」，見《大戴禮記》卷八。

⑭從政：當倒，見右引。

⑮徵：當作「微」，見右引。

⑯統：當作「甑」，見右引。

⑰徵：當作「微」，見《說苑》卷一三、《太平御覽》卷七二六、《繹史》卷九五之四。

⑱個：當作「个」，見《禮記・檀弓下》。

⑲立：當作「主」，見《孔子家語》卷九。

⑳牢：當作「牟」。

㉑予：當作「子」，見上文。

㉒名：當作「之孫」，見《禮記注疏》卷八《檀弓上》、《禮記集說》卷一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五

輯評類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三教論衡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司馬光傳家集卷六十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

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循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顔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奥、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止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又卷六十五十哲論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

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彫、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邪。

劉敞公是集卷四十二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鞣革以爲韋、合異以爲纘。甲欲其堅也、刃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舛馳、其務相反、其智不一。能並而容之、並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爲楊、或爲墨、或爲刑名、或爲縱橫、或爲道德、或爲法術、爲人欲其棄己也、爲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舛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並而容之、並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輸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察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於是大亂、人自爲教、家自爲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業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己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譬猶鼎之可烹、罍之可盛、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適其所宜而已矣。楊氏

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利彼也、故爲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爲亂生於私己也、故兼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民分之不定也、故尚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患難之不排紛揉之不解也、故爲縱横。莊老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多欲也、故教以清净。陳仲、史鰌思天下之亂、以謂生於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擯也、或相尚也。雖然、尚之非也、擯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言止矣。故言者生於不用也、術者生於不試也、言而皆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皆得其試、天下安有術。故仲尼之門、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爲老莊、或爲陳史、言語者或爲秦儀、或爲惠施、政事者或爲刑名、或爲法術。故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商。商有天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敝極矣、仲尼生而無位、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於周衰也、周之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故曰、世之敝、必鄉原也。相悦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世之所向而爲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爲操、因俗爲度、因僞爲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敝、必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也、子思、孟軻所以救敝也。惟仁人能知

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六十七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絶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顔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周行己浮沚集卷三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嘗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顔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爲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

仲舒于伊尹、而歆以謂師友淵源未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爲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洒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養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孔孟之徒所尊畏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己、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習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爲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齷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爲德行、而不可方之顔閔。從容平勃、遨遊二帝、當時以爲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説、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爲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姦摘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爲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爲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嘗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爲之也。而觀廹于禍患、曾微顔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况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爲已效。若顔子之學孔子、蓋嘗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共其出處、則得其所施設、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

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言而攷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爲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猥與下概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愚亦謂黃憲、徐孺子、真顏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員興宗九華集卷十八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爲天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此則古今之大惑。愚亦惑者之一人也、蓋嘗夙夜而思、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岌岌於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洙泗者、言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廓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誥誡、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聲、藜不糝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大不然矣。曰傅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賓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華、如樊遲、邽巽、孔忠、孔蔑、顏路之徒、猶能脫去軒

冕、而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觀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何以知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爲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主上聖政之暇、取夫子七十二賢以次贊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子共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故於七十二子探討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博洽、而是非繆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也。彼家語雖富贍、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乎遺曰根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殽亂、折諸聖人。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蓋嘗論夫子之道猶海也、諸門人振其維楫而求涉海者也。人有涵泳聖涯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顏其人也、故推曰回也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顏氏有真樂也。

陳櫟定宇集卷五孔門傳授圖說　孔門弟子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世傳七十二賢、史記有七十七人。今不能盡列之、姑記以十哲冠於首、曾氏父子次於後、姓名見論語中而可稱者又次於後、凡二十五人。夫單傳聖道者曾子、而不在十哲之列、則知十哲世俗論耳。兼乃孔子思從在陳蔡者而列此十人、非謂十人之外無可與班者也。曾參乃點之子、時尚幼小、未及從於陳蔡、故不在十人之列歟。顏子

爲孔門高弟第一人、惜其早世、其學無傳。其餘弟子雖多授徒、然不免愈遠而愈失其真也。獨曾子之傳最得其宗。今曾子之格言見于論語、其著述成書見于大學、可攷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見於中庸。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學見七篇。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雖有公孫丑、萬章之徒、然觀其難疑問答、見于七篇中者、率皆淺陋、不足以與于斯道之傳也。孟子之門、氣質稍純正者、惟一樂正子克、然僅在善信之中、尚未免有從子敖之失。韓昌黎所謂軻死不傳、信矣。直至宋周程氏出、而千載不傳之絕學、復繩繩至今云。

俞樾賓萌集卷二孔門四科說　昔論語列顏、閔諸人而分之爲四科、蓋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爲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顏淵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傳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爲閔子騫、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行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爲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蓋即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吾於聖門得列於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爲文學者、蓋無以異焉。何也。其無實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

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爲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疏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之盛衰，人才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辯，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六

紀念類

舊唐書禮儀志四　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準舊都監堂圖形于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勑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于石。閔損已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兖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

新唐書禮樂志五　〈開元二年〉明年、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爲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象、悉豫祀、曾參特爲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

代代勿絶。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顔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兖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降六十七人、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密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郯伯、公晳哀郳伯、曾點宿伯、顔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顔柳蕭伯、冉孺郜伯、曹䘏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黄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顔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顔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强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顔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顔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絜莒父伯、顔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邽巽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於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

宋史禮志八　大觀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議禮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門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圭、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顔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

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潁川侯、南宮縚汶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以所封犯先聖諱也。

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兖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潁川侯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祀。其序兖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

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辛、上蔡侯曹䘏、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顏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點、富陽侯顏祖、滏陽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侯顏何、林慮侯狄黑、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顏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況、睢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晳哀、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沭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厭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內黃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歧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明史禮志四 〈嘉靖十年〉明年、國子監建啓聖公祠成。從尚書李時言、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籩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位視十哲、從祀先儒程晌、

朱松、蔡元定視兩廡。輔臣代祭文廟、則祭酒祭啓聖祠。南京祭酒於文廟、司業於啓聖祠。遂定制、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棖、陳亢、巫馬施、梁鱣、公晳哀、商瞿、冉孺、顔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顔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蒧、罕父黑、顔祖、榮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仲會、顔之僕、邽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顔噲、先儒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凡九十一人。

董誥全唐文卷三十一 玄宗追謚孔子十哲並升曾子四科詔 宏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其文宣王陵並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爲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

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兖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

清史稿禮志三　順治二年、定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學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獻、祭酒祭啓聖祠、以先賢先儒配饗從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月朔、祭酒釋菜、設酒芹棗栗。先師四配三獻、十哲兩廡監丞等分獻。望日司業上香。正中祀先師孔子、南嚮。四配、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閔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俱東西嚮。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宫适、公晳哀、商瞿、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商澤、有若、梁鱣、巫馬施、冉孺、顏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孫龍、漆雕徒文秦商、漆雕哆、顏高、公西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蒧、罕父黑、顏祖、榮旗、句井疆、左人郢、秦祖、鄭國、縣成、原亢、公祖句茲、廉潔、燕伋、叔仲會、樂欬、公西輿如、狄黑、邽巽、孔忠、陳亢、公西蒧、琴張、顏之僕、步叔乘、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左丘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

熹、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后蒼、高堂生、董仲舒、王通、杜子春、韓愈、司馬光、歐陽修、胡安國、楊時、呂祖謙、羅從彦、蔡沈、李侗、陸九淵、張栻、許衡、真德秀、王守仁、陳獻章、薛瑄、胡居仁、凡二十八人。啓聖祠啓聖公位正中南嚮。配位先賢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東西嚮。兩廡從祀先儒周輔成、程珦、蔡元定、朱松。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七

博考類一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横七十之目于心胷、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擧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復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兹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郕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兹、（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由、（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歲。）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

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邰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

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顔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皙。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彦、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顔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産、今本家語作顔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黄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説。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於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並曾蒧共三十二人。内顔淵年數王肅疑

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襄丘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

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開元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顔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顔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顔原爲顔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名、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兹、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産。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顔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顔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晳、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顔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並疑其姓氏之誤。雅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於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

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顔。）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顔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虚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伉、或作桃。）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友。）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復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續。）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

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顔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顔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顔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傅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傅會、未免失之偏矣。

鄡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顔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顔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

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祀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愨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記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則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並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

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

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氏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録、以子服景伯在七十七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

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録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口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庶、顏子思、夫子高、韋續書品爲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録、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爲凴、至斥史記爲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

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爲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次、公良、顏刻、顏栁。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八

博考類二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七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教。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呉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吕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

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

學于此可攷。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呉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呉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顔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説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宫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

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録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

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兇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其受業于

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及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秦瀛小峴山人文集卷一仲尼七十子考 宋思陵摹仲尼七十子像、勒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仆射同平章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今此本在杭州府學宮內、蓋明宣德二年重刻石縣學、而巡按御史吳訥特磨去檜記、惡之也。歸太僕集有跋後、稱仲尼門人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云云。余考此本似本之文翁圖、今學宮退林放、蘧瑗、祀於其鄉、而並黜公伯寮、明程敏政之議也。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均無林放姓名。蘧瑗爲孔子嚴友、且其年歲長於孔子、自不應在弟子之列。公伯寮既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圖、不當以愬子路一事黜之。而申棖、申黨、一本作棠、申續、唐宋諸儒

俱以爲一人、當自有説。思陵聽檜和議、狃於偏安、方自謂睦鄰息兵、講求文治、其君臣皆不足道。今特考其同異而識之。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史記、家語人數雖同、而姓名則異。家語不載公伯僚、秦冉、鄡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文翁孔廟圖止七十二人、而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則增損又不一矣。唐會要及禮樂志、開元贈典並與史記同、惟通典於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伯玉、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也。蘇子由古史箸録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而兼録之。清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博採諸書、增多十有四人、曰牧皮、仲孫何忌、仲孫説、孺悲、公罔之裘、序點、孔璇、惠叔蘭、常季、鞠語、顏涿聚、廉瑀、魯峻、子服何。朱竹垞弟子考增賓牟賈、左丘明、諸説不一。案史記、鄡單字子家、蓋即家語縣亶字子象。縣本作鄡、即鄡字、亶與單古通、家與象形相似、其爲一人明矣。公伯僚愬子路於季孫、而列於弟子、太史公必不如此之繆。僚當作繚、故字子周、繚有周旋之義也。史記正義云家語有申繚子周。不知申繚一作申續、即申堂也、是則史記與家語異者實二人也。七十七人之中、如冉季、公祖句兹輩多不見經傳、而琴牢、陳亢明見於論語、史記乃不載琴張、牧皮、孟子與曾晳並列、以實孔子之所稱狂者、其爲孔子之弟子可知。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論樂、見於禮記、其爲孔子之弟子甚明。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二人次於子路、皆爲孔子所使、則亦孔子之弟子矣、而史記、家語皆不載。孔忠爲兄之子、不當在門人之列、而

反載之、其去取不亦繆乎。若夫左邱明爲古之聞人、詳四書正義巧言令色章。蘧伯玉、顏讎由在朋友之列、皆非弟子。林放雖問禮、說與何忌雖學禮、亦不必爲弟子。觀夫子稱何忌爲孟孫、可知後儒必欲增人、亦非也。申根即申堂、今本史記作申黨、非也、索隱本作堂。鄭風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爲棖。是堂與棖通。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棠與堂同。見魯峻碑。可知申堂、申棖止是一人。而文翁以申棖、申堂並列、杜佑於申堂之外、又增申棖、其亦誤矣。琴牢、琴張當爲二人。論語牢曰子云、鄭君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孟子琴張、曾皙並稱、皙爲字、則張亦爲字。然則琴牢非即琴張矣。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爲一人、抑亦誤矣。孫蹟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憲、陳亢、南宮适、宰予皆名也。

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見索隱。蓋名萇而字子長也。范甯云字子芝、非也。論語公冶長、南容並紀、南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南宮括、家語作南宮韜、蓋有二名。括亦作适、韜亦作縚、假借字也。公皙哀字季次、家語哀作克。古人名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若作克、則與字次不應矣。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漆雕開字子開、此亦名字相同、古無此例。閻百詩云、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啓斯之未能信、今作吾者、傳寫誤耳。然子貢嘗言吾亦欲無加諸人、是亦自稱爲吾也。巫馬施字

子旗、論語、家語旗皆作期。施與旗皆从㫃、其義相應、是旗爲正字、期爲假借字也。顏幸字子柳、宋本家語幸作辛。柳有聚義、鄭君注柳谷、謂日入時諸色所聚。又注翣柳、謂諸節所聚。是柳有聚義也。聚者人之幸也、故名幸字柳。若作辛、則與字柳不應矣。冉孺字子魯、孺子愚蒙、故字魯。魯一作曾、以形相近而誤也。伯虔字子析、索隱引家語作子晳、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晳者明也、敬則心明、故名虔字晳、晳正字、析假借字、楷與晳形相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卹相連而誤也。史記曹卹伯虔連敘、曹卹字子循。公祖句茲、家語脫句字。顏高字子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顏產、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漆雕徒父、索隱引家語亦作徒父、字固。衆志成城可以固守、故名徒父、字固。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誤矣。壤駟赤字子徒、索隱引家語亦作徒。今家語壤作穰、徒作從。廣韻云、壤駟複姓、作穰誤也。赤有空義、語謂赤手、言空手也。徒有獨義、反訓也、猶徂之爲存、苦之爲甘也。亦得訓爲空、左傳齊師徒歸、杜注、徒空也。故名赤字徒。若作從、則不相應矣。商澤字子季、索隱字季、今家語作字子秀。八卦兌爲澤、兌爲季女、少女猶季女也。召南、曹風皆有季女。故名澤字子季。若作秀、則不相應矣。石作蜀、廣韻云、石作複姓。家語石字誤作右。后處字子里、索隱亦作后。今家語后誤作石、宋本字里之、亦誤。公夏首字椉、當作子椉。凡無子字者、皆脫文也。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首作手、首在上、凡在上者能椉乎下、故名首字椉、首正字、手假借字也。奚容蒧、蒧與點同。字子晳、晳字今作晳、非也。索隱引家語同。今本家語脫容字、蒧又譌作箴、晳譌作楷。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作公肩定、字仲。公肩複姓、檀弓有公肩假、肩正字、堅假借字也。定猶止也、止必貴於中。大學止于至善、即中庸也、故名定字中。

家語作仲、則名字不相應矣。今家語作公賓、字子仲、賓爲肩字之譌、又脫定字。顏祖字襄、祖始也、見爾雅釋詁。襄除也、見爾雅釋言。創始者必除舊、故名祖字襄。今家語祖作相、以形相涉而譌也。鄡單字子家、鄡單當作鄡亶、亶信也、見釋詁。信必先於家、故名亶字家。家語作子象、則亦不相應矣。索隱作鄡豐、廣韻注作鄡亶父、皆誤。罕父黑、索隱引家語同。今本作宰父黑、誤。廣韻亦誤作宰。秦商字子丕、索隱引家語作丕茲、今家語作不慈。名商者、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亦大也。若作丕茲、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或伯叔等字。今字丕茲、實無此例。蓋茲即子聲之誤。又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里之也。申堂字周、索隱引家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棖以爲即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績。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績與續皆形相近而譌也。榮旂字子祺、家語作榮祈、祈與祺相應、祈正字、旂假借也。索隱作子顏、則與旂、祈皆不相應矣。鄡成字子祺、索隱字謀、論語云好謀而成、故名成、字謀。若字祺、則不相應。蓋與上文子祺相連而誤也。家語作子橫、更繆。左人郢字行、郢與程通、畢郢即畢程也、故名郢字行。索隱引家語同。廣韻云左人複姓。今家語作左郢、誤也。鄭國字子徒、正義引家語、薛邦字徒。今家語作子從。國本邦字、因避高祖諱而改爲國。鄭作薛、字誤也。邦非衆不立、故名邦字徒。家語作從、亦誤。步叔乘、廣韻作少叔乘。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史記作步叔、以形相涉而誤也。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絜與潔通、廉潔之道貴於有常、故名潔字庸。庸者常也。若作曹、則與名潔不相應矣。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

何與遐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假又通遐、登遐亦作登假。路之遐者必冉冉而至、故名何字冉。若作稱則與名何不相應矣。狄黑字晳、今本作哲誤。今家語字哲之。晳白也、黑反爲白、故名黑字晳。若哲之則不可解矣。哲之殆子晳之誤、之與子聲相近、哲與晳形相似也。邽巽、索隱作邦選、文翁圖作國選。國爲邦之諱、邽當作邦明矣。孔忠與家語同、古史作孔弗、非也。公西輿如、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作公西與、誤。公西蒧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尚、尚與上通。今家語作公西減、減與蒧形相近而譌也。家語陳亢字子元、宋本字子亢。鄭注論語云、子禽弟子陳亢也。邢疏引家語、陳亢字子禽。爾雅釋鳥云、亢、鳥嚨。故名亢字子禽。今家語作子元、宋本作子亢、皆非也。史記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誤作五十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夫子厄於陳蔡之閒年六十二、江慎修考定如此。若子游少四十五、則是時方十有七歲、安能從師遠游、又安能即以文學名邪。古文三、四字皆積畫、四字當是三字之譌。子夏少四十四歲、亦當作三十四。子張少四十八歲、則夫子沒時夫子卒年七十四。子張方二十有六、而論語記其問達問行干祿、其爲學必已多年、亦爲不合、四字蓋亦三字之譌。子賤少四十九歲、索隱引家語同、論語疏亦同。今家語作四十歲、脫九字。夫子六十九反魯、子賤爲單父宰、有與夫子問荅語、大約在七十前後。若子賤少四十九歲、則爲宰時方二十餘歲、安能鳴琴而治乎。且夫子稱爲君子、其成德何易易乎。四字亦當爲三字之譌。家語原思少三十六歲、夫子年五十三四時爲司寇、以思爲宰。若思少三十六、則是時方十七八歲、安能爲宰乎。三字當爲二字之譌。史記子羔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論語使子羔爲費宰、蓋在夫子爲司寇、使子路墮費之時。

若子羔少四十歲、則是時方十五六歲、安可使爲宰乎。當作三十爲是。樊遲少三十六歲、今家語作四十六、亦當作三十六爲是。有若少孔子十三歲、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三歲。今家語作三十六歲、誤。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子貢少三十一、則有若當少三十三、家語是也。史記十字上脫三字、傳寫之譌耳。子華少四十二歲、鄭注論語同。論語子華使於齊、冉有與其母粟五秉、即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毛曲河說如此。若少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家語顏刻少五十歲。夫子畏於匡時年五十七、顏刻爲僕、若刻少五十歲、則是時方七歲、安能御車乎。五十或十五之譌、猶閔子之十五譌爲五十也。陳亢少四十歲、伯魚年五十一卒、而亢有問于伯魚、此豈十一歲以下所能乎。四十當爲三十之譌。史記公冶長齊人、家語作魯人。子羔衛人、家語作齊人。漆雕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九

博考類三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左人郢字行、郢與逞通。左傳衛公子郢、漢書人表作公子逞。說文、楚謂疾行爲逞。公祖句茲字子之、句宜讀劬、茲語助、言劬勤也。子弟宜服勞奉養、故字子之。公西輿如字子上、輿車前。古人登車有左上右上之儀、故字子上。他本作與如者、係譌字。公西赤字子雩、說文、赤丹色。郭璞穆天子傳注、色如雩而赤、是雩亦色也。公西蒧字子上。蒧與葴同、葴規也、字上者、上書諫也。家語作公西減字子尚、史記作子晳。公良孺字子正。孺幼稚也、季幼之時必教之以正、所謂端其始也。曲阜碑作子幼。端木賜字子貢。介疋、貢賜也。字亦作贛、贛亦賜也。說文、贛賜也、貢獻也。二字音同義別。是子貢當作贛。漆雕哆字子斂。哆與侈通、哆大皃、侈大也、斂省約也、以相反爲義。曲阜碑作子敏。漆雕啓字子開。史記作漆雕開、字子開者避景帝諱。漢書人表作漆雕啓、家語作漆雕開、字子若、曲阜碑同。漆雕徒父字子文。家語作從父、誤、宜作漆雕徒父、即漆雕憑、亦即漆雕馬人也。見說苑。鄭康成作字子有、或云子友、友有皆訓多、與徒字相關、作文者誤。公伯繚字周。繚繞也、見王逸楚辭注。周繞也、見韋昭國語注。蓋以屈曲取義。史記作公伯寮、索隱云繚一作遼。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韜寬容也、見廣疋。劍衣弓衣皆謂之韜、取包容爲義、括亦包容之意。罕父黑字子索。黑即纆字、說文、纆索也。纆即易之纆矣。史記作宰父黑。顓孫師字子張、名師字張、即左氏張我軍之謂。公晳哀字季次、淮南子作季襄、家語哀作克、皆譌。古人名字不嫌不祥、或其在甚次所生、故名字生焉。此如公牛哀之名哀、孺悲之名悲矣。叔仲會字子期。說文、期會也。步叔乘字子車。名乘字

車、義相配也。一作少叔乘。巫馬施字子旗。說文、施旗皃。論語作期、通俗字。公孫龍字子石。龍與礲通、說文、礱磨也。故字子石。公冶萇名芝、字子長。芝、滋也、字長者言滋長也。司馬耕字牛、一名犂。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故字牛、犂亦耕田之謂。說文引作司馬牼、牼牛膝下骨也。澹臺滅明字子羽。滅明日將沒也、即後世所謂夕陽棲鳥背矣。又衆鳥羣飛蔽日、故曰滅明、字子羽也。公夏首字乘。首元也、字乘者、取元戎十乘爲義。家語作公夏守。公肩定字子中。尒疋、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史記作公堅定。秦商字子丕。商謂之章、章盛大也、商亦訓盛大。尒疋、丕大也。家語作丕茲、誤。秦非字子之。史記大駱生非子、非子秦之先也。非姓秦、故名非、以子爲字。秦冉字子開。冉龜甲緣也、字開者啓筮之謂。秦祖字子南。祖祖考、南與男通、男者任也、言有男似續祖也。卜商字子夏。左傳夏聲即大聲也、故曰能夏則大、亦或取殷商夏后國號。曹卹字子循。札、國中以篲策卹勿。鄭注、卹勿搔摩也。尒疋、率循也。坿循與搔摩意同。申黨字周。漢郎中王政碑作申棠、索隱作申堂、論語作申棖、棖棠堂黨字皆相通、音近也。荀子朋黨比周、戰國策從人朋黨比周、皆言結黨周密也。鄭康成作申續、家語同、作績者譌。顏高字子驕。高自高也、自高則傲、故以驕爲字。一作顏克。克勝也、克好勝人之訓、見馬融論語注。說文、馬高六尺曰驕。或取此。高一名產。顏噲字子聲。詩噲噲其正、斧鑿聲。顏何字冉。冉龜甲也、廣疋、何、問也。漢書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注、何猶問也。名何字冉者、言問卜于龜也。顏回字子淵。說文、淵回水也。又云、回淵水也。管子度地篇曰、水出于地而不流者命曰淵。顏之僕字叔、以兄弟之次爲字。冉雍字仲弓。雍與擁通、擁持也、取持弓之義。冉耕字伯牛。古人以牛耕

也。冉求字子有。詩何有何亾、黽勉求之。顔無繇字路。繇、尒疋憂也。無繇言無憂也。字路者、大也。無憂則心廣大矣。顔祖字襄。廣疋、祖上也。玉篇、襄上也。取祖上之義。又尒疋、襄駕也。小尒疋、陵也。言陵駕乎祖。即邁種之謂。家語祖作相、譌。顔幸字子柳。洪邁、隸續引史記作顔子柳、名辛。則作辛者是。柳聚也。曰將入諸色所聚、即卯時也。名辛者、以支干爲配。施之常字子恒。恒之訓爲常。神仙傳作施存。宓不齊字子賤。不齊者言不整齊、無威儀也。有威則畏而愛之、不威則人輕賤之矣。此相鼠之詩所爲作也。任不齊字選。齊風、舞則選兮。毛傳、選齊也。名字以相反爲義。壤駟赤字子從。赤、赭色。古從人衣赭、所謂丹從也。壤、家語作穰、字子從、誤。英賢傳以壤駟爲複姓、疑非。左傳有郈工師駟赤、則駟赤名也。狄黑字皙。皙白色、取字與名相反。石作蜀字子明。蜀與蠲通。蠲、馬蠲也、螢火蟲。尒疋、蠲明也。又韓子曰、蠶似蜀。淮南子、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說文、蜀、葵中蠶也。詩所謂蜎蜎者蜀。熠燿宵行、即燐也。英賢傳以石作爲複姓、家語作石子蜀。榮旗字子祺。唐書作榮子旗、是祺與旗通也。周官交龍爲旗。尒疋、有鈴曰旗。言偃字子游。游一作斿、旐旗之游也。偃臥也、取偃旗息鼓之義。曾參字子輿。說文森字注、从林从木、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讀如參乘之參、初三反、取三人同輿之義。禮部韻略曰、曾參字子輿、蓋取驂乘之義。商瞿字子木。淮南子、木大者根欋。欋與瞿通。商澤字子秀。凡物被雨澤則萼秀也。史記集解引家語作字季、誤。高柴字子羔。毛傳云、小羊曰羔、大曰羊。柴所以烹羊炮羔也。陳亢字子禽。舍人尒疋注、亢鳥高飛也。樊光云、亢星鳥也。說文、吭鳥嚨也。亢與吭同。梁鱣字叔魚。尒疋注、鱣大魚、似鱓、鼻口在頷下、江東呼爲黃魚。賈子說林言、其母夢鱣魚飛入室而生、因名焉。原亢

字籍。亢傲也、抗傲者多陵籍人。廉絜字庸。絜即潔字。廣韻、庸和也。言廉潔則不爭而平和也。有若字子有。尒疋、若順也、有惠也。言其有惠心也。曾申字子西。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達西方。后處字子里。毛傳、里居也。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處亦居也。仲由字子路、言由路也。閔損字子騫。詩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高誘淮南子注、虧損也。顔師古漢書注、騫損也。取虧損爲義。曾箴字皙、一作曾蒧、說文作黬、字皙。玉篇作黵、字子皙。論語作點。說文、點小黑也。則作蒧从占爲是、即古點字。家語作皙、譌。伯虔字子析。方言、廣疋、竺言、虔慧也。析分析也、言智慧則能辯析。家語作字楷、又作哲。宰予字子我。尒疋、子我也。樊須字遲。尒疋、須待也。字一作須、遲亦待也、名字義相應。鄡單、單殫通、單極也。詩之單心即殫心。字家者、言治家必竭盡心力也。家語作子象、誤。冉孺字子魯。孺幼稚、魯愚鈍、言孺稚之人性愚魯也。家語作子魚、譌。邦巽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漢人避高祖諱改之。說文、巽柔巽也、斂收斂也。故巽懦亦作選懦。名巽字斂者、言巽順而斂集也。作邦選者譌。樂欬字子聲。說文、欬逆氣也。氣逆則喉有聲。鄭國字子從、從與都通、申從即申都是矣。司馬法云、王國五百里爲都、國必有都、故名字相應。孔鯉字伯魚。鯉生時魯君賜之鯉、故以爲名、榮君之賜也。孔伋字子思。伋與急通、左傳急子、小序作伋子也。思憂思也、急則憂思。孔白字子上。上與尚通、殷人尚白、取義于此。原憲字子思。尒疋、憲法度也。名字取此、言思不出位、遵法度也。燕級字思。級與伋通、取義與孔伋同。鄡成字子祺。因榮子祺而致譌。家語作子横、爲是。禹臣有横革、直成。此效古人而爲名字也。琴牢字張。廣疋、牢堅也。凡堅牢之物緘縢必固、不能開展、此以相反取義。古今人表有琴牢、近人謂有琴張無琴牢、

家語不足信。夫王肅與鄭予達異、則有之、豈能造人姓名乎。又豈孟堅襲子雍之說乎。

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九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來、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爲先聖南向、孔子爲先師西墉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學、升孔子爲先聖、仍東向、顏子爲先師配焉。曹魏齊王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廱、配以顏淵、實弟子配享之始。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人悉與享、改立侍爲坐像。曾子亦特爲像、坐亞之、餘皆圖像于壁、不祀。二十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始令七十二賢俱祠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子與顏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顏孟並配。理宗淳祐元年、黜之、始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顏曾思孟四子配享、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列。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三年、升先賢有子列東哲之次、爲今之十二哲。四配東西分列、不知昉于何時、俟考。

鄭珍巢經巢文集卷二駮朱竹垞孔子門人考

竹垞朱氏既著孔子弟子考、又以七十子之徒、公羊、高、穀梁赤等爲門人、著孔子門人考、謂歐陽子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此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斯言也害經之

至。按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曰門弟子、或曰門人、皆孔子之弟子也。所以稱門弟子、門人者、古之教者家有塾、塾在門堂之左右、施教受業者居焉。所謂皆不及門、及此門也、奚爲於某之門、於此門也、滕更之在門、在此門也。故曰願留而受業於門。禮記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又孔子及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諸言門人、即弟子也、何有弟子之弟子乃爲門人哉。朱氏所舉論語、惟一貫章疏云、門人曾子弟子。厚葬章疏云、門人、顏淵弟子。推邢氏之意、蓋以文云子出、當不在孔子之家、疑者不問孔子而問曾子、厚葬者敢違不可之命而必致其情、是必顏曾之弟子也。然則孔門諸弟不當互相諮益、亦不當厚葬朋友乎。其說固已難通。至子路預具家臣、待庀師喪、何以必須使己弟子。當時病終不閒、七十子不將都無一事、止視孔子死於子路弟子之手、而不敢與子路弟子之大葬孔子乎。子路在孔門、自秦商、顏路外、其齒爲長、其進道最勇、爲同門所素敬。至是不敬其輕慢之必有見於詞色者。師非孔子、孰無所短、是豈爲之弟子者所敢出乎。若治任將歸之門人、三年之外、服師之心喪畢也、入揖子貢、嚮哭失聲、去者留者痛師之不復見也。使爲子貢弟子、何以歸必於三年之外、而入揖皆痛哭也。論孟所有門人爲朱氏未舉者、更有童子見、門人惑、此誰氏之門人。盆成适見殺、門人問、豈适亦宜有弟子乎。若問交子張者、經明云子夏之門人、如朱說、則是子夏弟子之弟子也、而云子夏之弟子、是門人弟子依然無別、直自相矛盾矣。朱氏他考訂多純確、此乃大謬、誠所不解。詳歐陽子跋孔宙碑陰、徒見其四十二人稱門

生、又有十人稱弟子、以爲必有分別、因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不知門生弟子、原皆門人之稱。宙碑云故吏門人乃其勒石示後。而其陰由門生、門童而故吏、而故民止矣。繼十弟子在末、則續添出錢之人、故變門生題弟子。亦猶楊著碑陰前已題右沛君門生、末又題右三人沛君生爲續添、而省門生曰生耳、豈生與門生又有別哉。洪景伯已覺歐說不安、增一語曰總而言之、亦曰門生、以求通於他碑之止稱門生者。不思他碑固可通、在宙碑明是門生弟子分題。如其說、則其稱門生者必受業於稱弟子者也、題名固可以學子居前、先生殿末乎。朱氏又云隸釋、隸續所載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知門生弟子固別。按漢碑有弟子、復有門生者、惟一孔宙碑陰。即以宙碑而論、碑云門人、而陰並有門生、弟子、是門生、弟子皆爲門人、又安得云門人止是門生也。若他碑惟謁者景君碑陰皆稱弟子、而先題諸生服義者、則弟子即是生。楊震碑其孫統之弟子所立、而云統之門人陳熾等緣在三義一、樹元石於墳道。楊著碑其弟子及季父秉從兄統之弟子所立、而云門徒小子、喪茲師範、故樹斯石。其陰則題後公門生、沛公門生。逢盛碑其父之弟子所立、云感慟三成、一列同義。其陰徐承四人題家門生。魯峻碑門生三百二十人追惟游夏之義、作謚宣父謚君曰忠惠父。夫曰緣在三、喪師範、感三成、追比游夏、作謚、非受業弟子而何。則弟子、門人、門生是一無別。證以漢碑、益明白矣。或曰、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諸弟子問五經、爲鄭志、門生與弟子明別。朱氏據歐、洪、殆未必非。曰、此修辭之體然爾。若云門生撰門生、弟子撰弟子、即不成文語矣。鄭志實康成弟子趙商、張逸等撰、故唐劉知幾議則云、元歿後、諸弟子追述及其師注所述及應荅時人、作鄭志。是

康成傳正門生即弟子之確證、與史記仲尼弟子云傳仲由門人請爲弟子、措詞正同。若誠有別、然則子路之及孔門、是由孔子之再傳弟子先容歟。或又曰、後漢李固傳云、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弟子郭亮負鈇鑕乞收固屍。賈逵傳云、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此又豈是無別者。曰、此言之門生、不可與門人並論也。漢時弟子稱門生、而反在門下奉教、令不必師其學問者、亦稱門生。郅壽傳、竇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財物。及此兩傳之門生、皆是也。特如今所謂門子、門丁耳。顧亭林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亦與史傳諸碑舛背。迨降至六朝、仕宦者皆名門、世族寒畯無出身之路、相率趨赴勢家、列其門籍爲門生。如南史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者、乃得如亭林所云耳。其時初至者入錢爲贄、甚乃重賕賂以求充。梁顧協有門生始來事、知協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陳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而宋顏竣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可見也。其人供使令賤役、又似今奴僕之類。晉王微嘗將門生兩三人、入山采藥。陶淵明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周嵩嫁女、門生斷道。庾子輿之官巴陵、勒門生不許輒入城市。劉瓛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徐湛之謀逆、謂范蔚宗已報臧質、悉攜門生義故前求應、得健兒數百、皆其證。顧琛傳稱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是所謂門生且非士流、更何受業之有。然藉其資可以得官。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故。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屬用二人、後復有所

請、琨不與。則當時門生授官且有額例。故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少者至萬、多者千金。是其爲名利之階梯、正與今之具贄拜門生、希拔擢、藉祖蔽者同、不得以與弟子稱門生者並言也。

陳澧東塾集卷二書朱竹垞孔子門人考後　竹垞引歐陽子云、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竹垞與胡解元書亦有此語。此竹垞之誤也。歐陽子集古録跋孔宙碑陰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非謂轉相傳授者爲門人也。漢書儒林傳云、施讎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許商號其門人唐林①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炔②欽爲文學。高康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王莽召問對受師高康。此皆漢時親受業者稱門人也、曷嘗有受業於弟子稱門人者乎。竹垞云、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如竹垞說、子夏之門人、是子夏之弟子、正可證門人即弟子矣。孔子沒、門人治任歸、又可證門人即孔子弟子。若門人是子貢弟子、則孔子雖沒、子貢固在也、何以子貢弟子皆治任而歸乎。檀弓云、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鄭注云、門人、弟子也。門人即弟子、此鄭注甚明。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孔子先反、門人後。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二條所云門人、皆孔子弟子亦甚明。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此則門人與弟子微有分別。門人者、統諸弟子而言之也。弟子者、專對師而言之也。觀論語、孟子所載、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公孫丑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如此之類、對師

自稱弟子、而無自稱門人者、可知門人統諸弟子而言也。若門生、則固與弟子不同。後漢書賈逵傳云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門生非弟子、歐陽子之説固不誤也。至魏晉以後、所謂門生、則又爲賤者之稱見於諸史者多矣。

俞樾賓萌集卷三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孔子世家有弟子三千人之説、而愚未敢信也。孔子弟子見於論語、家語及史記列傳、文翁石室圖者、才七十餘人。蘇子由古史合諸書所有而並録之、亦止七十九人耳、安得有三千人歟。其不足據一也。諸子之書多托於孔氏、而漢書藝文志所載如芊子、世子、公孫尼子之徒皆七十子之弟子、而三千人無聞焉。其不足據二也。漢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僅置弟子五十人、其後稍增至成帝時乃有三千人、在西京之世已爲極盛矣。唐制、國學生七十二員、太學生一百四十員、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夫以天子之尊、而所養士不過此數、孔子一人乃聚三千人而爲之師、其不足據三也。且夫孔子之門非必以多爲貴也、侈三千之數、而指不知誰何之人以爲孔子之弟子、吾未見其尊孔子也。太史公叙述周秦間事、於數之多者必曰三千、魏公子無忌傳曰客三千人、春申君、孟嘗君及呂不韋傳亦曰客三千人、平原君傳曰敢死之士三千人。夫此數公者其賓客固多矣、非必皆三千人也。然則謂孔子弟子三千人者、亦此類也。

校記

①唐林：《山堂肆考》卷一〇四、《氏族大全》卷一四作「林子高」。

②怏：右引作「齊幼」。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

顏回一

傳記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

皇甫謐高士傳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兖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紀事類

論語衛靈公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呂氏春秋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

又任數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

韓詩外傳卷二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1]上車執轡、銜[2]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又卷七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略顔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顔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顔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又卷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顔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略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顔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史記孔子世家　將適陳、過匡、顔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

顔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劉向新序雜事　顔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悦、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顔淵不悦、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顔淵。

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劉向說苑指武　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略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又辨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越絶書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

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應劭風俗通義窮通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

孔子家語致思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貢子路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略　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賢君　顏淵將西游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又顏回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

不悦、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顔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顔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顔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將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顔回問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顔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又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略子貢出、

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羅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孔鮒孔叢子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任昉述異記卷下　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有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

校記

①「之」下當脱「馭」或「御也」，見《荀子》卷二〇、《孔子家語》卷五等。

②銜：當作「御」，見右引。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一

顏回二

佚言類

論語公冶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罕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又先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又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荀子子道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又哀公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畢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

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禮記檀弓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韓詩外傳卷二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略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基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又卷四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顡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其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忘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卷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

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又卷十　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顔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史記孔子世家　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

劉向說苑敬慎　顔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又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孔子家語三恕　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又顏回　顏回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遊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忠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兹在兹、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

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于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叔孫武叔見未仕于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二

顔回三

輯評類一

論語爲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又公冶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又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又述而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又子罕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又先進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又離婁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荀子大略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

韓非子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呂氏春秋勸學　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晏嬰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周易繫辭傳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陸賈新語愼微　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略則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

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絶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

中庸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略孔子説之以詩、詩云、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尚書大傳殷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繇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耶。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説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終其天年。

又齊俗訓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

又人閒訓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

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史記孔子世家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又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桓寛鹽鐵論地廣　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顔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

又貧富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又執務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略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

劉向新序雜事 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又刺奢 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劉向說苑指武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又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

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持身。

揚雄法言學行　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或曰、顔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顔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顔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顔以其精。彼以其回、顔以其貞。顔其劣乎。顔其劣乎。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内、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内。曰、顔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顔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

曰、有教立道無止仲尼、有學術業無止顔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顔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又問道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

又問神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顔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又問明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又重黎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

又淵騫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又君子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勌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心進、易儷、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桓譚新論啓寤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又祛蔽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馬相追、銜尾至暮、共列宿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

優劣。

尸子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焦延壽易林蒙之第四　睽。蹠蹉側跌、申酉爲祟。戌亥滅明、顔子隱藏。

又无妄之第二十五　睽。顔淵閔騫、以禮自閑。君子所居、禍災不存。

又咸之第三十一　坤。心惡來怪、衝衝何懼。顔淵子騫、尼父聖誨。

又明夷第三十六　睽。慎禍重患、顔子爲尤、乃能安存。牢戶繫羊、乃能受福。

又萃之第四十五　乾。碩鼠四足、飛不上屋。顔氏淵德、未有爵祿。

又困之第四十七　需。碩鼠四足、不能上屋。顔氏淑德、未有爵祿。遯。三頭六足、欲盜東國。顔子在庭、禍滅不成。

王充論衡累害　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焦陳留君兄名稱兖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毁。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又幸偶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顔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顔回之類、俱不幸也。

又命義　夫如是、隨命之説、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内、遭兇於外也。若顔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兇。顔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兇。顔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

又偶會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又書虛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①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

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虫垂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絶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又禍虛　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

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

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

又問孔　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

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也。夫顔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
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當全潔、今有惡疾、故曰
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
如天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顔淵短命、則宜
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顔淵無命。一死
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
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並攻哀公之性
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並以對之、兼以攻上之
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
顔淵。康子亦有短、何不並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
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

也、不攻何哉。
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
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顔淵蚤死、孔子
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口必有邪行也。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
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顔淵早夭、
故曰、天喪予。問曰、顔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
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
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
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
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顔淵之短命、猶
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顔淵賢也。案
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
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
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顔淵生未必爲輔、其死
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

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略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

又刺孟　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又效力　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

又別通　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

又講瑞　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

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絶。

又自然　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

又齊世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説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

又恢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

又實知　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

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譬、顏淵之類也。

又知實　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又定賢　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

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

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

又案書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又對作　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

又自紀　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

牟融牟子　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

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禹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没、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

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中仁人顔淵。

又劉向傳　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②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

又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顔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

又貫捐之傳　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顔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

又淮陽憲王劉欽傳　王喜説、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顔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

又揚雄傳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又張山拊傳　關内侯鄭寛中有顔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

又貨殖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顔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

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又敍傳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其辭曰、略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欥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主人曰、略若乃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班固白虎通義辟雍　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

又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略樂稽燿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

又喪服　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

劉珍東觀漢記鄧禹　光武即位、拜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禹爲酇侯。

王符潛夫論遏利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白駒、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

世之際。

又論榮　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顔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

又慎微　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顔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顔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

又實貢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顔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

又交際　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爲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顔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顔、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顔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校記

①正：當作「止」，見《山堂肆考》卷一二五、《天中記》卷八、《尚史》卷八三。

②傳：當作「轉」，見《新唐書》卷一八〇。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三

顏回四

輯評類二

孟孝琚碑　痛哉仁人、積德若茲。孔子大聖、抱道不施。尚困於世□□□□□□□淵亦遇此菑。守善不報、自古有之。非獨孝琚、遭此百離。□□□□□□覆。恨不伸志、翩揚隆洽。身滅名存、美稱修飾。勉崇素意、□□□□□□□時、流惠後昆。四時祭祀、烟火連延。萬滅不絶、勖於後人。□□□□□□失雛、顏路哭回。孔尼魚、澹臺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閔如□□□□□□□□。

越絶書敘外傳記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

張轂古微書樂稽耀嘉　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又論語比考讖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

又論語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以顔淵爲司徒、子貢爲司空、又左丘明爲素臣。

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顔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顔淵至仁。

敦煌長史武班碑　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臧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假遐、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朝忠臣。君幼□顔閔之懋質、長敷斿夏之文學、慈惠寛□、孝友玄妙、苞羅術□、貫洞聖□、博兼□、眈綜典籍。

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則有伊尹、左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顔原、兼脩季由、聞斯行諸、砥仁癘□□□□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

應劭風俗通義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感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顔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顔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王逸正部論　顔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絶殊也。

荀悅申鑒政體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

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又俗嫌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内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徐幹中論治學　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

又虛道　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又智行　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

又爵祿　易曰：「豐亨、无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

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説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壃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

又夭壽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昔者帝嚳以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闊、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説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又六本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鮒孔叢子論書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又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顔、閔、冉、雍侍。

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略 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曹植集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略

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彼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

又諫取諸國士息表　若柏成欣耕於野、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宅、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阮籍集詠懷八十二首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誤羨門子、噭噭令自蚩。

嵇康集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又秋胡行七首其四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又與阮德如　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

又琴賦　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摠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又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

飡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親息。周孔以之窮神、顔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

又答難養生論一首　又曰：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黄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顔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

又聲無哀樂論　秦客難曰：略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産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顔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

又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顔、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

三國志魏志荀彧傳〈裴注〉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鍾繇以爲顔子既没、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

又魏志杜畿傳〈裴注〉杜氏新書曰：略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顔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又魏志閻溫傳　〈裴注〉魚豢曰、昔孔子歎顔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

又魏志陳思王植傳　〈裴注〉魏畧曰、略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

又魏志陳群傳　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又魏志王基傳　昔顔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

又魏志鍾會傳　〈裴注〉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

又魏志杜夔傳　〈裴注〉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又蜀志郤正傳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

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署、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籦於榛穢哉。

又蜀志蔣琬傳　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又吳志諸葛瑾傳　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

又吳志韋曜傳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張華博物志人名攷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葛洪抱朴子內篇塞難　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

又辯問　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　世人謂聖人從

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顔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黄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顔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廄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顔淵後、便謂之已死。

又勤求　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没。但惜美疢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顔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

葛洪抱朴子外篇逸民　故孟子云、禹稷顔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顔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濵、莫匪王臣可知也。

又尚博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

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

又安貧　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

又博喻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顔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棋、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又知止　夫筴奔而不止者、尠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刄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顔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

陶淵明集飲酒二十首其十一　顔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又感士不遇賦　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椁、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

又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後漢書孝順帝紀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

又鄧禹傳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

乘。略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酇侯、食邑萬户。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又郎顗傳　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略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稺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説、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

又鄭玄傳　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又范升傳　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矣。

又朱暉傳　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

又橋玄傳　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顔淵、李生厚歎賈復。

又崔駰傳　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五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顔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又張衡傳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慜三墳之既積、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又左雄傳　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一對、乃譴却郡。

又延篤傳　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又郭太傳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

又皇甫嵩朱儁列傳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

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又邊讓傳　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略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又曹世叔妻傳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汰侈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又忿狷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宋書禮志一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

王嘉拾遺記後漢　録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何、任、曹之學、並爲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新而已。若顏淵之殆庶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

有慚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釋僧祐弘明集正誣論　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顔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賢仁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宗炳明佛論　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顔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顔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説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

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説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顔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故顔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顔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

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

又鄭道子神不滅論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

又釋慧遠三報論　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又釋道恆釋駁論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略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明僧紹正二教論　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陰、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

又釋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

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顔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

又釋支遁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抑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顔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

又郄超奉法要　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顔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

又王該日燭　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餌术。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佳質。中不夷而外猗徙①、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顔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

梁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九上　顔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生也有涯、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余將養性養神、獲麟於金樓之制也。

又立言篇九下　光武稱鄧禹曰、孔子有回、而門人益親。嘆吳漢曰、將軍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爲援策每與諧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九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爲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顔淵不舍、七十弟子揜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蹷之、使墮車也。

蕭統文選班孟堅幽通賦　聿中龢爲庶幾兮、顔

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悃悃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兇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

又嵇叔夜琴賦　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又阮嗣宗詠懷詩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

又陸士衡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②惑孔、顏。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

又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没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

又班孟堅答賓戲　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

又韋弘嗣博奕論　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又李蕭遠運命論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顔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顔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又劉孝標辯命論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躓其尾、宣尼絶其糧。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

又劉孝標廣絶交論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魏書宗欽傳　詩曰、略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顔落蒨。

校記

①徙：《釋文紀》卷五作「徒」。

②麈：當作「塵」，見《文選注》卷二八、《樂府詩集》卷三二。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四

顏回五

輯評類三

顏之推顏氏家訓慕賢篇　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

又文章篇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兇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

又歸心篇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目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又書證篇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族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

劉勰劉子慎獨　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又鄗名　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

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侯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螗雀之徵、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又心隱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又命相　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蝸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項。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姙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命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項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駢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皋繇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北齊書文苑列傳　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

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

晉書石苞傳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又江統傳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宫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王，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

又祖逖傳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

隋書李穆傳　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煉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四劉敞代曾參答弟子書　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胡宿文恭集卷一顔子不貳過賦　偉顔子之賢哉、亞聖人之上才。既知過以無貳、益閑邪之不回。秉先覺以觀身、幾微必顯。敦至誠而適道、悔吝何來。原夫處陋巷以屢空、冠孔門而博雅。能盡去于貳過、將動由于純嘏。事有未善、但見乎必先知之。改而後行、孰云乎不早辨也。然則過不可顯、貴乎內遷。貳不可長、防乎外宣。可離則且非乎道、有開則必辨其先。極深而研、在方寸欲萌之際。造形則悟、當細瑕未兆之前。守爾中庸、敦乎誠慤。去邪惟務于得善、達節更聞于好學。稽仲尼之無大、所謂前知。考子路之喜聞、誠爲後覺。莫不慎乎幽獨、戒在防虞。既度思而不亂、諒憂患以終無。自同乎禹稷之道、豈比夫師商之徒。苟知恥以方迴、是謂過矣。既表微而克正、其殆幾乎。則知善乃貴乎則遷、過實重乎勿貳。自存淵默之境、不在彰聞之地。復爲德本、我則體復以終誠。幾者動微、我則研幾而繹志。故得改兮勿憚、去以無疑。蓋慎乎亂之生也、且殊乎人必知之。苟洗心而奉若、在滌覽以宜其。未嘗復行、諒無憂于祇悔。不可則止、豈有患于小疵。彼視履考祥、退思補過。皆已成而是改、非未眹而能破。所以保中道之誠明、爲至聖之翼佐。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八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孔子之門人、顔淵最爲高第。其稱之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昔之所以教人與其所以爲學者、類斯道爾。孔子沒、其書傳於後、而學者繇其言

以之道。顧有不至者、非道之遠、蓋利汩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嚮利。獨孟軻荀况顓其所守而不屈於當時。漢以明經射策、六經之徒自名其家、顓務師説、是非或戾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傅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曲襃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奠其春秋、用尊大其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配詞爲進士、以數字爲明經、中其選者、相躡爲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徒以千萬數、至不可勝計。其師弟子皆以仕進之具相從、幸如博奕、苟人科則祿仕、或以孔子之教人者倡於其徒、則爲窮師、以顔子之所爲學者學之於人、則謂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臻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

又卷三十三不遷怒不貳過解　孔子稱顔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説者云不遷怒者、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顔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譏、道焉者、怒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信其喜怒未見可稱者。顔淵之爲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之所能而稱之、理豈然哉。人之爲情者七、而喜、懼、愛、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惟怒之爲情、中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己而自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怒云者、顔回安於至誠、反己内省、不爲怒之所移耳。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顔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余謂貳者疑也、過者失中之謂也。不貳過云者、顔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貳、吾於是見顔淵所以爲心也。曰、然則顔淵其聖者與。曰、至聖人矣、其未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

知之。

强至祠部集卷三十二試京兆府學生策問八道

問、夫子曰吾四十而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有以異乎。苟無以異也、是二者聖賢少時何不能、必待四十而後可。孟子以爲顔淵具體而微、且淵也短命、是未嘗至四十也。苟不至夫子之年、已不惑、則過聖人遠已、烏在其微也。若猶未也、既未能無惑、其於聖人之道有不足者矣、烏在其能具體也。諸君爲辯之。

鄭獬鄖溪集卷十四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强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爲孔子。乃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別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並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足矣。子貢之性智、教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顔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柔懦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夸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爲器者、丹則磨之、角則醳之、金則冶之、埴則旊之、物雖不相同、各期於成器而已矣。

彭汝礪鄱陽集卷十一顔子　孔門弟子數三千、高弟惟稱七十賢。用舍行藏誰與比、當時獨許一顔淵。高才獨立聖人門、千載巍巍道愈尊。試讀塵編問遺事、終身不及百餘言。

周敦頤周元公集卷一顔子第二十三章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新唐書李石傳　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无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又李德裕傳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

又任敬臣傳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

又程元振傳　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陜、京師陷賊、剽府庫、焚閭衖、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歐陽修文忠集卷五十九代曾參答弟子書　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

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又卷一百四十唐縉雲孔子廟記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顔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蘇洵嘉祐集卷九三子知聖人汙論　顔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顔淵得之以爲顔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

王令廣陵集卷三十爲邦　問、顔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夫夏時、自漢固已行之矣。假如後之作者、有乘是輅、服是冕、求韶之遺音而舞之、斥鄭聲與佞人而遠之、苟盡是道、亦能致治如古之時否。

又卷三十德祿　問、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古之可謂大德者誰歟。非孔子、伯夷、柳下惠、顔淵、冉伯牛之徒歟。然而絀於魯、逐於宋、周旋於天下、應其聘者七十國、卒以窮

死、位可必得乎。飯疏食飲水、曲肱以樂、絶糧於陳、蔡、祿可必得乎。無仲尼則西山餓夫與東國絀臣名可必得乎。伯牛夭、顔淵短命以死、壽可必得乎。昔孔子之於世、亦曰無所必而已矣。今乃必得之何也。或者以爲此語指舜而言也。夫既曰大德矣、則天下皆然也、豈止舜一人哉。諸君其明言焉。

程頤伊川文集顔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顔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蘇軾蘇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五顏回簞瓢　孔子稱顏回屢空、至於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喫得兩簞食幾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便足爲回七十餘年糧矣、但恐回不肯要耳。

蘇軾東坡全集卷九十九告顏子祝文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於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

以自得於一世。略

劉安節劉左史集卷三顔淵問爲邦　有聖王之志者、必求知聖王之學。有聖王之學者、必求知聖王之政。蓋君子之學非期於美已而已也、必將施於有政以兼善乎天下焉。若顔子者、其知聖王之學乎。此所以有爲邦之問也。蓋問也者、心有所欲爲而未達者也。非其所欲爲則學者不問、非其所可爲則教者不答。昔者孔門之弟子、其有欲爲政者固亦多矣。由之可使有勇、求之可使足民、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彼其處心積慮、特不出乎一國之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爲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顔子之志、則進於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中、寧甘心於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淺也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既與聖人同其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爲邦之問所爲發也。然而爲邦之道奈何。曰、三代之時、時也。而夏以忠爲善。三代之輅、輅也。而商以質爲善。三代之冕、冕也。而周以文爲善。至於功成作樂也、惟舜之韶舞爲盡善焉。蓋四代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而孔子之集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栁下惠之和、吾集之以爲行者也。百王之訓誥、三聖之爻象、國史之春秋、太師之雅頌、吾集之以爲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是三者率皆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呼。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亞聖曷足以語之。孔子之言政所以特告顔子也。

葛勝仲丹陽集卷二十和元方寄若拙弟託覔顔淵之五十畝韻　下田彌望股清流、謀食誰言必本州。且復種秔資口腹、早知籍稻載春秋。攜家便可隨豐儉、仕國從今委去留。饘粥粗供吾事濟、寸

心安靜得休休。

陳與義簡齋集卷十元方用韻寄若拙弟邀同賦元方將託若拙覓顔淵之五十畝故詩中見意

夢中與世極周流、錯認三刀是得州。擬學耕田給公上、要爲同社醉春秋。囊間已辦青芒屩、桑下想聞黄栗留。儻有幽人諮出處、爲言無況莫來休。

劉子翬屏山集卷一聖傳論十首顔子　易説多矣。學者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説、范甯以其幽沈仁義、罪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咀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説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舍也。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深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聲深矣、皆託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説。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爲之説曰、學易者必有門户、復卦、易之門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顔子乎、不遠而復、稱爲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爲仁之説告之矣。顔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極。一己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像説得仁禮①。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然洞徹爲一。顔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内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顔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九師之前、未有爲易之説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言説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爲平白坦易之塗、聖人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

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爲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而失。勿謂本有、勞思内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廓爾貫通、心冥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顔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默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兹在兹、其敢怠哉。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孟懿子問孝章　至於顔子之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使他人聞之、亦唯唯而已、而顔子則能復之、曰請問其目、然後及於視聽言動之説。此亦可以見其羣弟子審問之能否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九十六蔣夔論顔子不當與孔子均禮奏　春秋釋奠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肆祭器、實牲體、盥手、濯爵、奠幣、讀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焉。臣愚不識爲是禮者何以處之。且孔子師也、顔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今推顔子以配享孔子、而其禮均九人者獨不與享。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而師名故不及於孔子、蓋緣唐開元禮爾。開元禮因革損益之不得其當者非徒此也。乞下臣議於禮官、取開元釋奠儀詳定、可曰究國公顔子、毋稱先師、毋讀祝、其祭器牲體、薦享祝獻之儀、一切降殺、毋擬於其師、而進九人亦在祀典、顔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顔子、以正開元之失禮。

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

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臣聞所貴乎爲聖賢者、以其知命義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則安時處順而不苟求。能知義、則砥節厲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則無適而弗安矣。孔門之賢固多矣、而知命知義惟顏閔二子焉。

又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聞天之生賢、固有定分、聖人之愛賢、有不能自已者。顏子之亡、夫子慟焉、而歸之於天、故曰天喪予。伯牛之疾、夫子嘆焉、而歸之於命、故曰命矣夫。豈非賢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

又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臣聞人之所以能休戚其心者、以有欲焉爾。夫欲者、志之所趨。於此則樂、於此失所趨則樂者爲憂矣。此常人之情也。是故有所欲、不得其所欲則不樂。無所欲、未嘗不安其欲、則無不樂。顏子之樂、樂此而已。何者、簞食瓢飲、其視食前方丈何如哉。居於陋巷、其視榱題數尺何如哉。然天下之至美、生於吾心之至樂、衆人以欲而顏子以道耳。不以貧窶易其念、則視簞食瓢飲如食前方丈矣。不以富貴動其心、則視居於陋巷如榱題數尺矣。人之所憂、顏子之所樂也。此心不變、則此欲不作、此樂不改、則此憂不萌。人見其樂、而顏子亦不自知其爲樂也。如是而後

謂之心齋坐忘焉、謂之庶乎屢空焉。求之孔門、固有慍見於絶糧矣、固有陋於九夷矣、而顔子獨能以道爲樂、可不謂賢乎哉。此聖人所以賢之再三、而嘆衆人之果不可及也。雖然、憂樂人所未免者、抑又有富貴之憂樂者、姑以堯舜觀之。孟子嘗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而漢董仲舒亦曰、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故斥逐亂臣、務求聖賢、是以得舜、禹、稷、契、皐陶、賢能佐職、教化盛行、天下和洽、則堯舜所憂所樂者、蓋在於誅亂以求賢、得賢以致治。是謂富貴之憂樂者。顔子窮而在下耳、若夫在上之聖人、其憂樂在天下、豈特如顔子而已哉。

董弅嚴陵集卷八田錫修夫子廟堂記　是以築爲儒宫、修其祀事、請籩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澆淳在乎時、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顔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顔氏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韓文公亦人也。乃知取法于延陵季子、問禮于柱史老聃、生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十六顔子論上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强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樂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

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忘倦也。競故御焉而益勵、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耳。是故不至不見、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牆、去陛級、徹堂室而納之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儆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盡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儆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安宅也。人有閒宅之安、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

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

又卷八十六顏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距、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爲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人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絶。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悦。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

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與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顔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子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言而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有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安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又卷八十六顔子論下　論曰、顔子勇者歟。夫子曰、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患不知而已。顔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顔子知之極也、勇足爲顔子道哉。今夫火樂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御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終則頹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怠也。使顔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怠於罷其二、則

勇不如怯、勇足爲顔子道哉。是故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顔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顔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鴆之能殺人也明矣、而遇鴆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鴆也。非喜則曷爲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鴆之不可飲。然人之於不善、明憎之、明踐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善、如鴆之似於水者、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夷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於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鴆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思而喻。思而後喻、則夫不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顔子之不爲不善、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而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苟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顔子之知、知之極矣。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欺。飛蟲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髮之間爾、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髮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則千萬里之絶。顔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猶足以爲顔子病。無毫髮之隔、斯足以爲顔子賀。夫子曰、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顔子之無毫髮之隔也歟。謹論。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訓兒童八首弟子　洙泗三千衆、何人得正傳。省身有曾子、克己獨顔淵。

又卷三顔子　賢哉顔氏子、陋巷獨幽居。簞食與

瓢飲、蕭然樂有餘。

又卷七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　三仁夷齊之仁、各隨其事看、皆是當理而無私心、所以皆謂之仁。然與顏子之仁、與雍也問仁等相參校、又覺仁所係甚大、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又未見二說相通爲一處、不審如何。恐三仁夷齊之事皆是身分上大節目處、因此以見其心之全體。而顏子未遇事變、只是暇日做仁底工夫、須當舉此一身、絕無一毫私意而純是天理、然後得爲仁。若其遇事變、則亦與三仁夷齊同、而所謂易地皆然否。然畢竟顏子底地位煞高、恐不止三仁夷齊之類、如何。

又卷七詳顏淵問仁段　孔顏答問爲仁一段、嘗思之、有理氣之分。蓋人受天命而生、必得乎其理以爲性、曰仁義禮智、而皆具於心。必得乎其氣以爲體、曰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屬、而皆具於身。仁即此心所得天理之全體、而主於愛、常生生不已、而包乎四端、猶天道之元而包乎四德也。禮即此心所得天理之節文、而主於敬、所以常生生不已、上繼乎仁而下包乎義智、猶天道之亨、即元之始通而兼乎利貞也。耳目鼻口四肢五臟之欲、即所得氣形之私、而主於有我、即所謂己者。而氣之所稟有雜揉之不齊、則欲之所感又有淺深之不一矣。人惟天理、私欲二者並行乎性命、形氣之間、而又日接乎事物無窮之境、是以性命常易爲形氣揜、而天理常多爲私欲屈。故耳目口體之屬往往偏爲己意之徇、有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此心漠然、無以帥氣統形而御夫物、殆將顛迷錯謬、無所不至、而萬善皆於是乎廢矣。此聖門之學所以必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聖人所以必以克己復禮一言而斷之、而於是一言之中、所要又在克己而所至則在復禮。誠以己者、吾身病仁之

總、自非他病之比、而禮於仁爲切近、在吾心天理有持循之實、非如義智之裁可否別是非、介乎兩端而未專於天理之守也。故克去有己之私、以復還乎是禮之本然、使日用間天理常爲主、而氣形每聽命焉、則吾心常清明端肅、無一動不合乎節文之正、而人欲無得以干之、則此身純是天理、而仁之爲體、不離乎是矣。至其所以爲克己復禮之目、則又不過乎勿爲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夫目視、耳聽、口言固也、若動則兼乎內外、而七情之所萌、四肢之所運也。四者皆形氣之所爲、而與心相應者也。視聽則自外入而感於內也、言動則自內出而應於外也。視聽言者發其端也、動者成其事也。四者視爲接物之先、而聽次之、然後繼於言、而卒於動也。亦有各司其一而各自爲一病者、亦有因其一而動即隨者。要之、四者足以該吾身之用、而吾身日用所以爲天理人欲出入之階者、亦莫要於是四者矣。自一而入者病未蔓、四者參合、則病根深。非禮者即形氣之私欲、所謂己者、而天理之反也。非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己而不以理也。以禮而視聽言動者、一以理而不以己也。出乎己則入乎理、出乎理則入乎己。以理者性命之正、所當然而然、而形氣順從者也。以己者形氣之私、所欲然而然、而性命受制者也。勿即克之事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即克之謂也。以禮而視聽言動、即復禮之謂也。曰克曰勿曰復曰爲、二者操縱之間、又吾心所以爲主、而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也。彼克則此復、一長則一消、兹又顏子用力所致謹處。如臂之屈伸在肘、如舟之縱横在柁、如三軍之進退在將、而於所謂勿者、又以見物欲本自外來、吾心非預内蓄、而所以爲克之功、初不用窮其巢穴而驅除之、而亦非有斬伐攻戰之勞也。截然一段已往之放心、置之勿論、只據今日見定求仁、一念之

頃、此時此心全然清明、無一點私欲。自此而往、於非禮但勿更爲之而已。一刻如一刻而常相接續、一日如一日而常無間斷、由是歲復歲以終其身焉、則渾然天德矣。是其名義豈不甚精、而爲力豈不卓然從容不僫哉。雖然、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機、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亦何以精其克復之功。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亦何以勇其克復之力。惟其知之也至明、則表裏隱顯、小大精粗、釐分縷析、無不瞭然如辨黑白而不可亂。又焉有人欲與吾天理混哉。而又濟之以至健、則割所愛如所仇、捨所難如所易、如一劒之斷蛇、更不復續、如洪爐之點雪、消鎔無迹、如決洪瀾、下臨萬仞之壑、沛然誰能禦之。而又焉有人欲爲吾天理病哉。然夫子於此直曰克己復禮爲仁、止於行而不及知者、非偏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若是其速而無循序之漸者、非徑也。此蓋物格知至以上之事、即顔淵學力所至而語之、而惟顔子足以聞此。未至乎此、則遲速深淺不諳其所自、而必有疏濶滲漏之功矣。若在學者、雖不可以高躐徑造、而亦不可以畏憚退縮而不務勉行之實也。

又卷七顔淵仲弓資稟　顔子有清明剛健之資、可與大有爲、故告之以克復之事。仲弓資稟安靜篤學、惟可與謹守、故告之以敬恕之事。顔子若不告以克復而下從仲弓位、則是以千里駿足而局之牛車之下也。仲弓若不告以敬恕而上躐顔子等、則是以嫻習南畆之才而責之騰踏千里也。惟各隨其資之所近而語之以理之所契、雖其爲説有淺深高下之不同、而所以切於二子之身、各得以持循據守而進道入德則均矣。

二說若就仲弓言之、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端莊恪謹之容如此、蓋有睟面盎背周旋中禮氣象、非平時主敬於中有素者不能也。己之所不欲者、非吾本心天理之誠也、必禁而絕之、勿以施之於人、則凡其所以流通貫造於人者、必皆吾本心天理之誠然、而恕之道也。敬者吾心之所以生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誠能主敬持己、若是其篤、則私意無所萌於內矣。行恕及物、若是其實、則私意無所形於外矣。內外無私意、則純是天理、而仁在是矣、又何有所謂己、而又何待於克爲哉。此夫子所以使仲弓必從事於此、其用功亦可謂直而約矣。雖不必事顏子之所事、而亦未始與相戾也。若就顏子而校之、則彼敬固足以無私於內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爲敬者亦將徒爲是矜持、而未必合乎節文之正也。彼恕固足以無私於外矣。然平時私意之未克、則所以施其所欲者未必理之正、而禁其所不欲者未必理之非也。故敬恕但渾淪其功而已、不若克去己私以復還天理、於心地上工夫爲親切也。敬恕但以善養而已、不若克人欲復天理兩進其功之爲淨盡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四目中特不過其非禮勿動之一爾、又不若克己復禮規模之大而無所不總也。出門使民、推己施物、所指言者皆詳於顯而畧於隱、重乎外而簡乎內、又不若克己復禮條理之密而不容有滲漏也。蓋一則鞭辟入裏之功、而一則持養放出之事、一以上達天德而極高明、而一以下學人事而道中庸、其等級大不可以同日語。在顏子、正明道所謂學質之美、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者。仲弓則其次之莊敬持養者、及其至則一也。然在學者、則亦不容有輕重之別、當隨所在而交致其功。日用間、覺其有人欲則克之、見其

爲天理則循之、持己則主於敬、而接物則行夫恕、彼此均無所偏遺、然後吾爲仁之功可以無隙漏、而二子之長皆集於我矣。

又卷七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雖然、聖人斯言固爲切牛之病而發。若就其言而究之、則至理亦不外是。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關吾身日用爲甚切。其心敬則其言不易、而言之易則心不敬。其行謹則其言不輕、而言之輕則行不謹。惟內外本末交相養、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然後言由中出、而動必顧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茲豈易及之功哉。而牛少之、疏濶甚矣。此在顏子克己目中即非禮勿言之事、但其所主不同耳。顏主於無所私、牛主於無所放。若在學者、則尤不可不以爲切身之戒。苟或未能去牛之病、而輒欲效仲弓之敬恕、顏子之克復、其亦將如之何哉。

又卷八三仁夷齊顏子之仁　某向者以三仁夷齊之仁及顏子等仁不相協合、久爲之礙、未能洒落、屢次具問、後再思之、覺釋然已無礙矣、敢請質之。蓋仁一也、而言各不同。以理言、則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而無私之謂。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之所謂仁、是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三仁夷齊之所謂仁、是臨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自有其辨。亦必須平時此身上純天理而無私欲、然後能於大變中做事當理而無私心、而非有二也。但顏子無遭變之事、而三仁夷齊不可見其平時之功、亦不必區區爲是優劣之較矣。

陳耆卿篔窻集卷一顏子論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於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並合、非道不親。請問

辨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悦、是顏子能受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慍、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悦耶。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於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脈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悦也。諸子非不欲悦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悦也、不期悦而自悦也。夫豈必言而後悦、未言之前固已悦矣。未言悦其道、既言悦其言、故顏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内皆私欲也。吾困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爲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爲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爲惡之私易見、而爲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爲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於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爲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宫廣厦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者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陽枋字溪集卷八論顔淵喟然嘆章　窮識見而妙乎識見、然後真見聖道之廣大。竭智力而超乎智力、然後真見聖德之精微。此顔子所以地位夫子、而求盡夫子者也。言聖人之道者類曰廣大高遠、此糊塗語也。我未嘗盡其見而過爲不可企及之言、我未嘗盡其識而例發不容至到之論、觀聖人如隔烟霧、説聖人如在杳冥、宅陸談海、坐井觀天、廣大果何有耶。論聖人之德者類曰精微妙密、此秘誕説也。在我不真用其智而邈略聖人之冥乎天運、在我不真竭其力而倣像聖人之窅爾神化、高者流於虛曠、隱者溺於怪奇、求深得淺、騖高得卑。精微果安在邪。唯顔子高堅前後、見夫子真透徹而不糊塗矣、博約立卓、學夫子真至到而不虛誕矣。仰云者、非瞻仰昊天高高在上也、日用常行之際、景慕極、而夫子之道常超然。鑽云者、非鑽金石而難爲功也、作止語嘿之間、探索至而夫子之道常凝然。若瞻之在前、欲從之矣、忽然在後、則又過焉。故鑽仰非不至、而堅高不可企、入則道無窮盡、不容以識見求。瞻忽非不明、而恍惚不可爲象、則道無方體、不容以識見盡。蓋顔子之仰鑽瞻忽者人也、而夫子之高堅前後者天也。所以人者有限、而所以天者無窮。聖道廣大、顔子可謂真見之矣。道無窮盡矣、而循循善誘之中、即無窮盡之梯。道無方體矣、而博文約禮之際、即無方體之極。欲罷不能、勉勉循循、而利用安身矣。既竭吾才、性盡天參、而精義入神矣。如有卓立、窮神知化、而盛德之至矣。從之末由、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循誘博約、顔子可以用其力、而有所立卓、則峻絶而力莫知其所施。竭盡吾才、顔子可以勉其人、而從之末由、則妙密而人莫知其所至。夫子一故神、兩故化也、顔子幾於神、近於化者也。聖德之精微、顔子可謂真得之。故問仁之目、顔子所及也、而天下歸

仁之説、夫子則皷遺音於視聽言動之餘。爲邦之問、顔子所至也、而鄭聲佞人之戒、夫子則發餘響於四代禮樂之後。無伐善、無施勞、顔子所志也、而老安少懷、夫子直與天地生物之心同一運量。高堅前後、有所立卓、顔子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哉。宜乎三月不違、簞瓢屢空、而殆庶幾焉。若夫在寢附驥、心齋坐忘、是未知顔子者也。嗚呼、論語四百八十三章、言顔子者纔十有八、自曾子吾友從事之外、率多夫子稱道顔子之辭、其顔子自言、僅見於問仁、問爲邦、子在言志與喟然而嘆數事而已。而其見聖人之真、學聖人之至、尤莫切於喟嘆已下數語、非若知聖人而使人無所捉摸。學者生千百世之下、幸而聞希聲齊韶、可不拳拳服膺而力行求至乎。必欲學孔子、當先學顔子、心顔子則心夫子矣。周子有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學者毋忽。

金履祥仁山文集卷三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顔、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顔、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寢廟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帛旅陳、饗先聖而南面于堂、以顔、曾、思、孟侑。既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于室、以顔、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校記

①禮：當作「體」，見《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五

顔回六

輯評類四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十八手植檜聖像讃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顔、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廼百拜而爲之讃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温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聖人用舍行藏、與天爲一也。顔子用舍行藏、聽命於天矣、聖賢氣象便有不同處。然聖人所謂惟我與爾何耶。聖人以己待顔子、固有惟我與爾之辭。學者以分量觀聖賢、不無去聖一間之異。略夫子之出處、何往非天也。顔子則聽命於天矣。顔子有王佐才、而不得仕、爲邦之問、四代之禮樂、卒無所乎施、至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顔子窮而在下、惟天所命也。士君子生斯世、惟天所命而安乎其天、知命者也。嗟夫、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惟安吾天而已。略先儒謂用舍無與於己、進退各安所遇、曾無幾微見顔面、子文其君子歟。略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顔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

十有八九難乎其爲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爲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歎、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爲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爲善。蓋先王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禄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内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支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乏耳。夫子於此歎其居窮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内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絶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爲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爲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爲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譖怒之極、惟取其名教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爲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爲小節、皆未深考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九顏子序　考漢藝文志、孔門諸弟子惟曾子有書、其十篇今見大戴禮記、而小戴禮記、曾子問、檀弓、祭義等篇亦述曾子之言。宋儒備論語諸書所載、合大戴記内十篇爲曾子書、又粹子思所言爲子思子書、於是有曾子、有子

思子、而顔子無書也。蓋顔子雖孔門第一人、然既不得年、又不授徒、故其言無所紀録。夫子嘗謂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又謂於吾言無所不悦、又謂語之而不惰。由是觀之、夫子平日與顔子言者多矣、而泯泯無傳、惜哉。論語中顔子之自言者僅一章、夫子之與言者亦僅一章。夫子言而顔子答者二、顔子問而夫子答者二、其餘則皆稱美追憶之辭耳。河北文安李鼐、江南高安李純仁各倣曾子、子思二書例而爲顔子書、先之以論語、中庸、大傳、附之以諸子傳記、雜語。二人編纂小有不同、其用意則一也。純仁廣覽博聞、而樸厚端謹、固具可至顔子之資、因書之言、學顔之學、必也。於所知之理無所不知、於所爲之事有所不爲、勉勉循循、有進無退、則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自可馴致而得。其所樂殆有難以語人者。夫如是、其於顔子也、直可睎其人、非但輯其書而已。予將有俟焉。

又卷四十一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顔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略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

楊奐還山遺稿卷上東遊記告顔子文　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

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欲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

陳櫟定宇集卷十四丁祭顏子兖國公文　聖徒三千、疇居其一、惟吾顏子、好學無匹。樂在陋巷、生窮一簞、没胙兖國、上公萬年。春丁從祀、公爲之首、誰云絶塵。瞠若其後。

劉鶚惟實集卷一回也不改其樂論　人患不知道也、不知道則跼天蹐地、而一身無所容。於是覺天下之物皆大、而我獨小。夫我小而物大、將只見物不見我。其於世之崇高富貴、視之巍巍然、即躬處優裕、而此心常歉然不自足、將戚戚者終其身而無窮期矣。顏子則不然、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故凡目之所覩、耳之所接、身之所履、境遇之紛乘、事勢之困迫、世故之震撼、千態萬狀、而莫之紀極。舉夫一切可驚可愕可憂可喜之端、而其心安然不動、處之以泰然而無不足、又何簞瓢陋巷之足以累其心哉。夫境自外至者也、心自内生者也、心有未純、由道有未充耳。道之未充、則境爲身累、身爲心累、不特簞瓢也陋巷也、是則富亦可憂也、貴亦可憂也。以視古之履天位而不疚、被袗衣而若固有者、其相去爲何如哉。故謂顏子之樂非樂貧也、但不因貧故累其心而改耳。如以爲樂貧、將使顏子進而居帝王師相之位、其樂豈遂不可問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孔子所以賢之也。昔二程受業於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明道未得其要、汎濫於百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於六經而後得之。噫欲尋孔顏樂處如是有其要、則學孔孟之學者、可不究心於此、以求至於道也哉。

宋史輿服志一　夫三代制器、所以爲百世法者、

以其華質適中也。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且禮謂周人上輿、而孔子獨取殷輅、是殷之質勝於周也。

又呂公著傳　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遼史耶律孟簡傳　孟簡略大康略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

元史吳澄傳　澄略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略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又趙復傳　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略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

劉炳劉彥昺集卷九回也德說　旭日之光先照

高山、聖人之教先成上士。故顏子得孔子爲之依歸、如時雨之化焉。其次則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者益下而益遠、各因其材而篤焉。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鄭御史克脩　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略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累乎。略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略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爲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

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顔子之地位也。略愚謂自孔顔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略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顔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

又卷二復賀黄門克恭　昔朱子論孔顔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以顔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顔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顔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略故朱子曰、顔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顔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顔子是工夫到那裏了。略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顔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顔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顔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顔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顔子未能無間耳。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

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儗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卲之後。略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

魏校莊渠遺書卷二進顏曾二章講義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顏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緊些、又反失之。顏子真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臣願陛下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茲在茲、真箇去做。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有進處、便是顏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言語文字上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驕意氣、不得謂之志矣。

又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顏子初用功、未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功。

又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不差、第二又怕間斷。顏子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昔時想像聖人道理無處捉摸、今分明確實、昭昭就在眼前、而無可用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道理在我矣。夫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又卷二總論　臣惟孔子萬世帝王宗師、顏曾二

子親學聖人而得其宗者也、其功夫皆同曰誠而已矣。陛下所謂勗哉勿僞、可謂深契顔曾之心夫。

呂兆祥陋巷志卷五宋太祖顔子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邦、遂封東土。

歸有光震川集卷十六重修闕里廟記　顔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顔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顔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顔子爲近。

歸有光震川別集卷一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顔子　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顔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説矣。

當孔子之時、顔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顔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乎。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顔子不在其後矣。略其不敘顔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顔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

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顔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

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説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藴、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

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眞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顧允成小辨齋偶存卷四顔淵問仁章　周子曰、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要知此章請問其目、正是發聖人之藴處。蓋克己復禮原是一句大綱領説話。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消擬議者、此沉空守寂的門户也。有一等人認道綱領既得手、條目上不妨出入者、此放鬆托大的門户也。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何處可容揀擇。綱領上得手、條目上必不放手、條目上放手、綱領上必不得手。故顏子請問其目、聖人却從視聽言動上一一指點、正爲這兩等人立一公案。悟須實悟、修須實修、内外夾持、不得絲毫走作、不得絲毫躲閃、所謂教萬世無窮者也。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説、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説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説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説、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這段議論、正與

顔子請問其目同一血脈。若不在此中參透、儘他說得天花亂墜、非偏即邪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四講義顔淵喟然歎章　此章書向來爲註中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一句所疑、更理會不來。若說道體是人人具足、處處充滿、雖曰神化無方、然却冥會即是、以顔子默識默成、於此豈有間隔。若云仰鑽瞻忽、是顔子於道體全是恍惚想象了、況竭才之後止見卓立、尚未與道爲一、卓立之後又歎末由、是終身與道爲二、豈成箇顔子。以此懷疑不信。及味程夫子之言、乃始躍然。程子曰、此顔子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蓋喟然之歎、直歎夫子、不是歎道體。道體是古今聖凡所同、夫子是古來聖人首出、故仰之彌高、無階可升、鑽之彌堅、無門可入、在前在後、無定體可據。當時只有顔子能知之、亦惟顔子能學之。蓋顔子與夫子止差得一間、故一直要學夫子。却是聰明才智一毫使不著、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也從這裏來。這便是夫子的階梯、夫子的門户、夫子的定體。博約得一分、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後、夫子真面目、真精神、徹底呈露了、一箇夫子卓然立於吾前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正是仰鑽、卓立正是瞻前、末由正是忽後也。此章書爲一部論語的門户、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箇人、顔子是善學夫子的第一箇人。如今就論語中求夫子、真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顔子提出這箇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輾轉玄虛去、令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顔當時博文只是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吾

輩今日將經書熟讀深味、就是博文。將聖賢所言一一體之於心、見之行事之實、就是約禮。至於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約、自在其中、不必言也。

又卷四講義回也其庶乎章　程張二夫子俱將屢空作心空、若顏子之心屢空、則是頻復也、何以爲顏子。朱夫子作數至空匱、其味無窮。能數至空匱、略不經心、其心還有不空者否、此方是真空。至於子貢貨殖、又爲不善看者說壞了。顏子屢空、全不算計、此爲受命。子貢未免算計、不至屢空、此便是不受命。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子貢貨殖、但未能受命耳。夫子看得他徹骨徹髓、原見他不是以貨殖累心的、其心虛明、能億則屢中。億則屢中、緊跟上句說來。顏子中道、故能屢空。子貢貨殖、止於屢中。中中道則不可云屢、亦不可云億。億則雖云屢中、未可云庶。二賢品第、只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沉冥痼疾、亦便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劉宗周劉蕺山集卷十一尋樂說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顏子、而況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近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爲一箭雙鵰、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喫緊爲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惺、從本體上說、即天理之別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只此是

人心真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顏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然致知工夫、又自有說。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正是良知當判斷處。於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如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取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於是。子常言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是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此方是義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爲利之溺人莫甚於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那人欲之根一齊砍斷、因顯得良知真面目出來。前輩常言天下無成見、良知是也。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以顏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則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慍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可分明說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說破。在只是說得太高了、不若心齋尤爲穩當。語曰、如凡人飲水、冷煖自知。人人此良知、則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即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一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注此、以爲一與十數之始終、一與二數之相對。回與賜之高下以是而定。夫既云數矣、則自一而數至十、回將何以歷而知

至十幾。即二爲一之對、則所謂始終、正相對之二也。且善惡、高下、是非、賓主之類、其相對者不可屈指數、是賜亦可稱盡知、且與回同矣。予以爲十者、上下八方也。其數既合、其理亦備。是回之知舉一而無不知也。夫子示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正謂此也。謂回爲即始而見終、則尚有見者存焉。蓋一以貫之、無所爲知而無不知、正可爲聞一知十之證。賜之聞一知二、則實自用其知、推測存焉。此夫子之所以與其弗如回也。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四顏子喟然歎章贊　顏氏庶幾、去聖一息、觀於喟然、其意可得。夫子誘教、並時三千、知其善者、曾有幾焉。詩書執禮、衆飫其說、識其爲我斯足以發。求晝中道、由誦終身。有休之志、無日之新。曰力不足、曰書可廢、是不能竭、匪才之罪。譬之飲食、知味斯嗜。譬之登踐、憚勞曷至。顏子嗜之、曰子善烹。顏子至之、曰子善程。顏曰善誘、子曰好學。鼓舞之神、千秋孰覺。子曰不惰、顏曰竭才。自非大勇、孰與此哉。好生於誘、竭由於循。不謂己勉、實聖恩勤。至於欲從、依然不罷。雖復末由、豈以才謝。揚雄有言、顏苦孔卓。兹其苦也、所以爲樂。欲從末由、匪病其艱。正謂竿頭、妙不容言。孔至七十、欲不踰矩。欲矩之間、如毫髮許。孔顏之從其欲則同。所嗟慕者、中道從容。竊顏之心、在於兩欲。罷無修蹤、從無止躅。此外惟曾任重道悠。子思繼之、至誠無休。孟子亦然、所願孔子。壽夭何疑、修身以俟。我觀聖賢、惟在不息。不息之至、便達天德。讀顏此章、此意須通。作超悟語、則墮禪宗。

明史曹端傳　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

顔淵不違仁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

楊椿孟鄰堂文鈔卷七孔顔樂處說　仲尼、顔子樂處、子思所謂位也、其事則素位而行也。素位斯不願外、不願外則居易、居易故無入而不自得。位無在而非是、斯樂無往而不存。樂也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有自然之樂、第使稍知自好者、有一時之素位、即一時之自得、有終身之素位、即終身之自得。孔子疏水曲肱、顔子簞瓢陋巷、固樂也。子路緼袍不恥、曾晳風浴詠歸、亦樂也。而何處可尋、何事可指哉。小人終身願外、則終身行險、終身行險則終身在憂患中、即有時自以爲樂、亦僥倖耳、何自得之有哉。世之人柰何舍自然之樂、甘爲行險之小人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顔回。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奥。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兹榮號。

又卷三十五之十一高貴鄉公顔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己。所以慇懃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董誥全唐文卷四十一玄宗顔子贊　杏壇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亞聖、某也稱賢。四科之首、百行之先。秀而不實、得無慟焉。

又卷三百六十五張之宏兗公頌　若昔帝軌覆、王綱頹、則孔聖挺生而憲章克復。故能羞人極、酌彝倫、聲明有度、文武不墜、講德泗上、横經淹中、□□□□□□代。嗚呼、歐儒墨、蹈仁義、曠志鵬海、服膺蟻術、瑳琢金玉、鑽仰情性者、其唯兗公乎。

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十□惠。困而能通、休休焉拾塵著德。貧而不仕、衎衎焉鼓琴自娛。雖行藏坐忘、黜聰墮體、確乎不拔、澹乎自持、猶以農□□□□□談岱嶽、辨星精之騎。及夫杏壇花白、素王哀一臂之交。槐市葉青、丹史煥四科之首。輝光昭晰、芝蘭鬱芬、年代浸遠、久□□美哉偉歟。美哉偉歟。之宏刻鵠見嗤、雕龍寡譽。昔往神仙之郡、未繫想於王喬。今來禮樂之鄉、猬飛聲於宓賤。徒以絃歌叶□□□翟之朝飛。冰鏡澄明、希皐鸞之曉舞。而都督渤海李公、諱□□庭誨、八命分憂、兩岐標慶、海澄泓量、月灼貞明。德之至則膏□□軒、令惟行則仁風發扇。實來茲邑、泛覽川原、企佇邱墟、慨然永歎。曰、城郭猶是、鶴鳴千歲之歌。陋巷空存、人饗一瓢之樂。淥池春盡、白露秋生、古往今來、曷惟其已。皇上禮行鄒魯、思闡文明、則夫子乘通三之尊、兗公列惟五之長。

乃顧而謂之宏曰、張令文蔚國章、智樹仁策、撝光可大、譽望克韶。宣王既以銘焉、兗公豈宜闕爾。恭惟嘉命、勒茲徽猷、俾夫亞聖、同之前美。由是也、故得繚宮牆、殖庭宇、橑鳳翼、瓦魚鱗。清泠萃風、曈曨照日、緑樹靃靡、紅蘂鬖髿、林霽囀鸝、階香舞蝶。宴於斯、餞於斯、器用陶匏、粢食不糳。命曰稱兗公之德歟。遂吮墨含毫、聆奇瞬美、網鳳策、獵麟書、牽彼朱絲、緯茲黃絹。其頌曰、珠毓滄溟、鳳飛丹穴。況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兗公、儒林秀栵。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德浮十哲。魯明御敗、衛通哀洩。宛爾龍盤、颯然鶴髮。噫天喪子。芳蘭已折。其一、聖皇有道、四隩攸同。恩覆天宇、令發春風。緬懷泗上、睿想淹中。俯徵魯禮、贈此兗公。天書戾止、儒術昭融。弁冕載頒、威光自雄。皇情有實、陋巷何空。其二、昭昭良牧、彬彬文質。熊軾轓風、隼旟槧日。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疏聳、靈鑒朗逸。德柔去殺、仁深

濟物。來斯懷古中心壹鬱。麥秀已謠、黍離云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其三。瞻彼魯國地固人安、龜鳧鬱氣、洙泗嗚湍。禮經雲委物產星攢、伊予作宰、諒匪能官蒲城懷仲、河陽謝潘。棼絲可理制錦良難。儉懷簞笥、禮想雩壇。塗荒露浥、樹古風殘。愛而不見、慨然永歎。棟宇是葺、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又卷五百五十七韓愈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

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十七禰衡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嶽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絶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横于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風、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凱之烈。乃刊玄石而旌之、（此句從文選褚淵碑注、頭陀寺碑注補。）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藝文類聚卷二十、初學記卷十七）

嚴可均全晋文卷六十孫楚顏回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藝文類聚卷二十）

又卷六十九夏侯湛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藝文類聚卷二十）

又卷七十七摯虞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初學記卷十七）

又卷一百三十二張憑不拜顏子議　不拜顏子者、案學堂舊有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爲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堯舜禹于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爲臣矣。師玄風于洙泗、則顏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己、既揖讓于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于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通典卷五十三）

又卷一百三十七戴逵顏回贊　神道天絶、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藝文類聚卷二十）

又卷一百五十五李暠賢明魯顔回頌　問一洞十、達于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初學記卷十七）

嚴可均全梁文卷十八元帝又祭顔子文　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虚守静、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藝文類聚卷三十八）

張金吾金文最卷七三李守純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由此言之、學者之所當以道爲事也。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欲夫學者之以道爲事耶。猶恐乎未之能入、復示其所以入之之門、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當是之時、顔子不幸、曾子獨得其傳。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魏源集顔冉贊　匹禹、稷者顔子、匹仲尼者子弓。一則嚴視聽言動於四勿、一則出門使民如賓祭之敬恭。宜乎可爲邦、可南面、而用行憂世之相同。至於若無若虚、不施不伐、則又得之竭才卓立、尤瞠乎其莫從。讀安溪喟然章贊、洵百世而感通。

俞樾賓萌集卷四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伏思顔路、曾皙、並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顔子、曾子也。

王先謙虚受堂文集卷三曾子輯註序　夫聖門之徒、顔氏而外、惟曾子得其宗。曾子名不列於四科、其立言垂訓、較閔子以下諸儒獨詳。而得道如顔氏、迺不多以言見。夫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又嘗以無言之旨開示、及門毋亦言之果不爲聖人重耶。余觀曾子之書、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有國者由之而治、有家者由之而安、處足以保身、而出足以成務、所謂合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一以貫之者也。非曾子得聖道之統宗、不能爲其言。而觀曾子之言、人亦愈知聖道之無所不備。語曰、羣言淆亂、必衷諸聖。聖人既没、諸子遞相授

受、源遠而末益分、不有得其宗者出而立言、則聖人之教將以高遠而愈即於迷晦。使顏子非早卒、其以言牖世亦必不後於曾子。然則學者欲求聖道、其無賴於曾子之書邪。

清史稿顧炎武傳 〈顧炎武〉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閻鳳梧全遼金文王朋壽廉儉篇 儉德之本、廉斯可兼。舉不從儉、孰能守廉。晏嬰仕達、顏回樂潛。胡威藩屏、公孫具瞻。不以顯宦、變其安恬。驕奢淫泆、此其鍼砭。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六

顏回七

傳奇類

張㲉古微書孝經援神契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元、邱致命帝卯金。

又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折左足、取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僑、特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禽、如麕者、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干寶搜神記卷八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

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宋書符瑞志上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顔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①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尺、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②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寓言類

莊子人世間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又大宗師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又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又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又達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又山木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又知北游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

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又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又盜跖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

又漁父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列子黃帝篇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

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内。

又周穆王篇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顔回紀之。

又仲尼篇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回。顔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

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顔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顔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顔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又力命篇　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

校記

①「姓」下當脱「爲誰？兒曰：吾姓」六字，見《古微書》卷二九。

②大：當作「火」，見本卷首《古微書》。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七

顏回八

紀念類

論語先進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禮記檀弓上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隨本消息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

史記孔子世家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應劭風俗通義愆禮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絰、出則否。

孔子家語終記解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

又曲禮子夏問　顔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内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

又曲禮公西赤問　顔淵之喪既祥、顔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　〈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正始五年〉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宋書禮志四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以顔淵配。

魏書世祖紀　〈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淵配。

又高祖紀　〈太和〉十有九年略夏四月略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爲官。

又肅宗紀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兹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顔、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

〈正光二年〉三月庚午、帝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顔淵配。

又禮志一　〈永興五年〉辛未、幸代至鴈門關、望

祀恒岳。略後三年二月、祀孔子於國學、以顏淵配。

又禮志四　〈神龜二年〉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略光據禮記、略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

晉書孝武帝紀　〈寧康三年〉十二月癸未、略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又禮志上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

又禮志中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

又禮志下　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

又潘岳傳　〈元康〉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略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

隋書禮儀志四　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擿句二人、

録義六人、奉經二人。略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

北史魏本紀第二〈始光〉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乞伏熾盤遣使朝貢、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回配。

又魏本紀第四〈正光二年〉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顔回配。

舊唐書高宗本紀下〈乾封〉三年略二月略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二月略癸未、皇太子弘釋奠於國學。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又睿宗本紀〈景雲〉三年略改元爲太極。略二月略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顔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列于二十二賢之上。

又玄宗本紀下〈開元二十七年〉八月略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顔回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

又禮儀志四　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又孝敬皇帝弘傳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略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

舊五代史周書太祖本紀第三〈廣順二年〉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略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顔涉、是顔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顔涉授主簿、便令視事。

石介徂徠集卷十九宋城縣夫子廟記　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嚴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

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雘麗焉、穹穹闢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顔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八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庳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略明年、出奉泉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兖國公而下十人像、籩簋之數、率據典禮。又旁廟設學舍數十區、將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爲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二月、廟學成、杜君録其本末以來請文。

新唐書高宗本紀　總章元年略四月乙卯、贈顔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又禮樂志五　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爲先聖、顔回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顔回配。

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于學、贈顔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

睿宗太極元年、以兖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顔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又孝敬皇帝弘傳　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與潞王同封。略總章元年、釋菜國學、請贈顔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

宋史度宗本紀　〈咸淳〉三年春正月略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菜禮、以顔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

又禮志八　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顔回爲兖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

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三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

又禮志十七　帝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翰墨、以方載之。略序曰、略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閑、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于世道人心庶幾焉。

又畢士安傳　徽宗時、略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

元史文宗紀三　〈至順元年閏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又祭祀志五　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于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至順元年、以漢儒董仲舒從祀。齊國公叔梁紇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

又黃澤傳　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

陳鎬闕里志卷十六宋真宗遣張齊賢祭孔子文

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尊于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汪琬堯峯文鈔卷七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

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

明史禮志四　〈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魚、子晳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啓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晳封號。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顏氏一人。景泰三年、授顏子五十九世孫希惠。略教授司教授從九品、學録、學司並未入流、孔、顏、曾、孟四氏各一人。又尼山、洙泗二書院各學録一人。洪武元年略又命復孔、顏、孟三家子孫徭役。

成化元年給孔、顔、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子監。

又解縉傳　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

董誥全唐文卷八太宗左邱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　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

又卷十二高宗贈顔曾詔　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祗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顔、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爲尚。顔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並配享。

又卷三百四李元瓘顔子當設坐像並升四哲奏　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顔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

又卷四百五張恌請刻睿宗老子孔子讚元宗顔回讚奏　先奉恩敕、令臣校搭御書睿宗大聖真皇帝集。臣伏見集中具載前事讚文、又見孔子廟堂猶未刊勒、臣竊以爲尊儒重道、褒賢紀功、本於王庭、以及天下、一則崇先聖之德、一則紀先聖之文。其兖州孔子舊宅、益州文翁講堂、經今千有餘載、皆未題頌。臣特望搭御書讚文及陛下所製顔回讚、並百官撰七十二弟子及廿口賢讚、令東都及天下諸州孔子廟堂精加繕寫、御製望令刻石、百官作望令題壁。陛下孝理天下、義冠古今、使海内蒼生、欣逢聖造、冀敦勸風俗、光闡帝猷。

又卷八百四十八蔡同文請增七十二賢酒脯奏

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兖國公顔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準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

又卷八百七十四陳致雍博士高遠奏改顔子祝文議　右竊以祝嘏之說、已著開元禮中、升降兩義不同、大祝云敢昭告、小祝云昭告、諒其損益盡在往典。今高博士請改前經、未敢爲允。既尊其爲師、待以不臣、豈可抑以祀典。援其公爵者、或商容呂迎逸免也。武王式閭、維師尚父、尚當一時君臣、亦不北面爲禮。況顔子德冠師門、道光亞聖、千古景行、一人而已。開元禮太宗纂之、高宗述之、元宗定之、垂爲永則、豈合改作。謹議。

又卷八百七十四陳致雍再改正顔子兖國公祝文議　右臣先據太常博士高遠奏、改文宣王配座顔子兖國公祝文昭告字、援小祀例、爲致祭。高遠意者、爲與武王祝稱不等、欲不敢御署、蓋迄至尊降屈、行拜敬之禮。殊不知中祀云昭告、亦進御署。署訖、皇帝不拜。今既升文宣王爲大祀、兖國公即便是中祀、而況顔子德冠孔門、侚齊聖智、佐食則絶席居前、侑酳乃服袞在上。既禮容以相稱、何貶拂而太懸。武成王祝文、開元天寶中亦云昭告、進署不拜。至正[1]元年、兵部員外郎李紓奏節文云、太公述作、止於主韜、勳業形於一代、豈可擬文宣王之盛哉。遂改損昭告字、云致祭、不進御署。今者國朝以其拯民靖亂、崇德報功、再奉嚴禋、重搆廟宇、光靈顯被、聖澤優褒、聖典既修、舊章宜正。臣卻請升武成王祝文、仍舊歸昭告字、國公則不合更貶祝。仍準禮大祝進御署拜、中祝御署不拜。夫禮者、別尊卑、名輕重、奉常沿、酌折衷、後亦何必矯飾閒辭、蕪穢簡牒、穿鑿往事、紊亂彝章。視茲二途、指

歸一揆。謹具奏聞。

張金吾金文最卷二七靳子昭曲周縣重修學記　邑有舊學、廢已久矣、歲時釋奠無所、欲謀復之。適高平張公來宰斯邑、相與度地經始、而張公去。蓋又歷年、乃能爲殿三間、嚴孔子及顏子而下十哲洎孟子像、復圖七十二子、古大儒三十二子於廡。齋堂廚庫、靡不畢具。雖邑之人有以財力左右之者、大率皆顧氏兄弟之作也。方且招徠四方之士、與其鄉之賢士大夫日游處其中、以講論經義、可不謂之賢乎。

又卷七八張令臣保德州重建廟學碑　鄉里設爲學校、三代之所同也。儒者宗師仲尼、百世所不易也。祀孔子於學、而配以顏淵、魏晉以來尚矣。略大定庚寅、高公懷貞知軍事、卜吉於茲。前門旁廡與殿四合、內殿復爲函丈之室、宣聖、十哲像設於室間、以孟子居顏氏之次、其餘高弟與先儒、圖形殿壁。

又卷七九龐雲肥鄉縣創建文宣王廟碑　自古之君天下國家者、莫不師法孔子。至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廟祭孔子、以爲先聖。又取及門高弟顏子配焉、以爲先師。釋奠之禮、由是著令。略泰和元年、以令頒告天下、若無廟舍者、刺郡以上官爲創建、諸縣許士庶自願建立。略經營築搆、不日而成。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前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像。

清史稿禮志三　崇德元年、建廟盛京、遣大學士范文程致祭。奉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

〈順治〉九年、世祖視學、釋奠先師、王、公、百官、齋戒陪祀。前期、衍聖公率孔、顏、曾、孟、仲五氏世襲五經博士、孔氏族五人、顏、曾、孟、仲族各二人赴都、暨五

氏子孫居京秩者咸與祭。

〈順治〉二十六年、御制孔子贊序、顏曾思孟四贊鑱之石、揭其文頒直省。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顏氏、順治元年、授復聖顏子淵六十八世孫紹緒。略孔、顏、曾、孟四氏教授、正七品。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顏氏、復聖後、曾氏宗聖後孟氏亞聖後、仲氏子路後各一人。

閻鳳梧全遼金文　郭壽卿創塑先賢先儒像碑

夏邑縣宣聖廟、王宰德彰之所建也。殿堂廊廡、規模雅壯、甲於河南。大成正殿、素王、顏、孟、十哲在焉。東西夾室、伯魚、子思在焉。傍虛兩廊、將圖像六十一賢、二十四先儒於壁。

又穆昌世　曲阜重修兗國公廟碑　齊景公富有千駟之馬、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冠於四科、以好學常存于一心、游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峨峨然七十之賢、無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爲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殿宇將廢、仰而觀之、虛簷罅缺、鳥鼠都至矣。俯而視之、敗壁傾摧、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啓運、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眚之恩頒行於天下、一應故廟隳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修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請修、以文宣王廟縣官監修、功尚未畢、力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者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修理、或作新而創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筵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

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梲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整嚴。階砌垣墉、增修而具備。再飾塵埃之故像、重修黼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燦然罔有不完矣。究此鳩工之匪易、至於改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而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傳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乃命治口口進士穆昌世爲記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效。雖不能文、具道實事、又何口口。仍繫以辭曰、猗歟子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子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學善進、服膺拳拳。仰慕聖道、鑽之彌堅。簞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己復禮、爲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越後超前。寫之貞瑉、以永垂傳。

博考類

董誥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七皇甫湜壽顏子辨

土與水、火、風雜爲千品萬殊、大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應龍、雖殊大小、必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爲一物。抑四者能爲質、不能爲知者也。動焉四、不動焉四。四者能質不能知、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爲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合乎是爲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舉爲其屬。不合於是爲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爲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爲心、心之知爲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其於死也、氣旋於虛、而反於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謂知亦從而亡、豈不愚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虛而靈、其不可爲無也較然矣。其質也、遊冥而化遷者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

止則不明。聖與愚、受於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爲文王、仲尼、順而安則必始終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兮太虛之中、轉而合於有、則爲禽爲獸。其於人也爲愚爲凡。於草木者、無所不爲矣。雖欲少安得乎。推是而言、則彭祖爲夭、而顏子爲壽、盜跖爲殺、而比干爲終。

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三孔顏孟三氏　今之顏氏、皆云兗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此六人與讎由皆無後乎。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四顏子三十二歲辨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鶚案史記弟子列傳云、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死年無記。家語出王肅僞撰、不足據也。論語記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魯哀公四年、江慎修考之詳矣。孔子年六十二、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一、尚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厄于陳蔡在哀公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則顏子年三十三尚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云云。是顏子死在伯魚之後矣。王肅以鯉也死爲設事之辭、豈理也哉。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

衛、顏子之卒當即在獲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死先于獲麟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並舉、而不及伯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譌、此蓋四譌爲三也。然安知其非少孔子四十歲邪。毛西河謂少孔子四十歲。孔子五十二歲始仕爲中都宰、不復設教洙泗、是顏子從學當在孔子五十一歲以前。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其年甚幼、何能升堂而入室乎。是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固自確也。少三十歲既確、則非三十二而卒明矣。閻百詩不知三十二歲之誤、而改少三十歲爲三十七、謂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卒于哀公十二年、非也。江慎修謂卒于哀公十三年、則少孔子二十九歲、亦非也。先儒考核不精、致使大賢壽數減卻一秩、十年爲一秩、見容齋隨筆。其失豈淺鮮哉。故辨而正之。

又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二十七顏子陋巷銘　蓬蒿沒徑、犬吠不停。長者車稀、闃如郊坰。塊獨處此、心齋冥冥。風吹瓢響、日照簞塵。賴有度轂、過從情親。何來風雨、有女娉婷、縮屋繼照、柳下潔身。朝歌在即、曾莫之經。所苦卓爾、髮若積齡。偶然夜浴、如對明神。師欲居夷、與陋爲鄰。況以不敏、聊樂我貧。賜

室窺好、宰寢晝新。此焉棲遲、四時有春。

又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顏回字子淵。説文、淵回水也。又云、回淵水也。管子度地篇曰、水出于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出土文獻

儒家者言十三　君子道四彊（强）于行弱於辭□②。

竹簡論語爲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又述而　……〔謂顏淵曰、用則行、舍之則藏、唯〕

……

又衛靈公　……曰、行夏之□、乘殷之輅、服周之絻、〔樂則□〕

〔武放鄭聲、遠年人。鄭聲淫、年人殆〕。

校記

①正：當作「上」，見《舊唐書》卷一三七李紓傳。然傳文乃追述云：「至上元年，敕追贈太公爲武成王」，上元並非李紓上該奏確切時間。稱「至上元年」李紓上奏恐亦誤。

②《説苑·雜言》記載有：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八

閔子騫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閔氏有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

騫氏、仲尼弟子閔子騫之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吴樹平風俗通義校釋佚文　〈騫氏〉、仲尼弟子閔子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閔損字子騫。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紀事類

向宗魯說苑校證佚文考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蔡邕琴操卷下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

武梁祠堂畫像　子騫後母弟、子騫父、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

孔子家語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爲左右御、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

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

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孔鮒孔叢子記義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佚言類

論語雍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又先進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韓詩外傳卷二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五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

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卷三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　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尸子卷下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漢書孝成許皇后傳　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

後漢書郎顗傳　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輯評類

論語先進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略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荀子性惡篇　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

晏嬰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陸賈新語道基　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絶、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

又無爲　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

又思務　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

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賢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

又身之養重於義　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桓寬鹽鐵論地廣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

又孝養　故孝子日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

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

劉向說苑修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揚雄法言問道篇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

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

又淵騫篇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

又君子篇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顔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焦延壽易林无妄之第二十五　睽。顔淵、閔騫、以禮自閑、君子所居、禍災不存。

又咸之第三十一　坤。心惡來怪、衝衝何懼。顔淵、子騫、尼父聖誨。

王充論衡問孔篇　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顔、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

又薄葬篇　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

又知實篇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顔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牟融牟子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

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中仁人閔子騫。

又貫捐之傳　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略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

又杜鄴傳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

又揚雄傳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第十一。

又叙傳　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略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己持論如此。

王符潛夫論慎微　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

又交際　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爲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

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

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富春丞張君碑　其辭曰、峨峨富春、膺姿清烈。孝擬參騫、人無間伐。與友必信、久而口密。口口口敬、州閭稱實。佐政流化、垂歌吳域。位細德彌、禮讓雍穆。曷痞旻穹、圮此英喆。哀矣永徂、命不可追。周孔至仁、弗能捍違。銘勛示後、以章厥輝。

敦煌長史武班碑　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臧王府。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假邈、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爵位相踵。口朝忠臣。君幼口顏閔之懋質、長敷斿夏之文學。慈惠寬口、孝友玄妙。苞羅術口、貫洞聖口、博兼口口、耽綜典籍。

徐幹中論爵祿　易曰、豐亨、无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

孔子家語六本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鮒孔叢子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

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顔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略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曹植集任城王誄　幼有令德、光輝圭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剛。

阮籍集詠懷八十二首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顔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誤羨門子、噭噭令自蚩。

嵇康集答難養生論　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裴注〉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略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

又魏志高堂隆傳　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没、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

哉。

又蜀志譙周傳　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略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

又吴志韋曜傳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楊泉物理論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審舉　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虚誣、中傷清德。瑕累横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

又尚博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

又郎顗傳　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顔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又陰識傳　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

又陳寵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略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

又延篤傳　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時人或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略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宋書禮志一　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

又禮志二　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

又樂志四　靈芝篇當殿前生桂樹略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

然。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晨昏、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爲齊卿、稱身受祿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三徒既辭禮義明。飛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娶。哀我生遘兇旻。幼罹荼毒、備艱辛。慈顏絕見無因。長懷永思託丘墳。

又顏延之傳　閒居無事略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梁孝元帝金樓子戒子篇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裕爲器、善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故動無響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蕭統文選阮嗣宗詠懷詩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

又韋弘嗣博奕論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又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

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魏書蕭寶夤傳　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顔之推顔氏家訓慕賢篇　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顔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

梁書孝行列傳　史臣曰、孔子稱毁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毁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沈亞之沈下賢集卷七與李給事薦士書　亞之幼學、見其往記説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騃幼、亦能蹴然内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卿大夫間、使其聲不滅。略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孝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能奉飯含、乃係木爲車、與其兄自挽而送。吾里謠之曰拖車郎。是今曾、閔之行難、而閭里盡熟。

舊唐書禮儀志四　貞觀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臨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説、不爲閔説、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略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十一再封還解鹽置使狀　略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蓋爲治者不尚煩也。

又卷二十二乞不還開封府狀　略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

蓋爲國者姑務省事、不欲多變革也。

歐陽修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後漢無名碑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曾參、閔損。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十一永感堂記　略　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宰我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充武子之志、則雖未敢曰方孝於子騫、而尚足以愧。不仁之宰予、豈但泚夫如吾泚者而已哉。是乃武子之所爲以孝聞者也。略

周行己浮沚集卷四論語序　略　其言孝則告之以孝、皆所以使人之爲孝也。至於弟子稱其孝者、閔子騫而已。孝可謂難得矣。略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論孝論　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德行素修、名譽素著、交遊稱之、朋友信之、人雖欲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而不得也、若閔子騫者能之。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以且死爲憂、而以得免手足之傷爲幸、若曾子者能之。是二子所謂賢人之孝者也。若夫聖人之孝、則大矣。達而在上者莫如禹、窮而在下者莫如孔子。有四海之奉而禮自貶於一身、以一身之微而化可孚於四海、是二人者豈賢人所能及哉。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臣聞所貴乎爲聖賢者、以其知命義之大戒而已。能知命、則安時處順而不苟求、能知義、則砥節厲行而有所立。知斯二者、則無適而弗安矣。孔門之賢固多矣、而知命知義、惟顏閔二子焉。夫季氏之於魯、上則不能輔國君以盡尊王之義、下則不能安其分以正陪臣之名、其爲不臣、蓋聖人之

所必誅也。方且以不義之富貴、欲奔走國中之賢士夫、豈知閔子者蓋樂道而忘人之勢之賢也、其視季氏、不啻犬彘然、顧肯爲斯人屈哉。費宰固不足以浼子騫也。藉使循而上之、加於費宰數等、子騫亦不爲季氏一出也、而又可以使之哉。此而可使、孰不可使也。夫子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孔門命義之戒、子騫守而不失者也。季氏之僭、費邑之畔、其無道甚矣、使之爲宰而不肯就、危行孰加焉。然且曰、善爲我辭、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其言之遜又如此、則聖賢之處亂世、固自有道哉。如季氏之不臣、其心必謂人莫吾知也。而閔子方不就其所使、不屈其所守、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彼然後心知魯國之有人也。以是知命義守節之士、誠有益於人之國歟。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顏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顏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明史解縉傳　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

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顔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閔子騫。子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口。公衮增封、均乃天慶。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三曾子輯註序　夫聖門之徒、顔氏而外、惟曾子得其宗。曾子名不列於四科、其立言垂訓、較閔子以下諸儒獨詳。而得道如顔氏、迺不多以言見。夫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又嘗以無言之旨開示及門、毋亦言之果不爲聖人重耶。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閔損贊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汚君不事、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閻鳳梧全遼金文王朋壽類林百篇贊孝友篇　友愛教育、功歸厥兄。趙禮化盜、孔氏趨刑。常棣萼韡、紫荊後榮。庫分虞舜、樓美唐明。閔損自若、鄧攸逃兵。鄙夫管蔡、不義垂名。

寓言類

莊子德充符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紀念類

石介徂徠集卷十九宋城縣夫子廟記　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則釋奠於令之廳事。噫、其褻亦甚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壯焉、丹艧麗焉、穹穹闢陽、耽耽闔陰。夫子被王衮冕、執珪尺有二寸、負

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

歐陽修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唐縉雲孔子廟記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並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三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讐。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

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枊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宋史禮志八 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兖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三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九源乾曜先師閔損字子騫讚 惟顏亞聖、惟閔比德。讓宰善辭、安親順色。口靜無間、中正是則。非經即禮、至孝之極。

又卷三百四李元瓘顏子當設坐像並升四哲奏

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顏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

又卷八百四十八蔡同文請增七十二賢酒脯奏

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兖國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準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面前、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

嚴可均全晋文卷六十九夏侯湛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

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藝文類聚卷二十、初學記卷十七）

又卷一百二十六辛謐遺冉閔書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棋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晉書隱逸辛謐傳及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又卷一百四十八韋謏啓諫冉閔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

清史稿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閔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賢閔子騫六十五世孫衍籀。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二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並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於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

鞠子語、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金鶚求古録禮説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略家語顏刻少五十歲。夫子畏於匡時年五十七、顏刻爲僕、若刻少五十歲、則是時方七歲、安能御車乎。五十或十五之譌、猶閔子之十五譌爲五十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閔損字子騫。詩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高誘淮南子注、虧損也。顏師古漢書注、騫損也。取虧損爲義。

出土文獻

帛書春秋事語伯有章　□□伯有□□□□□□□□□□□□□□□□□□□□□□□□□□□是殺我也。遂弗聽。伯有亦弗芒、自歸其□、□有閉室、縣（懸）鍾而長飲酉（酒）。閔子〔辛①聞之〕曰、〔伯〕有必及矣。吾聞之、□□事君無罪、禮下無怨

（怨）、議賢讓能、同立（位）之人、弗與□□德守也。其次明備以候適（敵）、□□□有惌（怨）而使公子往、是以同立（位）之人鮮〈解〉邦惡也。□轓□□□□也。令有不行而□□咎君□□□□□□□□□□□□縣（懸）鍾而長飲酉（酒）、是怒其心而耤（籍）之間、非□也。三者皆失而弗知畏、□□□□□□□□〔伯〕有、而使〔子〕産相。

又魯桓公少章　・魯亙（桓）公少、隱公立以奉孤、公子翬胃（謂）隱公曰、胡不代之。隱公弗聽、亦弗罪。閔子辛聞之、曰、□□隱公。夫奉孤以君令者、百圖之召也。長將畏其威、次職其□。其□有□□□□□□□□夫奉孤者、□素以暴忠、□伐以□□、猶愳（懼）□□□有姦心而□□□正也害君耳聞□□心不怒、□志也。事□□□疾□□牲而素不匡、非備也。□□□之、其能久作人命、卒必隻（詐）之。亙（桓）公長、公〔子翬〕果以其言隻（詐）之。公使人戉（攻）隱公□□鑫。

又長萬章　・長萬、宋之第士也。君吏（使）爲□。及魯宋戰、長〔萬〕□止焉。君使人請之、來而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因田□□□□□□曰、□□□□□夫君者臣之所爲容也。朝夕自孱、日以有幾也。是故君人者、刑之所不及、弗昔（措）於心。〔伐之〕所未加、弗見於色。故刑伐已加而亂心不生。今罪而弗誅、恥而近之、是絕其幾而臽（陷）之深、□□□何□丘之聞之也、□□□□□於君、君鮮不害矣。・魯亙公少隱公立以奉孤公子翬胃隱公日胡不□□公弗聽亦弗罪閔子辛聞②

又魯莊公有疾章　魯壯（莊）公有疾、訊公子牙曰、吾將誰以。□子對曰、慶父財（才）。訊公子侑、對曰、臣以死奉煩也。五月、公薨、子煩即立（位）、公子

慶父殺子煩而立公子啓方。君召、公子侑俱入。閔子辛聞之、曰君以逆德入、怠(殆)有後患。夫共中(仲)瑀(圉)人驋旅其扶〈扶〉以犯尚民之衆、殺子煩而立君、除君惌(怨)也。今〔召〕而公子侑俱人〈入〉、不惌(怨)也。若不惌(怨)惌(怨)則德無事矣。爲其親則德爲柰矣、二子之襲失量于君□于諸毋(悔)德雋(詐)惌(怨)、何叚(瑕)之不圖。處二年、共中(仲)使卜奇賊閔公于武諱。

校記

①閔子辛，據張政烺先生考證爲閔子騫。張云：《說文》三篇上：「辛，罪也，從干二，讀若愆。」䇂辛形近，愆騫音同，閔子騫名損，䇂、愆和損義亦相應。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丘出生在西元前五五一年，閔子騫出生當在西元前五三六年，當伯有失敗而死時才七歲。文見《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②此句疑爲衍文。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十九

冉伯牛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冉氏、孔子弟子有冉伯牛、仲弓、冉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紀事類

論語雍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輯評類

論語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孟子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

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揚雄法言問明篇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又君子篇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尸子卷下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王充論衡幸偶篇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

又命義篇　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兇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兇。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兇。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

又禍虛篇　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

又問孔篇　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又刺孟篇　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

又知實篇　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又自紀篇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略）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遹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牟融牟子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禹山、禹有

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没、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顔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中仁人冉伯牛。

又淮陽憲王劉欽傳　王喜説、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顔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

又叙傳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其辭曰、略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畔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内逼。欥中龢爲庶幾兮、顔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葩兮、卒隕身虖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兇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網蜽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班固白虎通義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略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王符潛夫論實貢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虚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

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

荀悅申鑒政體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又俗嫌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徐幹中論爵祿　易曰、豐亨、无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説、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

孔鮒孔叢子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嵇康集黄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　又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飡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親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

又答難養生論一首　又曰、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

楊泉物理論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　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略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内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

又塞難　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略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

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兇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黄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

後漢書邊讓傳　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略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

釋僧祐弘明集正誣論　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顔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賢仁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

又宗炳明佛論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説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

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説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顔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

又宗炳答何衡陽書　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顔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

所救。

又鄭道子神不滅論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顔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

又釋慧遠三報論　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顔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又釋道恆釋駁論　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略 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貞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顔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郗超奉法要　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顔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鯀殛禹興、鮮鮒異形、四皐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婬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

蕭統文選班孟堅幽通賦　聿中龢爲庶几兮、顔

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葩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兇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

又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内、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又劉孝標辯命論　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蹪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又劉孝標廣絶交論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梁書劉峻傳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略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

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張方平樂全集卷二葛居士詩　三峰頂上五經秋、妙法白蓮清净脩。無數天花常自散、真空性水不停流。病癡誰問維摩詰、俗眼徒嗟冉伯牛。別有妙身諸相具金剛堅固異浮漚。

王令廣陵集卷三十德祿　問、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古之可謂大德者誰歟。非孔子、伯夷、柳下惠、顏淵、冉伯牛之徒歟。然而絀於魯、逐於宋、周旋於天下、應其聘者七十國、卒以窮死。位可必得乎。飯疏食、飲水、曲肱以樂、絶糧於陳蔡、祿可必得乎。無仲尼、則西山餓夫與東國絀臣、名可必得乎。伯牛夭、顏淵短命、以死、壽可必得乎。昔孔子之於世、亦曰無所必而已矣。今乃必得之何也。或者以爲此語指舜而言也。夫既曰大德矣、則天下皆然也、豈止舜一人哉。諸君其明言焉。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臣聞天之生賢固有定分、聖人之愛賢有不能自已者。顏子之亡、夫子慟焉而歸之於天、故曰天喪予。伯牛之疾、夫子嘆焉而歸之於命、故曰命矣夫。豈非賢之生也固自有定分哉。今夫子之愛伯牛也、既執其手而形之言、又悲其疾而至於再、復悼其亡而歸之命、辭哀意感、愴然有愛賢無已之意。自後世觀之、猶使人悲傷太息而不容已也。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冉耕。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寡、沒則道宣。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六姚崇先師冉伯牛贊　顒

門肆業、入室推賢。名惟科首、行則士先。是爲上足、寧同及肩。亾之命矣、懷之喟然。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冉耕贊　德以充性、行以澡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得顔與鄰。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紀念類

嚴可均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六辛謐遺冉閔書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棋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晉書隱逸辛謐傳及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又卷一百四十八韋謏啓諫冉閔　胡羯皆我之讎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

清史稿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賢冉子伯牛六十五世孫士樸。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人。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中都

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四顏子三十二歲辨 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並舉、而不及伯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

又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 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是也。略 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冉耕字伯牛。古人以牛耕也。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

冉雍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冉氏、孔子弟子有冉伯牛、仲弓、冉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紀事類

論語雍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又顏淵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鮒孔叢子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

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佚言類

論語雍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孔子家語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於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林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婬聲、造異服、設奇技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

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又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荀子非相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略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

又非十二子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又儒效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晏嬰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劉向說苑修文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

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王充論衡答佞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

又自紀篇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略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遹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中仁人、仲弓。

張瑴古微書論語摘輔象　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

徐幹中論爵祿　易曰、豐亨、无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壃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

時世之不遇。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略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

孔鮒孔叢子詰墨　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顔、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

後漢書章帝紀　〈建初〉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己巳、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

釋僧祐弘明集釋道恒釋駁論　孔門三千、並海内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剿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七顔淵仲弓資稟　〈見顔淵〉

又卷七語司馬牛又下於雍　語司馬牛之説、又

最下於雍矣。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以其病之所切者而語之、則彼之躁必不能自覺、將終身爲此心之累、而仁無由可達。故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反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常定於中、然後入德次第皆可漸進、而仁可求矣。譬如人身之有病、未論其證之大小善惡、但或有一指之腫、一足之廢、一目之盲、一耳之聵、或肺之逆、或脾之刺、或胷腹之痞、或腰背之疼、或小腸之泄、或大腸之秘、或寒熱吐利之行、或癰痔癬癩之作、纔一有攻注作梗、便通一身氣脈俱爲之牽引不寧、而爲此身對頭之患。當是時、雖有神仙補養、延年益壽之竒劑妙訣、皆爲無所用矣。故必須先去其見在之病、使吾身泰然無所礙、然後神仙方劑可得而弭、而延年益壽之訣可得而服也。雖然、聖人斯言固爲切牛之病而發、若就其言而究之、則至理亦不外是。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關吾身日用爲甚切。其心敬則其言不易、而言之易則心不敬。其行謹則其言不輕、而言之輕則行不謹。惟内外本末交相養、心常主敬、而行常致謹、然後言由中出、而動必顧行、自然簡重而不易其發。玆豈易及之功哉。而牛少之、疏濶甚矣。此在顔子克己目中即非禮勿言之事、但其所主不同耳。顔主於無所私、牛主於無所放。若在學者、則尤不可不以爲切身之戒。苟或未能去牛之病、而輒欲効仲弓之敬恕、顔子之克復、其亦將如之何哉。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爲、則狥己之私而絶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

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爲嫌而仕之。非獨仲弓不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旨哉。人之患莫大於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爲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説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録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説也。先儒有云、强毅聰察之謂才。强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説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爲問、此其真知爲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己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三言者、豈但可爲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爲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爲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己、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虚譽而濶略於實德、聞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章懋楓山集卷二復賀黄門克恭　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

歸有光震川集卷五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

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冉雍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堂奧、用之山川。代逢偃革、禮畢升禋。錫以三壤、賁兹九泉。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九張嘉貞先師仲弓贊　諸侯爲邦、雍也可使。道在於政、政期於理。用刑者何、居敬則已。況禮況德、聞之夫子。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輯子夏易傳序　又或謂班固蓺文十三家未列、隋唐志後十一卷忽存、真面非必廬山、贋物將同岑鼎。不知漢武末年、泰誓得諸女子、太康初載、紀年發自襄王。既斷簡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數。彼晁迂指爲張弧之小疏、劉歆志爲韓嬰之緒言、張璠傳聞作於馯臂、荀勗簿録著自丁寬、亦復未有明徵、聊騰臆說。而孫坦疑杜蕃陽之楮墨、汝楳斥鄧彭祖之篇章、從以名字相犯、揣擬斯生、豈知平陵周公何嘗纂修五禮、扶餘曾子未得質問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彘、陳仲弓之父子、豈爲犁牛哉。

魏源集顏冉贊　匹禹稷者顏子、匹仲尼者子弓。一則嚴視聽言動於四勿、一則出門使民如賓祭之敬恭、宜乎可爲邦可南面而用行憂世之相同。至於若無若虛、不施不伐、則又得之竭才卓立、尤瞠乎其莫從。讀安溪喟然章贊、洵百世而感通。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冉雍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騂角有用、犁牛莫論。刑政之言、施惠元元。

紀念類

清史稿世宗紀〈雍正六年〉六月庚辰、詔六部員外郎主事作爲公缺、勿庸按旗升轉。癸未、置先

賢仲弓後裔五經博士。
又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
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賢冉子仲弓六十七世孫天
琳。
又儒林列傳四　明制、五經博士、略清因之。又增
設咸陽姬氏文王後、曲阜東野氏周公後、濟寧閔
氏子騫後、濬縣端木氏子貢後、常熟言氏子游後、
鉅野卜氏子夏後、蕭縣顓孫氏子張後、菏澤肥城
兩冉氏伯牛仲弓後、肥城有氏有子後、鄒平伏氏
伏生後、孟縣韓氏文公後、郿縣張氏明公後、各一
人。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冉
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
下邳公、改薛公。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
索隱文有之。

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
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
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
功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冉雍、字仲弓。雍與擁通、擁持也、取持弓之義。

出土文獻

上博戰國楚竹書中弓　季逗子㝵(使)中(仲)
弓爲𡧊(宰)、中(仲)弓㠯(以)告孔(孔子)曰、季
是(氏)
愳昏(聞)之、夫季是(氏)河東之城(盛)豕(家)
也、亦
子又(有)臣𦱁(萬)人道、女(汝)思老丌豕(家)、
夫
㝵(使)售(雍)也從於𡧊(宰)夫之逡(後)、售
(雍)也憧

㠯行亖(矣)、爲之宗母(謀)女(汝)。中(仲)弓曰、
敢昏(問)爲正(政)可(何)先。
售(雍)、女(汝)智(知)者。中(仲)弓畣(答)曰、售
(雍)也弗昏(聞)也。孔(孔子)曰、夫祭至敬之
老(老老)慈幼先又(有)司、譽(舉)臤(賢)才、惑
(赦)怂(過)惥(與)辠(罪)。
辠、正(政)之訂(始)也。中(仲)弓曰、若夫老(老
老)慈幼(慈幼)、既昏(聞)命亖(矣)。夫先又(有)
司爲之女(如)可(何)。中(仲)尼曰、夫民安舊而
庢(塜)舉(舉)
又(有)城(成)、是古(故)又(有)司不可不先也。
中(仲)弓曰、售(雍)也不母(敏)、唯(雖)又(有)
臤(賢)、才弗智(知)舉(舉)也。敢昏(問)舉(舉)
才
女(如)之可(何)。中(仲)尼、夫臤(賢)才不可穿
(弇)也。舉(舉)而(爾)所智(知)、而(爾)所不智

(知)、人丌(其)豫(舍)之者。中(仲)弓曰、惑(赦)
怂(過)譽(與)辠則民可幼(□)
者、既昏(聞)命亖(矣)、敢昏(問)道民興悳(德)
女(如)可(何)。孔(孔子)曰、舉(舉)之
也、定不及丌(其)城(成)。譋(譋譋)猷(狷)人、難
(難)爲從正。孔(孔子)
備(服)之緩(緩)、怹(弛)而卷(倦)、㧒(力)之。唯
(雖)又(有)孝(孝)悳(德)、丌
杲(早)貞(使)不行、妥(綏)屖
昏(聞)民𢘓(懋)。孔(孔子)曰、善才(哉)、昏(聞)
虖(乎)足㠯(以)𡥈(教)亖(矣)、君
宜[illegible]之至者、𡥈(教)而貞(使)之、君(君子)亡
所朕(狷)人。含(今)女(汝)相夫
中(仲)弓
型(刑)正(政)不緩(緩)、悳(德)𡥈(教)不卷
(倦)。中(仲)弓曰、若出三

毋自隓（惰）也。昔三弋（代）之明王又（有）四海
之內、猷（猶）坔（賚）
山又（有）堋（崩）、川又（有）滐（竭）、昌（日月）星
唇（辰）猷（猶）差（左）、民亡不又（有）怨（過）、叚
（賢）者
丌咎中（仲）弓曰、含（今）之𡈼（君子）、孚怨（過）
戉析戁（難）、㠯內（納）諫。孔（孔子）曰、含（今）之
君子所滐（竭）丌青（情）、倳（盡）丌新（慎）者、三
害近與矣。
曰、售（雍）、古（古之）貞（事）君者、㠯忠與敬、唯丌
戁（難）也、女（汝）隹（惟）㠯
夫（上人）相復（復）㠯忠則民歡（歡）丞（承）學
（學）、害□者不
至忢（愛）之卒（卒）也、所㠯城（成）死也、不可不
新（慎）也。夫行巽華學（學）沓（本）也、所㠯立生
也、不可不新（慎）也、夫忢（死）

之亘（一日）㠯善立、所學（學）皆終。亘（一日）㠯
不善立、
所學（學）皆亞（惡）、可不新（慎）虖（乎）。中（仲）
弓曰、含（今）之君子貞（使）人不聿（盡）丌兊
愚丕（恐）急虐（吾）子恩（憂）、忎（願）因（因）虐
（吾）子而訇（治）。孔（孔子）曰、售（雍）
中（仲）弓曰、敢
中（仲）尼
飪。孔（孔子）曰、唯正（政）者、正也。夫子唯又（有）
與（舉）、女（汝）蜀（獨）正之、幾（豈）不又（有）恎
也。中（仲）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一

冉求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冉氏、孔子弟子有冉伯牛、仲弓、冉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魯冉子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紀事類

論語八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又雍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又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又子路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又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左傳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又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又哀公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國語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説、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禮記檀弓上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又魯周公世家　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衞歸魯。

又孔子世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

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劉向說苑修文　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正中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冦、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冦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

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又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竊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曆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民之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

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婬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婬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又辯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①。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滛暴亂、而終以亡。非各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

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

又正論解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御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悦、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于是乎可謂悦人之有能矣。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某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又曲禮子貢問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

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五　洛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便近於費者也。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師襲魯、弗克。後季氏爲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

魏書高閭傳　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序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

佚言類

論語雍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又述而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

又子路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又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韓詩外傳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孔子家語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

又曲禮子貢問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而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孔鮒孔叢子記問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輯評類

論語公冶長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又雍也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又先進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

禮記檀弓上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略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略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韓詩外傳卷十　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争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　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桓寬鹽鐵論論儒　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

又殊路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皐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眞、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

又刺議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

王充論衡問孔篇　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又答佞篇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又順鼓篇　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

漢書古今人表　上下智人、冉有。

又嚴延年傳　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也。

郎中鄭固碑　君諱固、字伯堅、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亏典藉、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薄、督郵、五官掾功曹。

應劭風俗通義正失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略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

又十反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

孔子家語弟子行　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

行。子貢對曰、略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

三國志魏志杜夔傳　〈裴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略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

又蜀志郤正傳　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彦、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顔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

釋僧祐弘明集宗炳明佛論　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

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

又釋道恆釋駁論　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恪、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其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

又朱廣之諮顧道士夷夏論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誇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晉書張華傳　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

輈張跋扈、遂搆兇逆耳。嚮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

陳襄古靈集卷十五答徐洪秀才書　古之人四十而仕、道學如仲尼、孟軻、然後有意於天下。冉求如五六十里之國可以足民。公西華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夫子尚不與焉。僕但此一事、知生當時、其必見絶於夫子、餘可知已。

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二上兩制諸公書　略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顔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略

洪邁容齋隨筆卷三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説者皆評較蒯聵、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不同。尹彦明之説、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説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袁説友東塘集卷十一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聞夫子之取人、不束於一律、不限於一門。故天下之才或小

或大、而皆適於用、用之各得其地、則小用而小、大用而大、隨其分量以成就其功用、抑皆有可觀者矣。豈特夫子以是而取人、古之君天下者用天下之才、亦不越此也。季康子見孔門之士皆一時翹楚、而未知其所可用之地、乃以三子發問焉、而不知聖人固不以一律一門而取諸人也。子路之果足以斷大事、子貢之達足以通世務、冉求之藝足以權物情、三子之才、其於從政何所不可。使聖人束以一律、限以一門、則必欲果、必欲達、必欲藝、三者兼得而後用之、則天下之才將無可爲者矣。此道也、非康子所能知之、唯二帝三王固常以此權天下之才、以收一世之用。姑以堯舜觀之、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而至於庶績其凝。夫三德六德固不同也、而皆各有所長。堯舜悉因其才而官使之、用能收庶績其凝之效、此人主用人之要道也。

又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臣聞自古聖賢學聚問辨、進德修業、豈有他道哉、曰志於力而已矣。傳曰惟學遜志、又曰功崇惟志。惟有志則事必成矣。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力行近乎仁。惟用力則至於道矣。蓋志則在我、而力則有限也。夫欲爲而不能爲、此力也、非志也。事至於不欲爲、是謂志弗堅矣。力以有限而止、此固非志之過。志以不欲而輟、是誰之過歟。此夫子所以力戒冉求而遡其心。夫子之道、門人所共説者、鑽堅仰高、豈容一蹴而至。自非力有分量、勉强持循而不自已、則未免有中道而廢者。若夫有志於夫子之道、朝斯夕斯、不以日月而至、如適越焉、必至於越而後止。此志既堅、此學必固、其肯功虧一簣而遂止哉。今冉求非不悦聖人之道、乃自嘆力之不足。然求也退、夫子固每進之、其忍於此而不鍼其膏肓乎。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止也。謂其非力

不足也、特其志弗堅而自止耳。使夫道愈遠而志愈竭、道愈難而志愈鋭、其肯自畫於中道之廢乎。故嘗因是以觀古之聖賢、如堯舜之汲汲、仲尼之皇皇、或孳孳日行其道、或不寢不食而思不如學。此豈以力不足爲説哉、此豈以中道而遂止哉。然則爲聖爲賢、欲學衆問辨進德修業者、當自悦聖人之道始。欲悦聖人之道者、當自立志始。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十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夫子年七十二、曾晳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長乎爾。攷夫子所問、與公治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口。按論語公治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五年春也。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所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子華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知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答武伯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冶長者、其篇次先後雖不同、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蓋三子聞夫子答武伯之辭、謂夫子以此許我矣。未幾而承夫子之問、遂以夫子所以許我者答夫子、求以合乎夫子之意。若曾晳則不特武伯之問不及、又別是一等人品。蓋其天資高明、用志遠大、因夫子之問、以發其胸中之天、不求以合乎夫子、而默與夫子合。雖然、此論三子答夫子之問與夫子答武伯而同一辭者也。若夫侍坐之頃、夫子所以許冉有公西華者、蓋取其有禮樂意思、而深取曾點者、以其深造乎禮樂之極也。由不知禮、則哂之矣。今觀冉求所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此語、非禮樂而何。求言禮樂而曰俟君子、此求自謙之辭、孰謂求而不可與語禮樂哉。子華所對、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子華此語、非禮樂而何。子華雖止及禮、而宗廟之事與夫諸侯會同之際、有禮無樂可乎。孰謂子華徒知禮而不及樂哉。二子所志皆禮樂之事、若點之禮樂、則異乎二子所謂禮樂者矣。自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以至風乎舞雩、禮之無體者也。自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至於詠而歸、樂之無聲者也。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妙也。或曰、求赤之志於禮樂、信然矣。由之對、其說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其志在於爲國、於禮樂乎何異。吁、是不善觀夫子之意矣。夫子哂由曰爲國以禮、其言不

讓、是故哂之。求赤於問答之間、皆知有禮樂之事、由則不知禮而率爾以對者也。若點則深識乎禮樂之妙極而至於無聲無體之天。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然夫子責由以禮而不及樂、又何也。嗟夫樂豈易言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樂者禮之所由以生也。由不知禮、尚何責以樂哉。蓋二子僅能得禮樂之粗、曾點則造乎無聲無體之妙。由則不知禮矣、況可與言樂耶。愚於此益可想見夫子之所以與點者矣。嗟乎、禮樂非易事也、玉帛鐘鼓云乎哉。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天也。非曾點、其孰能知之。方其托意於春服既成、以至於童冠浴沂、禮猶有體也。及其風乎舞雩、則無體矣。方其鼓瑟希、以至於鏗爾、舍瑟而作、樂猶有聲也。及其詠而歸、則無聲矣。暮春者、和順之時也。禮樂者、和順之積也。遐思雲淡風輕、宇宙澄廓、至和極順、妙造真筌、此時此意、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此禮樂之天也。吁、豈易言哉。然攷四子之言志、正在於哀公十五年夏五月。點以爲暮春、何也。蓋周五月、夏三月也。孔門用夏時、此點所以言暮春也。雖然、學者知點之又有以異於三子者乎。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三世不仕、惟曾耳。嗚呼、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又卷十九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可使爲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顏子之外、惟閔

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十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章　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爲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譴怒之極。

魏校莊渠遺書卷二論語講義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舉仲由冉求爲問。孔子抑之、以大臣甚難稱也。所謂大臣者、必其以平日所學之道、開悟君心、輔養君德、君所行合於道邪、則將順之、君所行弗合於道邪、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肯曲學阿世、凡世俗所謂功利、所謂權術、皆弗敢陳於吾君之前。吾道得行、天下之福也。君不我聽、吾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之義、雖祿以萬鍾弗顧也。此即禮記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始終一出於道。蓋古之大臣類如此、不惟可爲萬世大臣事君之法、亦可爲萬世人君觀大臣之法。皇上欲求大臣、更不必問其才、但察其孰能以道自重而輕富貴、孰能格君心之非、孰能引君於當道、則自默識之矣。

岳濬法敏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七宋真宗命廷臣分撰弟子贊　冉求。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于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董誥全唐文卷二百七宋璟先師冉有贊　文之禮樂、適可成人。目以政事、方爲具臣。豈才不足、寧道斯屯。其謂國老、眇然清塵。

曹南文獻録卷七十四宋真宗冉求贊　循良之

要、在于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炳。

傳奇類

張穀古微書論語摘衰聖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豈天下之祅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兹日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鮒孔叢子記問　叔孫氏之車卒曰子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麏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寓言類

莊子知北游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紀念類

舊唐書代宗紀〈永泰二年〉十一月略丙辰、詔略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稅一、務於行古。

清史稿徐元夢傳〈乾隆〉二年、上臨雍、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兩廡、而進南宮适、虙不齊升配。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餘寢未行。

博考類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

金鶚求古録禮說卷九孔子弟子考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略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多不可信也。

張澍養素堂文集卷三十二孔門弟子名字釋

冉求字子有。詩、何有何亾、黽勉求之。

校記

①城：當作「域」，見《說苑》卷一九、《太平御覽》卷五七七、《繹史》卷九五之三。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二

子路一

傳記類

秦氏世本氏姓篇　仲氏、有仲由、由生子崔。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

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又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由、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内侯、進衛公。

紀事類

論語公冶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又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又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又子罕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又鄉黨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又先進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又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又憲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又衛靈公　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又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

又陽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又微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又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又哀公十五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孔子南適楚、戹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

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又子道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愼於言者不華、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呂氏春秋愼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顔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顔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

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又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禮記檀弓上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又檀弓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禮器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又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中庸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

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韓詩外傳卷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仰天喟然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

又卷三　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虚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虚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顔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卷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戰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貨而以我爲陽貨、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1]。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又卷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

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名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②、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顔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讎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略 顔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顔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

顏淵曰、略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又卷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旌旗翩飜、下槃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略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史記衛康叔世家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又孔子世家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並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

明歲、子路死於衛。

劉向說苑臣術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又政理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

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又尊賢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閒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又敬慎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

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又善說　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又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又至公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又指武　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略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顔淵曰、略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顔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顔氏子也。

又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③。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説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志不衰也、先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又修文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

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④。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王充論衡明雩篇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又知實篇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蔡邕琴操卷下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郊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戹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⑤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

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越絶書内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顔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趙煜吳越春秋夫差内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應劭風俗通義窮通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糁、而猶絃琴於室。顔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孔子家語相魯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

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致思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貢、子路、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略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略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憂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又三恕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又好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又顔回

顔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又子路初見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6]、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又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悦、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

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又困誓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絶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又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略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略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又辯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

今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又屈節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又正論解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又曲禮子貢問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

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又曲禮子夏問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户、武叔從之。出户、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户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

又曲禮公西赤問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户、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孔鮒孔叢子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于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内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于長者薄、于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

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顔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于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于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又雜訓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郯、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三國志魏志劉廙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略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裴注〉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

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又吴志薛綜傳　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

皇甫謐高士傳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又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後漢書祭肜傳　帝每見肜、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

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宋書隱逸列傳　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

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

梁孝元帝金樓子雜記篇十三上　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内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石盤而去。

舊唐書李藩傳　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己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

新唐書刑法志　穆宗童昏、然頗知慎刑法、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略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

又李藩傳　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六孔子弟子考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

明史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品、略仲氏一人、萬曆十五年授子路裔孫仲呂。

清史稿職官志二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正八

品。略仲氏、順治二年、授先賢仲子路六十一世孫于陞。

校記

①我歌子和若：當據《説苑・雜言》作「由歌，予和汝」。

②此句疑有誤。《喻林》卷八二引同。

③興：《繹史》卷八六之一、《尚史》卷八二作「與」。

④域：當作「域」，見《説苑》卷一九、《太平御覽》卷五七七、《繹史》卷九五之三。

⑤我：當移至下句首，見《春秋戰國異辭》卷一二。

⑥觀：當作「往」，見《史記》卷四七、《太平御覽》卷五六八、《冊府元龜》卷七八九。

孔子弟子資料類編卷二十三

子路二

佚言類

論語公冶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述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又先進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又子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憲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又陽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孟子滕文公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

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禮記檀弓上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又檀弓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韓詩外傳卷二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

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良非①篤修身行之
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又卷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
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
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
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
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
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執②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
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
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
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
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劉向說苑建本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
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
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
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
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
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
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
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
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毁

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又立節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能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又貴德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又尊賢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

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又善說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又雜言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班固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孔子家語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又致思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説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説襄公、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和③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又三恕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也。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懷玉。

又好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

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又賢君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又六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於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又辨物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其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又子路初見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哉。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

又在厄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又困誓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

又屈節解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

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其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又曲禮子貢問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死焉者、有詔則無討。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而葬、無椁、稱其財、爲之禮、貧何傷乎。

又曲禮子夏問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校記

①良非：當倒，見《繹史》卷九五之三、《稗編》卷九九。

②執：當作「勢」，見《荀子·子道》。

③和：當作「知」，見《先聖大訓》卷五、《春秋臣傳》卷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十二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705
SS号=12315550
DX号=000007485884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